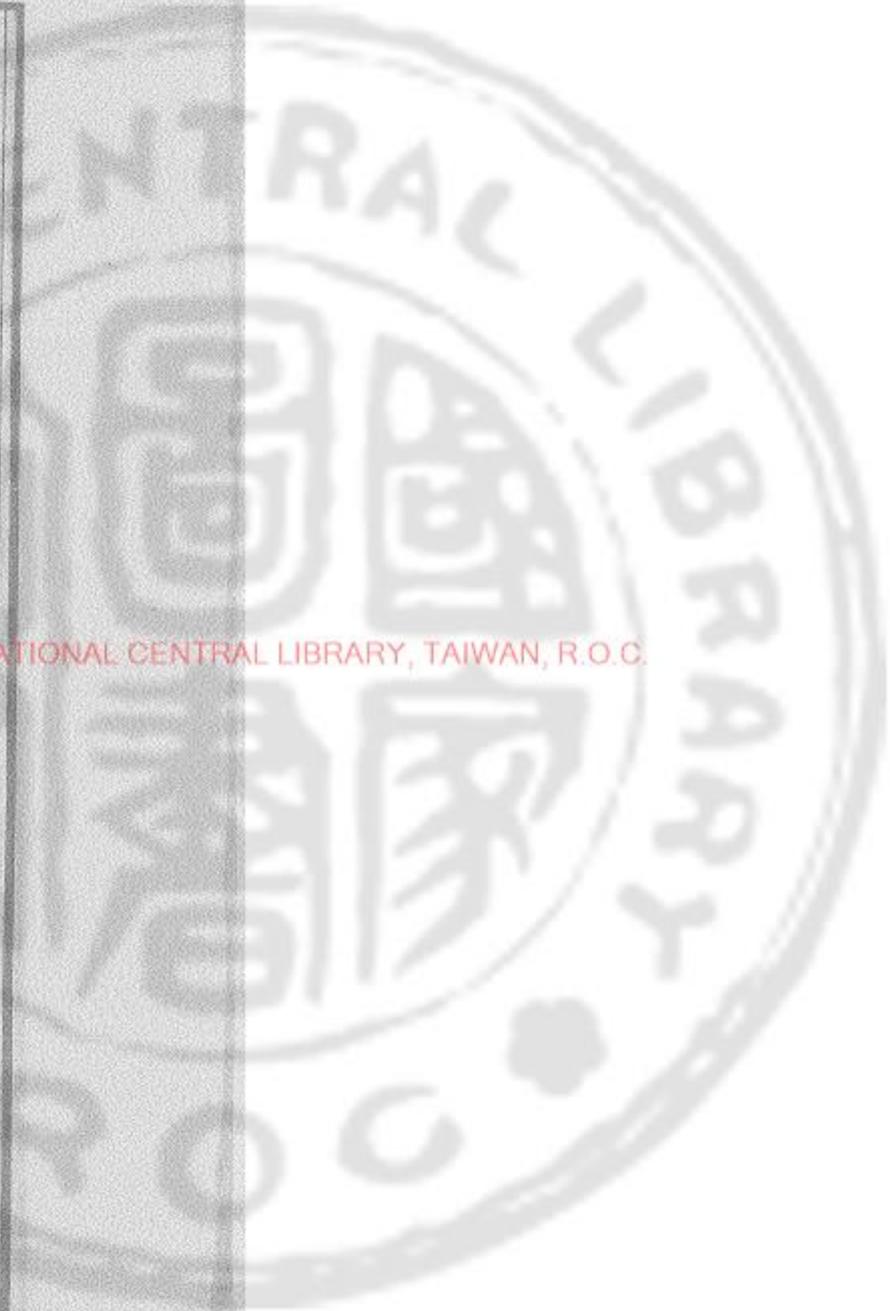


博趣齋葉序

居恒博讀厚書上六六古吹石
猗以君子夫寔不意以艱生釋福
而來與諸貴倨者游諸及席只王
公之賢私心輒向佳之迨宜爰方
城儷借同案一峯王尹公公之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子也叙公之家世甚詳且悉祇
緣之嗣文籍敘逸亡存越數日瀆
然采厥誌碑祠堂諸文授予目之
益任公自少瘡苦自如困蹶執陟
靡事靡不驟步正也晉中宗公
詎易得哉公大都志堅書定之是

為際与境為額法顏孟程吾才法
董賈匡其國法程朱造其士善益
步情者不以累境不浚步性者不以
滑和殆庶舉哉官之地懷萬物而
友造化者乎於其不悅以色不飾以
利外如終大樞括也公真近代人豪

古之誦君子欽挽觀象象世湊學不
知原心返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
情以與世交視公不天淵哉惜乎以
遇抵牾于通學通才於未老展步
世也涇楚諸公譖然况公之壞之才
而讚頌哀慕之其厚也公哉荀子

云云見其明地况其光君子貴其
直諫然也步戲公趣在當時名垂
後世若彙梓以與名臣言行錄互
於後明世公者特編宇內也孰謂公
以乏嗣而泯祀

萬曆戊寅春月生明日場進士第

文林郎公固安縣事壽陽晚學
張夢錕頓首撰

博趣齋藁目錄

卷第一

登秦嶺賦 渡黃河賦 芸閣辭 登定州浮屠
過順德望虎谷山 元城縣過劉忠定公故里
貴鄉謠大名縣即古貴鄉 青陵臺 宋先鎮嘆
洛陽嘆 登孟津看河樓 謁許文正公墓 謁
比干墓

卷第二

古詩

銅雀臺 登黃榆嶺 宿虎谷 雁南飛 白雲閣
峩峩石櫃山有枸杞頌浙中施母也二章

思德華 送和順教諭張先生復除之永寧 沐
頭 題安行之歲菴圖 古意 九日次陶翁韻
謁孟廟 登江浦五里崗南京望憶亮之諸友
贈兗州李通判 送林君魯歸閩

卷第三

古詩

文宗巖為慶雲令 楊君謙以病棄官歸吳 李
天瑞論事遠謫冬月渡河水陷而沒 又 寄德
華 送李惟正 送陶膺 送紫團山人歸山山
人能詩每夢與李白遊 邵國賢生女 送李茂
卿歸分體得歌

卷第四

古詩

剗股歌為金陵陸孝子作 贈馬汝礪 鍾山人
畫為呂黃門題 哀婁先生 諒 走筆題本大畫
題壽石圖為陳都憲作 送嚴西安滿歸 題蕭
凌漢攀臥圖 永思堂為某郎中作 和畢宗仁
東風惡 平蕪曉望閣大叅分題 題一拙竹贈
樊僉憲舜舉 西湖載酒以下三首俱為陳都憲
作 南山舒嘯 瑞巖放鶴 竹為李時升題
卷第五 古詩
題淨拭軒為靜夫作 送雍都憲赴宣府 題霸

陵繾綣卷送用晦弟价儼舉人 商州道次邃庵
先生山中吟韻三首 贈汴梁李宗一兵部關中
閱馬 贈石渠先生 題蘇牧羊圖 正學書院
同寒泉雨中邀平臺酒半平臺捫鼻起遂出走筆
作歌 商山四皓祠謁 西坡為程文模作 邃
庵行為楊先生應寧作 松雪馬西次涯先生韻
贈邃庵先生 崆峒玄鶴壽楊總制邃庵先生
過鐵山歌 放舟漢江水 夜過成紀見薄雲籠
月吊李白

卷第六

古詩

題畫春夏秋冬四首 如蘭次西涯先生韻三首
和邃庵先生止酒次陶韻 夢椿為冒東臯作
登驪山 霸陵橋歌 溫泉 華山高送喬希大
白巖獨登華山西峯絕頂

卷第七

古詩

次西涯老先生韻 瞻柏堂 畫為來僉憲伯韶
題 虎谷野步 虎谷 題蟠桃五子圖送靜夫
侍郎祝其壽且有子也 送喬亞卿希大禱雨東
岳東海有序 題畫龍為李生鏞作 刑曹副郎
劉天瑞既沒之三年其子翰林舜卿以挽詩手卷

求詩予讀而悲之題以大書曰宿草哀情次杭僉

憲古詩韻五首 題愛日樓 送提學陳文鳴陞

湖廣叅政三首 虎谷十八詠 虎谷 厚德山 石門 嶺 水 印臺

四樹 一 株 筆峰 南虎谷 登雲嶺 懸空樓

新泉 石獅 閣門 黃榆嶺 水 懸空樓

看山樓 凝道軒 山窰 卷第八 近體

送南京給事中樂平李宗岳時三原王公新至

登泰山 陽河道中挽王總兵璽 悼洪太守其

先在宋有為少師者 次韻贈邵國賢守許二首

西山 贈長蘆宗運使廷威 玉泉亭次石邦彥

韻 送孟仲平陝西屯田僉事 次韻送李天瑞

陸孝子刲股 訪婁原善迷路 慶成宴次邵國

賢喬希大聯句韻 贈婁原善歸江西次韻 邀

胡寒泉 憇蘆溝橋道傍寺 過保定 汴梁有

感 朱仙鎮次邵國賢韻 錦衣獄書壁 晚步

天津橋

卷第九

近體

九日登榆林孤山堡城樓驟雨有懷仲平用晦諸

君子 洮州即事次韻 遊華山 贈岷州張憲

副世亨時世亨將赴長安 題相承奉山房 出

城 題通渭王宗器東墅 寄贈周司徒先生致
仕 過白樺嶺 題岷州梅川館壁 宿李氏山
庄 文縣題壁 過乾州 秦州有懷宋惟寅胡
用晦二兵備次壁間韻 題馬四首 次東坡雪
韻 宿黃金渡 晚坐聞鴈約張用昭登金童山
益綿壽社 哭胡用晦 次韻惟誠述懷之作兼
寄山東惟正 臨洮有懷蘭州彭濟物次希賢李
提學韻 臨洮摩雲嶺 蘭州
卷第十 近體
邃庵楊公名常君承恩巡按察院之亭曰思亭作

詩一首留別次韻為贈 留別張用昭 再到郃
陽看竹 題許由棄瓢圖 書隴州故關巡檢司
壁 秦州逢隴州閻允中 岐山道中 謁休庵
王司馬祠 雙鶴前導 子午谷 恩榮宴歸圖
為呂郎中作次王茂學侍郎韻 次吉惟正山居
有作韻 灞陵別諸生 黃河西岸別胡鑑牛斗
韓邦奇邦靖 蒲州普救寺別景良弼 次王宣
溪韻贈張愈光

卷第十一

近體

同喬白巖胡菊水遊華山白巖獨登西峰絕頂余

與菊水先歸次菊水韻 送喬希大 次遂庵先生韻送希大 次希大留別韻 謁孔明祠 東臯為冒郎中題 遼州贈州守楊澤民 補贈陝西巡按御史秦民望遷保定府知府走筆次強長史景明韻 庚午正月十一日郊祀分獻帝王壇送柴墟致仕正德庚午春 送曹益之西歸 送戶部尚書劉用齊致仕 次翰林劉舜卿韻 吳主事廷勉先以考察降調國子監博士劉瑾死改正仍食六品俸予將歸山廷勉乞詩雪中作此聞伯安自貶所召至京 趙女 袁女 程氏

平氏 次大同巡撫石邦秀韻秀邦作懷牧堂

卷第十二 雜著

書德華文章正宗辯後 跋五清書舍記詩後

次五清詩 五首 經訓齋 芝蘭室 朝陽軒 玩芳臺 引而未發

魯齋仕元說 跋劉廷篋族譜後

卷第十三 記

矩庵記 補燭記 平水書屋記 馬生夢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生祠記 岷州衛重建

儒學記

卷第十四 記

陝西提學題名記 正學書院進士舉人題名記
正學書院藏書記 遼州學田記 山西提學題
名記 黃鶴山恭慎壽歲記 遼州孝子節婦記
高太守學田記

卷第十五

序

贈潘以正陞山西憲長序 送大叅陳君宗之序
復古易後序 送李朝振序 送和順劉大尹序

卷第十六

序

都門別意序 贈申靜之序 馬氏譜序 固安
令程侯頌詩序 送楊嘉興序 送廣平趙守中

序

卷第十七

序

送滄州知州因叔大序 送江西贛州兵備副使
馮君信道序 贈都憲王公巡撫山東序 送提
學李希賢詩序 書澤永悲詩序 送喬白巖北
上詩序 送都諫趙君鳴教知兗州府序 潞州
貞烈倡和序 李氏族譜序 杜少陵集序 奉
楊太宰書

卷第十八

祭文

徹正學祠像設告文 正學祠增祀李介菴先生

告文 記文貞万公告文 正學祀春秋祭文
禮部同僚祭介石翁文 祭孟進士汝珍文 鄉
官祭車太守震卿母文 陝西城隍廟三司祈雨
文 三司謝雨文 三司再祈雨文 三司西郊
祈雨文

卷第十九

誌銘

明故冠帶散官馬君妻王氏墓誌銘 謝參政墓
誌銘 文林郎章丘知縣白君墓誌銘 昭勇將
軍指揮僉事邢公墓誌銘 徽州知州孟君合葬
墓誌銘 封南京光祿寺少卿李公墓誌銘 徐

母李氏墓誌銘 誥封太宜人劉母田氏墓誌銘
陝西布政司右叅政李公墓誌銘 明故中順大
夫慶陽府知府郝君墓碑銘

卷第二十

行狀

寧海知州郭公行狀 都御史趙公行狀 嘉議
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公行狀

卷第二十一

記

先母壙記 邢臺縣新建譙樓記 曹繡衣奉
勅閱試邊關時正德七年五月也事竣回朝作此
送別 送鮮銀張主事歸蒲省親

卷第二十二

分題寓別詩引

鐵牛谷天險

石壕

阿對泉

望仙臺

逆旅亭

澄瀾堂

蝦蟆泉

繡嶺宮

砥柱山

桃林塞

草堂

茅津

魏埜

張芝墨池

贈寅長王君知陝州序

甘棠

獨遊

春夜聯句

靈濟宮聯句

慈仁寺聯句

世卿

席上 子元席上

卷第二十三

擬別知賦贈吾友王陝州也

客歲墜馬新年未

出聞守郡未能走拜而舊愛之深令人悒悒謹以

鄙句道情恕其草草

次錢世恩韻

十六日大

風有懷

病中寡接昨始知有陝州之行數日耿

耿枕上輾得數韻錄上踈拙可愧冀照於詞意之

表也 二月望后一日得會世恩宅歸自馬上口

占一首奉承求教

陝州

命下士論惜之然在

執事視屈猶伸也小詩奉慰多見其贅耳笑而置

之 貢徃歲差清口辱公長句為贈作別後展讀

前卷懷感之餘謹次韻奉寄極知續貂深用慚悚

惟冀鑒亮幸甚

祭虎谷王先生文

卷第二十二

分題寓別詩引

鐵牛 石塔 西樓 望仙臺

逆旅亭 澄閣堂 蝦蟆泉 砥柱山 獨遊

山披雲亭 神雀臺 繡嶺宮 砥柱山 甘棠

草堂 茅津 魏墨池

贈寅長王君知陝州序

春夜聯句

靈濟宮聯句 慈仁寺聯句 世卿

席上 子元席上

卷第二十三

擬別知賦贈吾友王陝州也 客歲墜馬新年未

出聞守郡未能走拜而舊愛之深令人悒悒謹以

鄙句道情恕其草草 次錢世恩韻 十六日大

風有懷 病中寡接昨始知有陝州之行數日耿

耿枕上輾得數韻錄上踈拙可愧冀照於詞意之

表也 二月望后一日得會世恩宅歸自馬上口

占一首奉承求教 陝州 命下士論惜之然在

執事視屈猶伸也小詩奉慰多見其贅耳笑而置

之 貢徃歲差清口辱公長句為贈作別後展讀

前卷懷感之餘謹次韻奉寄極知續貂深用慚悚

惟冀鑒亮幸甚 祭虎谷王先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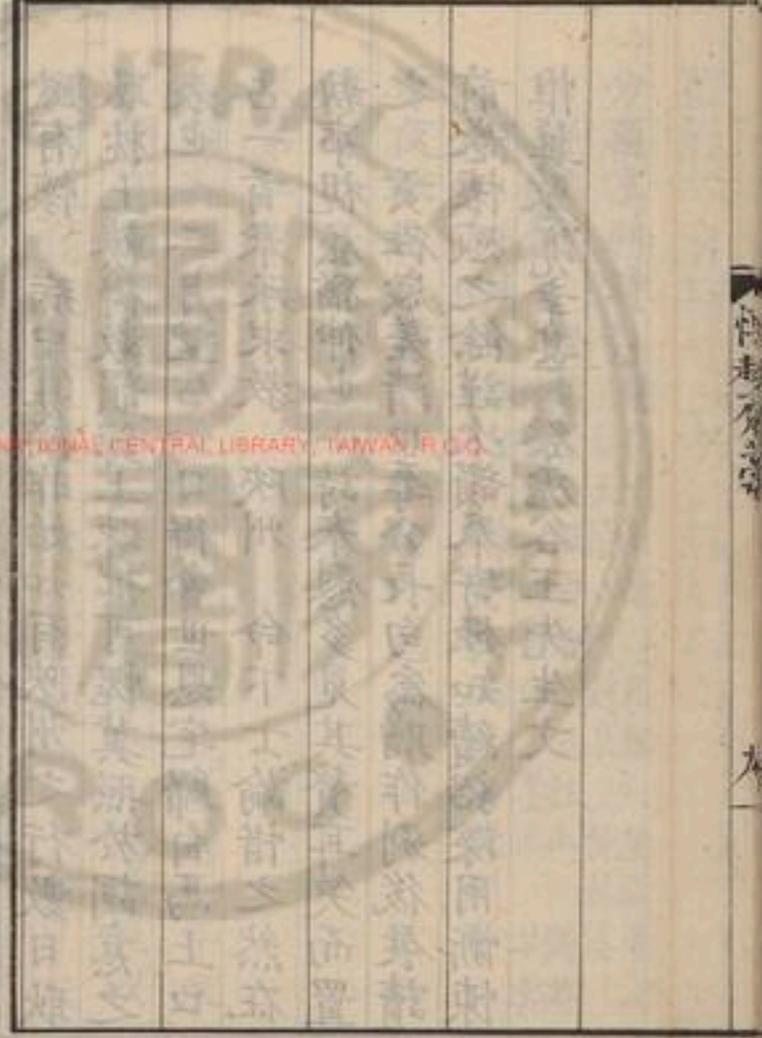


博趣齋叢卷第一

登秦嶺賦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虎谷王雲鳳應詔著

我登秦嶺之巔撫清風之冷然雲飄飄以翼予兮攀
長松而繫馬覽千里於咫尺兮萬山纍纍而在下野
老導予以前路兮曰此韓子之遺蹤望翠巘之片石
兮得夫子之幽宮世皆與僂僂而婢啣喻予有史
夫氣安得不窮直諫自古不容於朝兮又何問家於
湘之童蒙歷炎海之瘴厲兮奄歲月其既老胡生還
而益壯兮塞宵中之浩浩蹇悃諒之蹈嶽巖兮何不



博趣齋集卷第一

登秦嶺賦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虎谷王雲鳳應詔著

我登秦嶺之巔撫清風之冷然雲飄飄以翼予兮攀
長松而繫馬覽千里於咫尺兮萬山纍纍而在下野
老導予以前路兮曰此韓子之遺蹤望翠巘之片石
兮得夫子之幽宮世皆興僂僂而婢响喻兮子有丈
夫氣安得不窮直諫自古不容於朝兮又何問家於
湘之童蒙歷炎海之瘴厲兮奄歲月其既老胡生還
而益壯兮塞宵中之浩浩蹇悃諒之蹈欽巖兮何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改路以嚅唳屈原葬於魚腹兮今之智者笑之吾將
剪彩霞以為裳兮結長虹而為綬楫洞庭以為棹兮
種千頃之蘭蕙以為糗愁猿吟兮石泉鳴九頓首兮
公之堂鬱予懷之極悲兮予亦不自知其何情退而
讀公之文兮夜爛爛乎其有光

渡黃河賦

造化剖胎混沌開函黑水沆漭崑崙暫碧乃有百泉
星聚以下列九派虹分而可楚忽茫泐洶湧稟中央
之正色兮飛下萬仞之重岳滌戎蕩狄兮望神州而
南驚抹雍貫豫兮上擁磧石之澤下吞滄海之醜復

漳東西衝突南北蓋不知其幾千萬折謂之千里而
一曲者乃其大凡時或帶雨以奔怒齧崇崖而肆饒
渺平原兮曾不一瞬渠深如谷兮岸突如巖聲若逸
雷之將擊勢如怒兵之鼓僥河伯踴躍兮蛟龍嘯舞
濁濤巨浪不啻日浴而天街野老稚子號顧以遁走
兮壯夫健婦爭持敝畚荷長鑿峻隄忽亘以百里兮
林空山赫曾未惜乎合抱之松杉慨何代不罹此患
兮豈水德之匪仁抑上帝之降災兮而吾未有平至
誠何艱茲辰汴隄決緘千村萬落如刮如芟天子震
怒乃責守監何獻策之紛紛兮曾不異乎燕語之呢

喃匪順下而障塞兮斯又絲之槍撓民脂膏兮竹石
絙百文兮落械溘瀑澗兮一芥趨疲瘡兮謫謫鬱里
閭之嘯嘖兮望天閭於霄漢鑄功伐之轟轟兮輦西
山之珉瑛我扣舷兮太息但見漁人舟子天際掛一
葉之輕帆欲訴真宰何辜兮蒼生安得神巫起鄭之
咸

芸閣辭

四呂先生芸閣書院為僧所據
今逐之有土洞相傳為舊物

空山兮獨行石澗兮泉鳴思古人兮渺何所得芸閣
兮嘉名嘉名兮芸閣有宋之昌兮四賢作有德兮有
功有言兮惠我後學歲月幾時兮子孫無餘墓木喬

兮屋丘墟緇衣之人兮何為者據其勝兮窟以廬原
慚兮谷耻我徘徊兮悵無已珠還浦兮壁脫秦告萬
世兮曰此呂氏之故里

登定州浮屠

噫何物哉此突兀欲尋歲月無殘碣挽衣直上風轉
急秉燭導前足頻蹶徒倚絕頂一縱目西指華岳東
溟渤戰場慘悽燕趙韓海烟杳靄閩吳越身輕欲與
雲共飛首昂恐觸天為窟摩挲敗墨看舊題今人古
人總飄忽層磴下旋蝸出殼仰視長空見明月

過順德望虎谷山

攬吾纒兮登彼崇丘望太行兮酸風兩眸山俗俗兮
鬱鬱樛木上飛雲兮下虎谷大陸曠兮漳水淺清我
心夷猶兮我馬悲鳴

元城縣過劉忠定公故里

我沿衛水尋荒丘斷碑殘碣不可求狐兔鼠莽鳥鳴
樹但覺凜冽清風颺劉公忠孝人姦諛視如讎一言
再拜謝司馬不妄之戒到白頭浩氣剛大日以長大
塞天地不盈杯身為諫官恐累母捐生報國母能許
明日張膽人中龍面折廷諍殿上虎君實既死群賢
凋鐵漢鐵漢氣益凜小吏持書誰遣汝聞之大笑秋
雲高國家棄賢如敝屣劉公遠竄固應死判官嘔血
二十里天遣生還非偶耳

貴鄉謹大名縣即古貴鄉

貴鄉草春榮秋枯不自保貴鄉民公來活我公去貧
我有慈母奪者誰老翁相逐嬰兒啼君不見今之官
長推不去迎得新來又如故

青陵臺在封丘

青陵臺何崔嵬妾心以為夫婿死蛾眉肯向君王開
地下幽魂相對語樹頭嬌鳥求其侶祇今名姓記韓
憑高臺何處是青陵

朱先鎮嘆

康王慣鼓江上柁中原赤子號欲絕岳侯腕上三尺
鐵淋漓盡是胡兒血羽扇遙揮汴水腥鐵騎欲蹴黃
龍穴滄海忽送敵兵主巧遁潛遁皆浪說登之廟堂
曾不疑一言惑主驚豪傑亦有秦州無賴兒濟惡諛
姦肆媒孽誤國竟成二五耦兩河諸將怒目凸魏公
本是忌疾徒口誦詩書真假竊長城自壞噤不言一
棹空江謀已拙平生怕讀岳侯傳雙淚沾襟氣哽咽
侯性忠孝未識權赤膚有字空勞涅金牌使者疾如
飛昊天亦為愁雲結十年一旦理甚明兵機至重君

命輕將軍出閩古有說忍聞處處號啼聲郟城去京
百餘里一鼓入城旦暮耳酒掃宮廷表請死孤旅成
功帝應喜安能俯首就縲紲却待愁民五日徙

洛陽嘆

李花白苑花紅蜂來蝶去春匆匆苑花紅李花白幾
日東風好顏色東風顏色不長好昨日少年今已老
漢陵唐塚何纍纍行人愁行洛陽道洛陽道上行入
愁愁時蹙上烏邊樓伊水年年白浪湧嵩山日日紫
烟浮風景不隨塵世改古人名姓幾人在英雄有志
莫浪消天下蒼生正相待

登孟津看河樓

崇閣臨顛崖，決皆騁遙望。一渠崑崙濁，澎湃正東向。
馮夷御長風，高嘯鼓層浪。深刮后土脂，苦塞禹門吭。
湫隘者誰子，見之膽欲喪。孟氏善觀水，子亦在川上。
我今俯雄濤，徒倚却惆悵。天命運不已，人心此其狀。
終食一違仁，便與天非伉。所以諄諄言，如求鷄犬放。
守之曰敬直，勿助仍勿忘。仁苟至于熟，水勢長溶漾。
方寸有河流，滔滔不可障。

謁許文正公墓

君子懷明德，悠悠在林泉。膏澤被一世，乃其道之全。

貞女必有行，良農必有田。是為兼體用，出處非偶然。
孔孟平生事，未免缺不完。彩鳳生亂世，秘音不肯宣。
君者網羅之，北向始一翮。伐國爾擾擾，拯民吾倦倦。
一語苟不合，朝辭夕已還。再召而再起，倏倏書五篇。
惜哉讒口至，大位不付賢。遂使禮樂區，浸蕩皆腥膻。
鼎彝不勒功，勳業萬世傳。程朱骨未冷，世已絕微言。
况復禁錮餘學者，迷而顛先生。獨何受自得之遺編，
敏求與篤行二者曾未偏。揭此紙上陳，昭如日月懸。
靡靡吾道脉，既絕復以聯。我來覓荒塚，徘徊不能前。
謁比于墓，在衛輝。

殷衰周熾微夫箕奴獨夫罔聞酣淫以娛天命有赫
西土之孤死諍臣職不避殞鉞庶幾惻我君王改途
求仁得仁何怨心剗死彼崇丘暮雨春蕪有客南來
載瞻載趨摩挲石刻立馬斯湏淒淒野風鼓樹以呼
悵望朝歌予懷鬱紆

博趣齋藁卷第二

古詩

銅雀臺在臨漳縣

我走鄴城道忽憶銅雀臺臺中之主人一去不復回
主人當途高逆氣一何健餘狂不自禁翠翹三十萬
日日長歌舞玉笋照瓊筵錦殿春溶漾綺窓月嬋娟
西陵七十塚白晝妖狐踞蘆荻漳水秋不見歌舞處
白鳥四五來翩然飛且鳴行人發清商遠歌如哭聲
野翁向我言物豈有長好况此亂世雄遺跡不如掃
土花蝕殘瓦價重珊瑚技巧匠鑿古硯舉世嗟嘆之

南望金谷園北望邯鄲樓
萋萋連宿草漠漠晚烟浮

登黃榆嶺

厚坤忽擁太行脊上倚青天纜一尺地凝餘滓蕩水
痕我憶乾坤始開闢誰鑿萬朵玉芙蓉蒼壁丹崖太
古色雄根西與崑崙連爽氣東堪泰岳敵上有天橋
之寒松下有礮磊之惟石瀑布直下三千丈長虹偃
蹇明珠擲萬壑晴見雲氣流六月時有冰花積幽龍
徃徃澗底眠頃刻飛去曳雲黑鳴泉汨汨出翠微一
泓不動玻璃碧絕憐赤鳥巢巖幽忽驚斑獸伏林隙
層巒迴岫咫尺間恍惚曲磴失南北仰窺嶮峻心骨

驚俯瞰豁鬚毛髮立馬啼跼蹐不敢馳聳耳長鳴如
有識左右應接且徐步一一異態看不數嗟我平生
愛肥遯利名不治烟霞癖見此喜極成踴躍安得長
風駕兩腋摩挲絕頂縱雙目一覩方圓天地窄堪巖
欲討幽人居白鶴時見飛來隻何日買田耕紫烟閒
看雲霞朝復夕

宿虎谷

我本山林性誤遊入塵埃弱冠別里閑十年始一來
家人聞我至促灑床頭醅父老見我喜相顧忽以衰
自言老未死死者在哉離間過交鷄山色映尊壘

隣翁曳杖至傾倒盡餘杯但知醉為慰叫吃不相猜
飲罷出柴門遊戲陔崔嵬崗巒盛松柏瞻眺久徘徊
何時不復去浩歌心肝摧

鴈南飛

鴈南飛南飛鴈何之望君君不見見鴈增我悲獨立
西風看鴈飛金臺風冷遊人稀秘光欲盡胡不歸

白雲閣梯朽不登

千尋高閣雙眼登眉尾一瞥青天小天旋地底海水
濕爽氣淋漓一吞飽狂飈捲土作霧黃白日走傍西
山蒼眉中爽氣十萬斛我欲嘆之雨八方是時大旱

青天橫帶西山繞厚地銜杯東海小蓬萊一鶴忽飛
來我欲跨之飯鶴飽赤手挽世為羲黃洞中童子愁
眉蒼愁眉蒼蒼笑童子我有丹丘不死方

雄閣倚空秋氣早欄干迥立青童小道入何處杖竹
來獨坐石階食菊飽丹砂誰煉白與黃豈有兩翼摩
青蒼市城不是尋仙處蓬萊山高在何方

峩峩石櫃山有枸杞頌浙中施母也二章

峩峩石櫃於越之望載環載抱惟施之鄉惟施壽母
惟山斯久有子化離豈無旨酒豈無弟昆曷不欣欣
安得出遊逐彼飛雲曷羽曷翼置我兩腋逐彼飛雲

我心則懌

山有枸杞水有菊英以飲以食壽考以寧瞻彼楓山
鬱鬱朝夕乃降厥靈值者其或如金如石如松如栢
惟施壽母自求多福彩衣僊僊以鼓以絃惟施壽母
象服百年

思德華

秋夜長如年秋月涼如水思君不可見心到秋江裏
送和順教諭張先生復除之永寧

先生乃關中之儒而來余太行之隅予聞大壑實吞
舟巨鱗之宅曲徑豈逐電神駒之途先生曰不然吾

書何處不可讀吾樂何者非吾徒乃頌學弄之數乃
鼓鑄顏之鑪於是諸生莫不詩書而醉矩墨而趨如
彼暖氣之將至不覺其入已之肌膚別來幾載不相
見忽漫相逢觸熱又南徂河洛古稱佳麗地更多賢
俊生其區先生宦遊何所拘一生山水與身俱自昔
儒官非俗吏祗今師道應時須雨後芹香浮淨几春
暮歌聲連舞雩大道陶冶無棄物譬諸草木人人殊
胡公遺跡尚未沒棟梁棖桷歌屬吾

沐頭

一月不沐頭髮根行巨虱漢業數百年刑臣宜爾出

題安行之藏菴圖

澗壑訝其窈窕松栢鬱以蒼蒼石為垣兮茅為屋君
獨往兮徜徉山如迎我兮水為我歌嘯我坐讀書兮
起而吟眺此樂兮世莫我知白雲之外兮廊廟

古意

中夜有所思所思君不知春風吹柔草秋風摧霜枝
所以別離人悠悠負心期別離非所惜年華難再得
只恐君來時妾已無顏色妾已無顏色君寧無數息

九日次陶翁韻

茲晨良有道乃在寒溫交悠然庭除間黃花獨後彫

采采盈懷袖駕言登彼高群芳盡消歇鷹隼遊青霄
物性因時至斯人何苦勞夕景歲山氣感茲心煩焦
雖無送酒人村沽亦陶陶醉臥忘千古醉醒是來朝
謁孟廟

朝行渡泗水路出大賢邦大賢不可見幽廟古木蒼
回首見泰山彷彿神昭彰桂花落千載餘草安有芳
卓哉閩洛子導塞流乃長哀哉此誰氏失路而彷徨
登江浦五里崗望南京憶亮之諸友

回首五里岡鬱鬱見舊京祥雲覆其地青山繞其城
我昔曾一遊正值秋風生古寺題詩處尊壘盡日傾

此日長江水何如遊子情日暮山雲起遲遲獨趨程

贈兗州李通判穎平逸人

吾邦有奇士朴朴太古風官居黃堂上心同白屋中
妻孥亦不怨衣食長不充似此百年心周公亦當窮
斯世有斯人執鞭願相從

送林居魯歸闕

海濱有奇士敝衣食無餘偶隨群鳳起

帝鄉曳華裾神鯤懷遠志固異夫虫魚世事多紛更
雜然獨愁予言之每揮淚伏闕三上書平生山水性
塵埃非我居顧瞻閩南雲往往賦歸與一封達九重

臣母父倚間客囊無所有載之書盈車歸哉林夫子
歸去尋故廬臨岐何以贈執手一欵歎

博趣齋藁卷第三

古詩

文宗巖為慶雲令名森

文子吾愛之萬壑冰一段宵中千古歲不數秦與漢
昔者始相逢怡然一笑粲以病寄館人瘦骨衆所嘆
乞歸今重来忽驚三載半憐君脫困厄頗覺好體幹
天子念宰牧失道而民散不有濟時才嗚呼其塗炭
勞子以小邑低飛戢高翰振袂出東門行色殊行行
春風吹槁木雲霓慰大旱田舍無犬驚簿書隨手判
暇時更何為翻書日推案新詩欲寄誰長吟或至肝

莫作歸來篇歌聲聽民謗

揚君謙以病棄官歸吳

人生各有志適意未為偏仕有為親出官有潔身指
賤夫比蠶蠅利祿如腥膻譬彼大鵬運燕雀亦翱翔
仰視驚長風反謂何必然揚子天下獨肯抱百家編
超然達士懷不受浮榮牽旅燕註莊子歸吳續馬遷
夙心苟云遂萬鍾曾一錢君哉茲長往託身在雲烟
躡雲嘯於山看月吟於泉山雲與泉月此味世不傳
君齒有餘甘我願亦垂涎便欲隨吾去再拜君其先

李天瑞論事遠謫冬月渡河水陷而沒二首

鳴鴈自南來惠風柔且和羨彼嚶嚶鳥綠陰來往過
出門覓徒侶日晏獨行歌念我同心人一生愁苦多
憤世欲速死恃天強渡河河水忽爾裂天意竟如何

又

瞻彼湖上山松栢在其端下有塚累累行人傷心肝
流光催人老坐使彫朱顏朱門臨廣陌大盖紛鳴鑾
珠簾映紅燭清霄歌未殘高堂有鐘鼓胡為守幽閒
志士懷百憂十日不一歡所憂在何事非為一身安
志違身亦死令人坐長歎不如飲美酒與衆共遊般
遊般非盛德去上首陽巔

寄德華

有客扣我門手持江上蘭感君敦宿好贈我向燕山
感之芳馥發開篋時一看紉以終身佩雜以蕙與荃
磁鐵本同氣觀者良永嘆

送李惟正

送君登樓君莫苦辭登樓可以望遠見海樹之參差
樓頭日欲暮挽衣君不住年少歡娛得幾時明日登
樓知是誰君不見樓前流水雙鳧鴈一有風波忽飛
散鳧鴈只在長流水我與君隔動千里君飲酒須乾
君有懷須展君醉我心歡莫向壺中問深淺君若醉

時我送君扶君跨馬東流津君如不醉酒先無我解
春衣還典酤胡為戚戚懷往路此別東風又一度

送陶膺

我 皇御極起漁樵物色江湖使者勞何人穩卧雲
烟窟自古徵君慣姓陶雙足不離海西岸竹石與居
鷗與伴鶴書吏捧到柴門苦恨姓名遠通漢既而乃
曰吾往哉豈甘腐朽同蒿萊天曹老臣能愛士進之
天子築金臺枳棘不是鳳棲處誰遣便辭九重去百
花原上一回首咫尺長安隔烟霧亦有江西蕭子鵬
二人都下最知名草莽遇時蓋如此不須浪賦鍾山

英君視此官輕一棄我惜君才殊未愜國家用賢有
故事濟川待汝來舟楫

送紫團山人歸山山人能詩每夢與李白遊

紫團山湧千尋碧處處雲霞老松栢澗底春逢石乳
垂洞中時見仙翁奕君能遊之不憚遠夢中談者彷彿
李姓而名白仰攀日月明俯瞰天地窄樂莫樂兮
茲遊至今瞻眺情無極君停雕鞍我歌紫團柳線垂
隄綠堯花映水丹我歌紫團君停雕鞍君歸兮浩浩
我愁兮漫漫望紫團兮曾不咫尺太行崔嵬兮羊腸
艱仙翁袖有餐霞編欲往從之是何年安得與君跨

兩鶴山頭長誦逍遙篇茲行若見謫仙語謫仙授子
以仙譜授仙譜傳仙訣春鴈來時寄我來莫待長安
飄素雪

邵國賢生女

國賢生女感其眉曰我情如下第時明之得男玉樹
姿是日吾題竹石詩贈以嘉兆亦太奇靜夫春已夢
熊羆乃言不然得子遲但願不驚雛與雌此言甚厚
天所僖蚌珠看爾光陸離東之受方於秘醫五載不
效意未衰曰將改歲以為期希大曾令甲子推三十
有三當有兒嗟予舊為國賢嗤今也同路相追隨生

男莫喜女莫悲吾脩吾德吾何知

送李茂卿歸分體得歌

茂卿茂卿古人徒小樓謝客長跣跣苦為愛僧憎髮
贅每因看月恠形汚賣馬不踏長安陌衙吏呼之聽
若無我聞急往訊其故野服已作山翁癯對榻無言
三嘆息曰吾已決君何須手持短疏奏天子臣有痼
疾臣非誣烟雲丘壑乃良藥歸向湖南此可圖棄官
一身頓屬我有似猿鳥脫樊笈空囊貯書凡幾冊長
往從教世笑迂郢曲知音古亦少楚狂高韻今不孤
姜子邀賓晚同餞飲罷餘情還繾綣莫惜尊前慷慨

歌此時分手何時面蕭蕭木葉隨霜風繞庭忽已星
河轉愧我欲贈無所言但道細讀晦翁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世寶卷第四

古詩

割股歌為金陵陸孝子作

堂上慈顏臥中感巫媪醫師坐無策夢裏分明神語
人有樂愈疾求難獲陸郎年纔十八餘篤孝生來世
無敵大恩可報身亦捐寸心欲死肉何惜霜刃落手
股不驚赤血滿盂天為測盃羹入口脫沉痾甘似蓬
萊吸雲夜一體元知氣自通二儀可信誠堪格母身
已不用人扶何妨兒股行無力瘡癩未滅母莫捫只
恐老淚雙沾臆

贈馬汝礪

困敦之歲青蠅作至今蹤跡猶漂泊長安偶得握手
談每道君恩元不薄直道何妨遭譴責利器真須遇
盤錯辛勤數載憶郎曾顧我無媿心亦樂境有青山
地最佳座向黃堂官未惡郡倅宰相之階梯呂公素
抱匡時畧君今年纔三十餘社稷人民豈非望願君
長佩明月珠文夫不在高官爵

鍾山人畫為呂黃門題

山人運筆如運帚造化乃在山人手墨花點綴須臾
間萬態本無忽真有之濟頓為江漢龍微卒初討札

坤剖山勢遠近爭巖巖物象濃纖漫紛揉繁烟猛霧
咫尺迷獨跨蹇驢者誰某岡頭孤起村酒帘橋上雙
來茅笠叟斜帆裊裊負晚風浩蕩去訪滄波友秃檜
槎牙根欲浮短松慘裂枝相糾野亭突岸利於鋒澗
水眠石大如斗作者有妙直自知畫師墨客啼而走
豈是東海蓬萊圖島嶼輕壓洪濤扶不然何以雲糝
糊中有童子兩兩趨使人望之愛欲呼我昔曾登泰
山頂又登金山之鷗嶺萬里俯視杳靄中爽氣清嵐
心骨冷呂君向我彼此幅宿興何時得再騁欲選何
處山最高携手一登看塵境

哀婁先生詩

我生未得登公門讀公之書思其人學道不知老將
至書有古人所未云羲畫周圍如指掌分明夢寐遊
關闔世間何物動懷抱富貴輕如隴上雲白沙定山
不相讓康齋凜凜還同倫祗今誰掃白鹿榻吾將一
慟悲斯文先生曾讀書白鹿洞

走筆題本大畫

本大號前峯南行稿西涯詩也本大許借予觀而又不發

五年不踏江南道賴有西湖恣幽討西湖信美遊照
舟寂寞湖心蓮未拗忽見江南一幅好其高者山低
者島不辨江花與江草婆婆江樹幾株老一舟獨繫

傍沙渚坐釣者誰其顛皓朝來豈是食魚飽竿絲依
依波灑灑醉後一尊猶未倒清風似解撩幽人雙鬢
之間來稍稍前峯先生每好奇得此歲之頗珍寶却
嘆事有不相當題詩為博南行稿

題壽石圖為陳都憲作

陳公以陝西布政陞河南巡撫

嵬我太華之巔石飛向河洛如立壁乾坤是日走風
雲千尋勢斂纔盈尺屹立已作江流砥遠貢還為漢
宮礪吞吐雲氣雨下土汴越秦揚四處皆無間隔乃公所歷
知至靜有神化倏忽何曾假聲色媧皇向天補罅漏
昆吾作劔驅妖僻春晴拂拂飽烟嵐歲久森森伴松

栢老父未作濟北黃道人正臥金華白我歌遺壽烏
臺仙蓬萊客為童記曆

送嚴西安滿歸

鳴鳳遺音久空香長安近數嚴京兆術精幾聽吏為
愁心勞更說民初飽漢人文米誰為兒蜀守清風此
亦趙耽吟似得山川助讀書未覺文移擾廊廟才姑
郡邑中鶴鸞姿在風塵表歲歲屢有身史旌上上已
奏天曹考仕轂萬里不待言德業古人是吾禱

題蕭凌漢攀臥圖

東方未明車已膏使者登堂宣急詔遲遲出郭牛呼

翠草衣竹馬來童髻挽侯不住啼而蹈或攀其後臥
其前侯之去兮誰吾天安能來者如侯賢我獨撫圖
長大息民牧應多為赧然

永思堂為某郎中作

永思堂朝出暮歸空悲傷堂上親不可見兒有祿誰
與共享叶仰視昊天天茫茫九泉二人何時忘君王
恩恩無疆吳綾七尺天語香雙眼欲讀淚不明叶秘
以玉匣藏

和畢宗仁東風惡

東風惡東風不惡誰將我畫梁燕泥吹落雙燕雙雙

不肯住珠簾綉戶春寂寞春寂寞君不歸春衫未換
君何衣誰遺君食君無苦飢妾在空閨空自悲

平蕪曉望閩大叅分題

東郊支願西郊倚枝渭水秦川無限情心在無懷葛
天上山禽野鳥飛來時秦宮漢殿何處基只有鷓鴣
舊禾黍年年歲歲使人悲

題一拙竹贈樊僉憲舜舉

一拙先生造化隨時天真貯腹偶然潑灑雲一斛千
竿萬竿秋蟲蠹青鸞彩鳳飛相逐瀟湘兩岸崑崙谷
婀娜柔枝裊似旌參差新笋角如攢爽氣林樾過者

寒冰聲鏗夏聞之肅磊砢惟教石作朋娑娑更借雲
為屋君於何處得此幅暇裏時時出之櫝我亦從來
好此君每一展玩三薰沐相期共到歲寒時惡雪猛
風來看竹

西湖載酒以下三首俱為陳都憲作

有名世所傳有懷人不識胡為乎一官華巔繫而縶
西有湖兮湖之西雲之隈兮鷗之棲我將買舟兮載
酒左績右亮兮提携酒酣霞彩生眉尾塵寰小入雙
瞳裏達人何曾戀金紫一掉更走東海水

南山舒嘯

阮籍好哭杜陵叫孫楚慣鳴李白笑人各有志那得
知南山之人欲長嘯一嘯摩礪乎高空仙翁閉戶東
海東癡雲破碎老山裂振為雷電引為風此聲吾待
一出口抑塞胃懷為之剖黃鍾深秘不易發折竹撞
金亦何有

瑞巖放鶴

朝放鶴暮放鶴放鶴去不返雙翅翀雲薄放鶴鶴早
還長鳴當面落當面落不可籠背有丹丘紫瞳之老
翁老翁鶴背不肯下揖我告我將乘萬里之剛風乘
剛風飲玄露回首塵埃厭一顧塵埃一顧何渺然度

盡千年與萬年子亥未開泚泚竅我遊其間往復還
後天不老生其前

竹為李時升題

世上紅紫曾不顧日日坐對江南趣是誰霜尖掃墨
花奪取造化歸纖素鑿得恠石湖之幽湖若有神神
亦愁寒擁蒼鱗千疊浪晝滴清嵐萬頃秋上有數竿
直如指縹緲一枝墮還起青懸滄海珊瑚鈎彩弄丹
山鳳凰尾我今見此雙眼新風塵騎馬是何人秋來
明月當空夜欲向瀟湘踏綠雲

溥趣齋藁卷第五

古詩

題淨拭軒為靜夫作

柳灣之灣灣最幽幽人開軒占一湫池清水汲長江
裏磯古石移太華頭不數短蒲蕪弱篠菱葉荷花相
對浮夜雨初收曉風靜豈有一點塵埃留幽人讀書
坐軒上我心如洗天與遊更願種松三百樹霜風時
聽鳴颼颼

送雍都憲赴宣府

太華西來合有人生平願識雍方伯方伯吾擬之古



人白頭二品居無宅仕路何心與衆趨閉戶遺編恣
研索胡兒飲馬長城窟無乃疆場坐失策璽書使者
疾如飛烏府聲名動蠻貊老行邊賊膽寒北顧從
今憂可釋李前葉後軍旅謠亦有強公姦屏跡山東
蘇州葉盛河間強珍先生素有濟時才此行一身須
許國成敗利鈍莫深惜天下蒼生望餘澤

題霸陵繾綣卷送用晦弟价儼舉人

山嶺岷水潺湲送子千里道別易會應難酒罷更復
酌盡此杯中歡丈夫四方志未了黃鵠一舉天地小
相逢未可卜何年後夜月明夢相繞

商州道次邃庵先生山中吟韻三首

風葉蕭蕭點亂山愁人到此一開顏雲深日暮有柴
關稚子林間驅犢出老翁澗底負冰還

深山無雲晝陰陰行人歷澗還登岑偶然有興聊一
吟道德未能裨世教功名本自非吾心

纔登秦嶺賞未休崎嶇又轉南山陬好景不負平生
遊溪魚一一自來往野禽兩兩相唱酬

贈汴梁李宗一兵部關中閱馬

我昔曾遊大河濱河流正擁秋色壯臨風一吊千古
豪駐馬日暮增悲愴梁園草莽夷門東中有平臺高

百丈臺下結屋者誰氏今人古人不相讓帶酒談鋒
始發矚面目巉巖氣排揚論治不數商周末馳志直
在唐虞上良工朴不先示人四十始聽鴻臚唱大司
馬曰此竒才置之左右資謀訪戰騎已遣踏北胡監
牧又欲供西將先聲赫赫群吏愁圍入太僕膽俱喪
漢郊首藉春正肥唐旣雲錦秋相望奏功早聞聖主
褒命太史氏書其狀

贈石渠先生

有山不似太華雄有水不似黃河壯地靈合有豪傑
生石渠先生天下望論道每憂關洛墜救時只恐唐

虞降生平事業掀宇宙書之堪載竹兼兩晚出新政
輔

天子潞公入朝君實相風采真與古人齊聲名豈但
諸公上明時元不憂彼讒直道自合生吾謗年踰八
十骸屢乞疏奏十八恩初放有詔老臣乘傳歸仍命
有司供其養官廩衝卒乃異數此

君此臣古何讓西郭誅茅二畝餘野服時時一遊漾
亭名後樂豈無意圃題三愛亦自諒匝地雲生花竹
欄一溪月照琴書帳青衿學子常滿門豪辨劇談神
逾王去聲閉戶著書盈幾箱搜盡諸儒之秘藏絲髮丹

顏恐是仙散步逍遙不須杖漢家復道起申公甘助
雲烟有辭狀後生一見一憮然世有斯人安敢行

題蘇牧羊圖

蘇卿辭漢持漢節夜半呼妻作死別雙膝誓不屈
廬飢嚼大窖十日雪胡服胡馬者何人漢天子將為
胡臣隴西萬古慚不刷徒將軟語生人噴鴈飛不來
祇不乳度十九年一朝露白頭歸盡麒麟閣老淚雙
沾茂陵樹胡為胡婦生胡兒無乃鳥鼠同雄雌古今
大節不易數君臣大義屬蘇武

正學書院同寒泉雨中邀平臺酒半平臺捫鼻

起遂出走筆作歌

平臺李源兵部郎中寒泉胡俾陝西按察司會事

十日奔走一日閒他日塵霾今日雨龍公似憫宦遊
人故遣佳興助賓主雨中院景竒復竒翠倚嫋蓋竹
連枝歌聲不遣聒吾耳燭花似欲催君詩詩狂酒廢
曾有戒不飲不吟兩無賴揮吾滿壁君莫辭酌君大
斗吾始快促膝重欲理山殺掉頭忽聽門者號寒泉
老子擁髯笑平臺先生捫鼻逃歸來秉燭自嘆息恣
草堦花含雨色寒泉一榻枕書眠閉戶聽更夜岑寂

商山謁四皓祠

中書舍人吉惟正限皓字

新祠初謁秦嶺韓古廟又訪商山皓道傍高塚雙復

雙座上遺容老真老四老相逐老此山秦皇漢祖不能撓焚書溺冠大道隱死不願走長安道錦帳何如草茵麗鼎食豈勝芝瓊飽生兒類已作天子色愛英雄亦草草未央宮中野鷄啼奉書急向山中禱龍準忽驚姓名舊漢庭盡訝衣冠好楚歌楚舞動深悲城劉安劉詎終保嗚呼四老胡爲來畫策者誰幾喪寶謀國自古不易言歌羅出門雲灑灑

西坡為程文模作

看山於是看水於是看松於是看竹於是南中信多景是惟景之美西有坡兮坡之西雲霞往往護幽棲

中有人兮獨歌嘯市客尋之路已迷

邃庵行為楊先生應寧作

庵何為者名之邃客有問予對以意長安甲第臨大道畫棟翬飛瓦鱗次侯家買屋兼百家猶嫌走馬無餘地朝絃暮管隔巷聞金鞭玉轡籠街至邃庵先生半畝宮其門一間前後四最後南扉中置几左右經史兼圖記心遠自無車馬喧吏隱誰知鴻鵠志北面白首亦執經千里青衿來問字明珠在浦聲價高寶劍貯匣光銜利飄忽風塵二十春故廬今日屬何人邃庵號已在天下邵子行窩到處新新窩舊號邃則

一邃其道德功業出已聞棟楠淑諸生又見麒麟成
萬匹我欲鑿石太華巔刻以大書紀其實

松雪馬次西涯先生韻贈邃庵先生

飛詔金陵走雙馬冠蓋盡出龍江野都憲不是尋常
選如求豫章構大廈江頭綵鷁衝浪開津吏處處迎
船來船來船去知多少朝廷急待濟時材馬政論者
紛如市元老的見何人契東山先生識最高一疏盡
陳害與利是日帝在奉天門都憲稽首承殊恩且言
臣不敢負國歸而求之令甲存苑馬本食地所入地
半無存馬何給鐵騎墩煌至五原當年舊數皆不及

都憲入關只素衣行邊一一按封畿圉人太僕總失
色貪饕解印纔一揮自此馬政日以重浮議無勞更
騰湧豈惟得馬資戰征又欲嚴兵藉驍勇膽氣堪提
百萬兵尋常政令嚴且精已知馬盛兵亦盛更道駒
生卒亦生公是何等之才器九重有意姑一試邊垂
鎮壓將重託廊廟謀謨留大事祗今次第成遠模俗
吏方知世有儒騁駟駟滿六院伯樂相馬忘其粗
松雪畫馬妙手極長風拂耳鼻噴息涯翁持贈非偶
然日馳萬里不須策

崆峒玄鶴壽楊總制邃庵先生

崑崙東來萬山起一峰直挿雲霄裏長松老檜往往
高百丈中有玄鶴飛來飛去世不記其幾千歲吾又
安知其飢食何粟渴飲何水玄鶴玄鶴吾聞昔者黃
帝跨汝遊蓬萊水聲風氣山崔嵬碧藕玄漿相餽遺
群仙處處洞門開帝既得道乃復跨汝迴是時天下
之民耕食鑿飲而歌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後日望
玄鶴玄鶴不歸來不歸來在何處日日天涯望眼勞
料應只在崆峒住崆峒住舞蹁躑躅今日舞下崆
峒顛彩雲擁護飛霞後先天地為之闊日月為之懸
道傍觀者有相駢玄鶴之至非偶然

過鐵山歌

山在徽州
入畧陽路

曉離李白青泥嶺暮度吳玠仙人關上如綠壁蝸曳
涎下如竄莽雉東翰曾聞陰平與三峽舟車往往為
摧殘入蜀大抵無坦途此地令人毛骨寒懸崖峭壁
扼深谷枯松恠石生其間魂驚目眩人蟻附手捫足
縮成盤跚古寨白骨幾千載野翁指點咤自嘆金人
既入和尚原又報百萬開鐵山莫道河池蜀門戶要
知保蜀須長安陰風忽自遠壑起隨以急雪千萬里
行人半載衣裳單還勝樵夫凍欲死須臾雪霽雲亦
無片月當空去人咫尺趙抃元非宰相才七度過此徒

勞哉新法可罷即當罷如何却待安石來中原都無
用武地益州一隅非上計木牛流馬竟何功道險英
雄難用智吁嗟紛紛不足數我獨有懷懷杜甫携家
凍餓白水峽猶自高歌無所苦眼底榮華視如土

放舟漢江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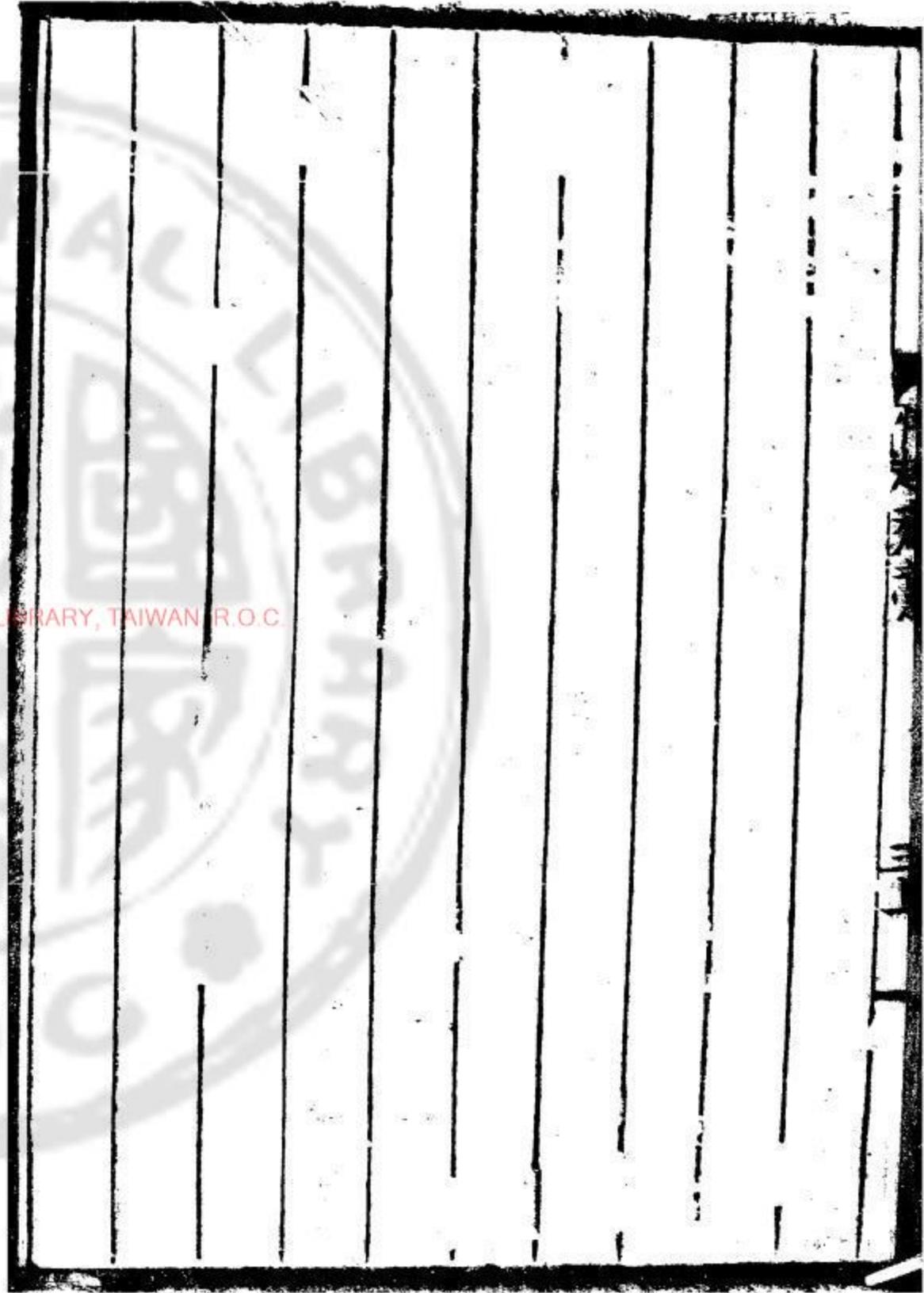
放舟漢江水却悲紅塵裏紅塵逐馬到處起汚我衣
裳揮不止放舟漢江水水清坐見底掬水盥手洗吾
耳洗吾目漱吾齒紅塵盡作水中萍我愛放舟漢江
水

夜過成紀見薄雲籠月吊李白

李白李白而今安在哉李白生以酒為命一日一飲
三百杯注漢水之醅於君喉未足為君醉醉來乃繫
雙眼於青天之上俯瞰四海之塵埃噓雲吐霞文章
綉纓奇花瑤草不用剪裁東溟水長元氣足雲波雪
浪天際來李白李白而今安在哉明月隱隱輕雲裏
望之宛似玉女胎李白復生矣何日乘飄風而來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博趣齋藁卷第六

古詩

題畫春夏秋冬四首

山密近如壁茅結輕似傘一棹何處歸幽花傍簷短
空山人不到杖藜者誰氏欲問何所之濯足石下水
山中有何好纔出便歸山琴中亦何趣不向世人彈
前山後山雪豈有無雪處雪裏荷擔衣斫薪衝雪去
如蘭次西涯先生韻三首

昔同喬希大初訪老圃家退而自捫揣中夜但長嗟
再見聽高論恨無揮日戈爾來忽十載我髮亦欲皤



讀書抱群疑如身有百病今日乃幸逢欲進恐見呵
昨者數語中愛我當如何文章此先輩今更有誰他
數日不能去欲去復駐車春風一月坐此意長無涯
天子命公來已賣秣陵宅二僮遠相隨行橐如宿昔
我今亦萍蓬十年厭為客方今匈奴驕索戰狂甚劇
馬少出塞難漢兵苦征役况復民病多欲訴天關隔
公來馬日盛民亦得衣食

邃翁天下士曾讀書東觀國馬事若微此中有治亂
不見保馬者諸賢救無半帝命濟時才恩意最縷縷
整頓極心力籌畫仍夕旦我懷願見心春晚之贊鴈

和邃庵先生止酒次陶韻

達人不廢酒云胡剛欲止痛飲每傷生命在尊壘裏
所以不飲者百世慕蘇子不飲今未能少飲差可喜
眉尾得微醺纖霞天際起康節善養身飲少得燮理
嵇康耽酒徒對酒不由已彈琴且飲濁曰志願畢矣
先生道德深誰敢望津涘讀罷止酒詩歛衽如承祀

夢椿為冒東臯作

倚石而睡睡不醒其中不睡者耿耿彷彿父容如見
之醒後衣裳露華冷吁嘻東臯之心衣以思其思也
日日時時是以有夢相追隨圖而畫之安可無詩

登驪山

驪山巔兮紫烟驪山麓兮草芊芊繫馬兮登山汨汨
兮流泉泉汨汨兮清且潔我懷往事兮欲愁絕坑儒
兮種瓜浴妃子兮喪厥家

霸陵橋歌

霸陵橋上行人多霸陵橋邊石如磨霸陵橋下水如
箭頃刻南山風雨變行人不行歌且謔當年冠蓋皆
蓬蒿唐歟漢歟幾陵墓平地徃徃覆土高恠鳥西來
聲急號夜月秋風更寂寥繡嶺宮前無瓦礫宜春苑
裏草二尺田夫刈麥滿地黃日欲西斜生暝色幾度

過此長太息富貴繁華何足惜橋東旅館欲題詩橋
上不見騎驢客

溫泉

泉之溫我可以裸泉之清可以濯我可以濯我身不
可濯我心我不可使我心有塵

華山高送喬希大

壯哉太華之高兮上與青天而平分盤千里以為根
兮拔地起而無群送日月徃來於左右兮斷南北之
飛雲豈蓬萊方丈之在半地兮絕九區之塵氛鑿石
磴之層層兮垂鐵鎖之纒纒我望而欲躡其巔兮坐

長嘆而復止騁飛步於雲端兮好奇哉喬子瞰黃河
於天際兮颺一縷之悠然泰嶽渺其何在兮覩天地
之方圓神翁仙子不知其安往兮有古洞之猶傳雲
封霧鎖書一函兮啓而讀之龍書鳥篆之糾纏厭世
語之淫哇兮想羲軒之已遠恐美人之闕踈兮嘆歲
年之不返雲冉冉以前導兮風泠泠而翼予我欲從
此跨蒼蚪兮與子遍遊六合信其所如

白巖獨登華山西峯絕頂

白巖好山如劉伶杜康之於酒方其意會而神投天
地萬物吾何有我昨與之登華山入山矐目且回首

而又數數顧左右說山之好不離口七里初躋第一
關挽袖而前露其肘我病喘汗兩人扶君換布襪青
鞋舍我而徑走倚樹遙望午到西翠壁丹崖無覓處
滿壑長松風急吼歸來獨自宿雲臺展轉不寐猿聲
哀明日復至玉泉院日暮君始下山來只疑君與飛
仙去去掠扶桑之枝拂崑崙之樹山中一宿何所為
世人豈得知其故君笑不言口氤氳遙指三峯頂上
雲面帶虎豹熊羆色身染烟嵐草樹文君今又度太
行去澗水巖花花自芬請君為我細說西峯有何好
我欲登時更拉君

博趣齋藁卷第七

古詩

次西涯老先生韻

西涯文章非但字我每候門勤僕隸一去重來今十年講學非關欲相媚下筆便有古人法傍觀運筆神聳拔妙處敢謂頗得之學步歸來夜燒蠟憂國病苦身猶健填門日有求隸篆濡墨不擇筆好惡頃刻為爾題皆徧草書妙欲舞公孫有時嫋蔓仍盤根天然變態不可測雲飛霧散何繽紛小楷不數鍾王舊蠅頭忝肯爭毫分行如江水滔滔去風吹波面自成文

我舊篋中截一帙不遇知者不輕出長安多少號名
家素我觀之欲毀筆我亦百千得十一盡獲所願何
時畢却恐藉湜空自僵指腕癡頑非妙質我集古隸
載以車西涯一覽三歎嗟此行更欲極搜訪未惜風
塵兩鬢花

瞻柏堂與得養亭皆為恒東石提學先生作

朝對柏暮對柏柏有舊時香柏帶當年色朝對柏暮
對柏對柏心惻惻

畫為來僉憲伯詔題

倚空百仞山色蒼下有萬頃澄波光老樹得雨葉更

密茅亭四面花氣香中一坐者布衣裳昂頭露頂神
氣揚琴罷指閒腕猶倦囊琴童子在其傍坐石不嫌
江霧擁褰帷欲引山風長獨對綠荷心與淨慣看青
嶂眼生涼世人愛住長安市紛紛車馬紅塵起何曾
夢到山水間白頭兩鬢多泥滓來侯見畫心則喜遠
興寄在畫圖裏我今新買得西溪懸崖大壑清漳水
虎谷野步

登山巔兮風裂我裳野多石兮我足為傷乘恠予之
去不返谷口白雲兮芝光明

虎谷

深山草木稠結廬向虛敞盡日無人至禽鳥互來往
讀書心力倦手曳青藤杖出門何所之獨坐盤石上
山頭白雲生我心自蕭爽田父驅犢來喜道桑麻長
題蟠桃五子圖送靜夫侍郎祝其壽且有子也
有贈柴墟以畫者我一見之羨其雅雲開霧豁雙眼
明如步瑤池之上下紅桃綠葉掩映中綠者愈綠紅
愈紅開花結子幾千載二子三子宛相從柴墟自少
苦多病伊川晚歲筋力盛商瞿當有五丈夫人心所
向天必應

送喬亞卿希大禱雨東岳東海有序

正德庚午正月至五月不雨民用怨咨禾稿
於野漕河湮塞餽運不至戶部左侍郎喬君
奉命禱雨於岱宗于沂山于東海用幣禮也君
子謂君宜將是事而君若有重負焉心在國
與民也往年嘗同君遊華山君飄然有塵外
之想今茲行乃古人之所願而不可得至有
吾何脩之嘆者安能無所樂耶予嘗獨登泰
山踏天門之白雲倚日觀之老樹歷覽無際
庶幾覩天地之圓方今君之往予又安得無
感耶於是作歌贈君

喬君東行將登泰山放瑯邪至東海往年登華山其興今十倍丈夫出疆豈惟游行吟眺之樂固有在乎天下蒼生者在

天子憂旱徧群神制帛官香輶以綵喬君將之敬無怠定有滂沱之雨遍萬里而雲猶變飛艘帆影見參差夜闌歌聲聞欸乃更看禾黍生意足亦有寇盜迷心悔但恨不得與君同此行一舒眼外之浩蕩吐膏中之礫磊但當紀君行曰時正德五載

題畫龍為李生鏞作

神龍不是尋常物吞吐元氣滿胷腹老角嵌岩聳碧

峰巨鱗錯落雕玄玉有時奮起走太空滿天雲霧雷以風倘逢大旱思霖雨須爾來收造化功

刑曹副郎劉天瑞既沒之三年其子翰林舜卿以挽詩手卷求詩予讀而悲之題以大書曰宿草哀情次杭僉憲古詩韻五首

正德丙寅秋笑談二三友憶君如昨日死別亦已久亦欲尋君墓傍誰禾黍畝吟成挽君詞不忍出諸袖訪君巷西頭頗記灰白墻君病已數日強飲不盡觴豈意成死別英骨埋何鄉

吾家與君家世交本同鄉我今來京師君名空芬芳

憶君飄然姿如鸞鶴飛翔眼中不見君鬱鬱結中腸
君昔來京日我去已多時偶復一到京人人誦君詩
君詩今猶在綠水芙蓉枝豈但工於詩亦復妙於詞
我昔迎母喪臥病舟中床聞君柩去遠已過青縣傍
夕陽慘淡中痛哭不覺長今欲哭君墓秋風宿草荒

題愛日樓

世恩事母今白頭邀我為賦愛日樓愛日之心不易
說我欲把筆且復休未來之日恐難得已過之日恨
不留綵服常為萊子舞板輿時作潘郎遊白髮慈顏
樓上住畫棟彩簷雲氣度我願更種蟠桃樹從此年

華不知數

送提學陳文鳴陞湖廣叅政三首

教化久陵夷黌序多聚戲澆風相扇騰文辭取科第
道德日以衰貪穢為賢哲利叶坳夫人有深憂甄陶先
孝弟坦坦正學途諄諄義與利冥冥雲霧天皎皎日
月麗

夫子好脩姱被服多椒蘭儼然登我堂論古成浩歎
古人既已遠古道良獨難有酒共斟酌日暮風雨寒
風雨一以別凝佇萬重山月送南翔鴈江湖何渺然
雨多禾黍瘁青蕪滿院生飢雀何處來嘖嘖簷間鳴

經旬不出門但聞吏點兵如何田舍子化為虎縱橫
楚人性慄悍邑里多動勦吾儒有化理化理先耕桑
張敵至冀州盜賊一時平

虎谷十八詠

虎谷

山高虎勢猛谷深山更高書靜虎臥穩清風滿杯臯
厚德山王氏祖塋之山

避盜入山來山深午初曙山下聞語聲半山有人住
石門巖祖塋在上

山根連地厚山嶮插天虛忠孝堪傳世休談風水葬

印臺祖塋前山名

千山掩映間凜凜見孤峻此道久寂寥誰哉傳正印
四樹一株

四子各種樹樹根合為一下有一樹根上有枝千億
筆峰

誰縛碧嶙峋時時染綠雲萬里天平闊寫成星斗文
南虎谷

山村春晝長柴門蔭綠樹家人不在都向田中去
南虎谷水

杖藜言步行不覺過前浦悠然坐忘歸一霎豆花雨

門樓纏音戰極高且險

童子導我行身輕逐飛鳥天風耳畔多人寰眼中小

石獅

幾認莓苔字字畫多不全白頭識字人云是至正年

閭門

日暮西雲匝草長山路微門前看兒女挑菜滿籃歸

黃榆嶺

林深虎豹多山高風雨恠聞有山東賊縣吏來修寨

登雲嶺地廟前王公未第時過林嶺假寐

有水便有山有山便有水我涉復我登作易理如此

懸空寺

上有千仞崖下有千仞崖山僧聞客至山下採山茶

新泉轅之東岡正德八年

山翁首泉來拄杖入青林不觀其流遠安知其源深

凝道軒

大書凝道軒主人方乾乾德性與問學二者不可偏

看山樓

野曠多芳草天低足白雲樓前看山久此味也難聞

山窞

童子倚洞口無語意自閑先生洞中坐頭戴萬重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博趣齋集卷第八

近體

送南京給事中樂平李宗岳時三原王公新至
聖主近徵元老至蒼生還倚諫臣多太行晝日迎衣
錦建業春風擁棹歌稷契他年吾有望唐虞今世子
如何東亭物色添離思罇酒空時背綠波

登泰山

日觀天門相掩映六月爽氣成清秋謝安初試登山
屐李白何須飲酒樓雲盡長空天似蓋水通四海地
如舟一自尼翁下山後世人都作等閑遊



陽河道中挽王總兵壘

將軍雄畧在天山五載牙旗罷虎閑
瓦刺遠驚頗徙帳中原高臥久開關
聞名空在十年外見面無由數日間
瘦馬腐儒徒抱恨獨揮清淚野雲寒

悼洪太守其先在宋有為少師者

未老歸田世或疑由來泉石赴幽期
高明我愛今循吏華胄人傳宋少師
公藝門閭經幾世康成詩禮有諸兒
蕭蕭隴木秋風裏正是行人洒淚時

次韻贈邵國賢守許二首

獨步君登第相逢我拜師為州姑去去
入座憶時時

剗處應多暇徵賢定不遲古人如可學
白首共襟期始羨儒為郡無勞吏作師
文高真復古心苦為憂時賞有湖如故
鳴聞鳳未遲淮陽何可薄父老正深期

西山

懸崖綠樹陰坐久書蕭森舊路皆塵跡
閑雲繫野心泉聲鳴別澗鳥影落平林
欲汲龍潭水攀蘿上遠岑

贈長蘆宗運使廷威

萬竈曾聞煮海勞誰知國計亦秋毫
漢家鹽鐵因人重故遣郎官出地曹

玉泉亭次石邦彥韻

八駿西遊何處蹤白頭僧老記曾逢雲邊羽蓋擎仙
掌樹裏樓船駕海龍日下晚山投宿鴈烟迷秋浦渡
寒鍾紅蓮似抱美人恨愁倚霜風憔悴容
亭前歌舞散無蹤野鼠沙禽到處逢水殿蒼茫秋草
樹石壇寂寞夜蛟龍千山香霧諸仙洞十里斜陽兩
岸鍾却憶漢皇成底事壯年遊樂竟衰容
石上題名認墨蹤春遊徃歲記關逢竹還幽館排銀
榜波擁長橋動彩龍近入水鄉聞社鼓遠尋山寺聽
齋鍾錦帆翠輦無消息獨對荒臺一滄容

送孟仲平陝西屯田僉事

聖書初下建章宮諸將屯頭已望風秦甲連營金窟
北漢屯分畝玉關東山田凍雪停雲白水落寒巖繞
澗紅聞道羗酋今款塞百兵將未報變刀弓

次韻送李天瑞

臨岐各下淚行千鴈入雲不雲斷復連海上逐臣非偶
爾沙頭愁客正茫然孤中心結主終當合壯志逢人不
受憐莫向湘魂吊遺恨去路窮今日已多年

山水登臨路幾千知音此世更是成連我方求道慚無
得君每逃名恐未然再出當時人欲殺三辭今日
帝應憐劔文莫遣塵埃取期在青林白髮年

方一謫五年餘讀一人間未讀書幾向夜天看北斗偶同秋月步前除詩可如漢魏人難學道似關閩子不居却憶甯州堪共坐人投荒翻欲羨慵踈

陸孝子割股

割股事蓋起於古石陳咸噐人肉愈疾之說信有之則固孝子慈孫不能自己者然鄆人之對不取於昌黎予以為此當論親疾之緩急原人心之誠偽未可執野傷絕滅之一端使孝子慈孫坐視其親於藥石不救之地而不敢自盡也初師李先生序陸先生反昌黎而與鄆人蓋以勸

天下之孝耳

奔忙何處問軒岐閱書圖書總未奇良藥有方神入夢以子夢人此身無計肉為醫人言孝續千年傳我愛心堪百世師莫遣昌黎還對鄆澆風今起少師悲

訪婁原善迷路

朝回無暇待晨食日午南溪更北原地有高人愁屢問館隣幽寺憶曾言襄城七聖真迷路剡水孤舟不到門惆悵紫陽二三策微辭何日靜中論

慶成宴次邵國賢喬希大聯句韻

閭闔辰開簇錦筵赭袍光映翠簾前旌旗隊合雲霞

繞簪珮班分鵠鷺聯殿外輕風吹暖氣觀頭祥日散
晴烟東曹獨羨連雙壁宴罷新詩已自傳

贈婁原善歸江西次韻

吳船南去覓江干誰為蒼生挽謝安群謗不曾污
惹孤懷長是託猗蘭手編經史傳家學身戀山林傲
俗官同甫有才難可比北君同甫却非難

近來頗學賴君支幾聽微言入耳稀路熟城南連日
到夢隨江上一春飛買舟不跨郎官馬達世還裁處
士衣欲卜著書何處好南屏山色翠成圍

邀胡寒泉

秋光滿院葉落木寒鶴步苔身似束童子剝瓠烹欲
熟請君閒看新栽竹

憇廬溝橋道傍寺

興共春來澁愁隨水去長寒沙當道白平野隔河蒼
民物今幾甸山川古戰場兒童舊遊地夾岸兩垂楊

過保定

南北此車馬江山幾俊英蓬壺百花嶼風月兩溪亭
波淨流天色沙飛作雨聲蒼茫兵甲地千古有餘情
汴梁有感

霸主荒臺猶突几隨隄殘柳正蕭疎耕夫不識市朝

虜野寺猶存宮殿餘士慣悲歌豪俠地土含腥血戰
爭墟抱城濁浪勞宸慮漢策今慚總不如

朱仙鎮次邵國賢韻

塞草飄零一劔秋欲從海底起神州南來詔下軍前
急北向師忘閩外謀少保高名原未死相公羞骨不
堪讐荒祠凜凜蒼松下孤憤令人髮豎頭

錦衣獄書壁

壁孔燈光照地眠鐸巡聲急夜悠然心間更覺乾坤
大業廢惟愁歲月捐成敗付天難逆覩忠貞在我自
須堅十年只為君恩重空負青山山下泉

一榻陰房昏霧烟去來縲絏步蟬聯敢于獄牘言無
罪却遇朝紳訝有緣鵝爐張俊望久瞳矓開戶鎖
坐殘楮拙擁爐磚不知憂患今何日得句揮毫總豁
然

桎梏胥靡負罪臣偶然為伴坐相親楫傳戶罅午初
飯榻占墻隈晚自陳老屋閔囚應識我踈窓透月似
窺人相逢不用相憐惜此地劉球亦碎身

坐餘還起起還行鍾鼓朝朝暮暮聲日到天窓分座
煖風生鐵戶步階清庭闌縷繞愁中夢宮闕岩峩望
裏情獨有胷中耿耿在江湖廊廟總來輕

晚步天津橋

山光翠壘老龍鱗故國遺墟草自新
世事盡隨伊闕水行人猶踏漢宮塵
北邙高塚元無主金谷殘花不繫春
却恐杜鵑今在至天津橋上客傷神

博趣齋藁卷第九

近體

九日登榆林孤山堡城樓驟雨有懷仲平用梅
諸君子

塞外危樓有路通十年書劍老英雄飛雲忽送孤山
雨短髮遙吹北海風道在古今行不易身於俯仰愧
無功多愁對酒不能飲把菊登臨憶數公

兆州即事次韻

十年奔走笑龍鍾苦為思親意欲東麥酒薄難消土
瘴孤裘暖亦透山風衙無人跡塵難掃庭有民詞譯



為通外侮不生真在我防邊何必念邊功

遊華山

塵寰名利漫紛紛到此何曾入耳聞
井泛紅霞蓮十丈泉生香霧酒三分
山泉有三分酒味道人慣續登山譜
俗土空傳佞佛文佛氏之盛極稱未向泰山小天下欲
登高頂看浮雲

贈岷州張憲副世亨時世亨將赴長安

法臺坐鎮三千里士飽民歌已六年
洮水南分羗部落鐵城西控漢山川
欲教夷俗全歸夏力挽文風不以
邊君去長安尋舊約我歸曾未卜
春前

題相承奉山房

疊石移松帶野烟偶然來坐晚涼天
山房真有山家趣欠我蒸床半日眠

出城

兩鬢塵埃也出城春畦處處水流聲
漫穿綠樹陰中去憶得家鄉山裏行

題通渭王宗器東墅墅有留雲塢貯月龕

野名東墅在城東野色全歸一墅中
留塢暖雲春草樹貯龕明月夜簾櫳
門前問字青衿子坐上鳴琴綠髮翁
欲向主人問名姓王維詩畫總能工

寄贈周司徒先生致仕

直言何暇計身危宮宴民田

帝罷之成敗付天難逆觀是非於世本無疑廣川書
著歸家後司馬名高在洛時却恐蒼生望恩澤東山
不放久棲遲

過白樺嶺

半日行難盡高低險復平草深疑地軟雨罷覺雲輕
空谷騶輿過深林虎豹驚山頭聊縱目萬里一川明
題岷州梅川館壁

霏微烟雨送秋寒倦愛幽窓一榻閒學語嬌鸚鵡驚午

夢移床煎茗看青山

宿李氏山庄臨洮

曉頭雨滑岡頭石暮厭風吹澗底沙溪上水田通一
路應知不遠有人家

石磴高攀數十層柴門俯瞰萬山青明朝城市逢人
處先問曾來到未曾

文縣題壁

石磴攀緣上江流咫尺間我今行者路人不到之山
秦蜀陰平道華夷壘關臺端布恩德羶毳總同
懽

過乾州

道上行人歇馬時空山處處有殘碑
乾陵故事應無數只問當年竇女祠

秦州有懷宋惟寅胡用晦二兵備次壁間韻

宦途未了奔忙債又挈妻孥隴外遊
滅虜愧無充國計感時惟有杜陵愁
故人相見歲年晚旅舍獨吟風雨秋
欲向飛鴻傳一札滿塘蘆荻恨遲留

題馬四首

曾經百戰出邊頭老放南原晚不收
為問主人今在否將軍多日已封侯

前年得之大宛野人有相曰此龍也
漢家首著春飽餘須付天下能騎者

霧鬣風駿自有神天閑十二更無倫
千金不用君王價只願長留識馬人

獨立團團似黃鵠當面雙蹄削碧玉
飄然自有萬里心玉勒金鞍莫裝束

次東坡雪韻

滿積平原已沒鴉忍寒開戶覓柴車
鮫人千萬揮珠淚神女三千散寶花
大地鏡光天照影巴江春浪海為家
趨朝欲步長安陌先問行人路幾叉

弱辨如花放六織透窓聲勢逼人嚴西崑夜剖千山
玉北海春生萬木益胡中有僧履滑愁迷舊齒市樓
危恐墮飛簷豐年欲譜農家曲禿盡吟毫幾凍尖
孝宗皇帝挽詞次太僕少卿儲懽二首

圖治心方切乘龍去不留詔開三日哭服脫百年憂
率三思完澤諸臣仰聖謀且言十八載曾有一盤遊
九重坐清晏萬里燭幽陰禱雨齋初罷憂民疾轉深
渴求仙掌露極渴索水不淚灑御床金畏是庸醫誤
微臣極痛心

宿黃金渡在漢中羊縣

幽亭戶掩殘燈火坐久寒生山寂然吟罷新詩無處
寫月明獨枕漢江眠

馬踏雲窩裏人穿石罅中天因秦嶺狹山為漢江空
明月池邊雨黃金渡口風野亭門不鎖滿地夕陽紅

晚坐聞鴈約張用昭登金童山山在岷州

春雨生泥罷出遊小窓踈竹晚來幽家書每向烏占
喜客枕那堪鴈送愁幾日吟毫曾著硯經年文案是
埋頭故人欲共壺觴約一上金童百尺樓

益綿壽祉嘉謨父沒而母在堂褒詔有語故取此名卷

曉來褒詔下承明母氏劬勞此日情髮薄翻嫌珠程

冷先教滿額抹烏綾

萱花閑愛手親栽事事無憂稱老懷鄰媪不妨時過
我吾兒頻寄俸錢來

邊頭少有江南客隔歲家書到五原書言老母春來

健氣力猶能抱大孫

時嘉謨在五原

哭胡用晦陝西僉事名倬廣西桂林人

燭下作書猶寄我鷄鳴便死竟何為千里吊喪惟有
淚一春極痛不能詩孤兒幼婦行囊薄瘴雨蠻烟旅
襯遲昨夜分明夢顏色掀髯笑語似生時

次韻惟誠述懷之作兼寄山東惟正

懶病春來入背腰好山何處買堪樵聞君近日思湖
海愧我多年戀市朝遠道有書通問訊陋風無計變
荒要山東更是停雲地欲買千鍾一醉堯

臨洮有懷蘭州彭濟物次希賢李提學韻

空庭獨住興遲遲白雪黃花時八月十日大雪初開亦自宜病

裏得閒惟欲睡忙中過此久無詩何年匹馬辭官去

故里秋風動客思可柰懷人頻入夢停雲咫尺大河

陂濟物住黃河岸

臨洮摩雲嶺

路襲香蕪幾曲深攀緣更上百千尋遠歸中國分夷

夏碓峙西垂閱古今風樹只疑龍虎鬪石泉還訝雨
雷侵地寒似少陽光照無限憂民感慨心

蘭州

百年邊郡依秦塞萬里神州擁漢關城壓風濤星宿
海樓傳烟火賀蘭山詩書燭影連歌誦車馬鷄聲動
往還禾稻秋來遍原野家家流水碧潺湲

博趣齋藁卷第十

近體

遂庵揚公名常君承恩巡按察院之亭曰思亭作詩首
留別次韻為贈代兩司作三首

吏事何妨文事兼書聲深院出踈簾只知開卷聖賢
對自遣聞風虎豹潛發廩濟飢親歷遍隨車得兩頌
聲僉獨慚潦倒成何用華髮春來出帽簷

曾襟自是出塵樊堪為吾皇撫一藩吏散讀書移小
座飯餘挾矢向西園察微雖盡心原恕念舊多謙德
更尊王旦韓琦勲業重每逢客處愛談論



判筆如飛豈用思簿書全不礙吟詩心如賈誼長憂
國才似姚崇欲救時風采只今人共仰姓名當日帝
先知從來輦轂須彈壓豹尾車旋去莫遲
名利何曾一入思案頭惟是有書詩民心益戀將歸
日甚法全如始至時關隴驛馬車天子召京師駉馬路
人知清風驛館無餘廩父老都言見此遲

留別張用昭次前韻

君在秦中繫我思我思便取讀君詩東來落日相逢
處此後秋風獨往時世有常情真可笑心非同道豈
能知與君十載通家舊訪我休來虎谷遲

再到邵陽看竹

此君重復見似有故人情歲久節愈勁春來笋自生
新枝含雨潤疎葉散雲煙相對不知夜華山孤月明

題許由棄瓢圖

天下於身本無累何須逃遁住空山匏瓜自是無聲
物却被先生掛樹間

書隴州故關巡檢司壁

泉聲樹色擁行車問到關頭吾祖家故事尚傳當日
叟近年初改舊時衙前山鸚鵡何言語別院梧桐幾
歲華塲上青松今已拱不堪揮淚夕陽斜

先祖諱義成化二年任陝西隴州故關大寨
巡檢考滿告致仕卒於家二十三年贈吏部
驗封司主事弘治三年贈奉直大夫驗封司
員外郎十年贈太常寺少卿十七年夏六月
九日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整飭洮泯
等處邊備孫雲鳳謹書

秦州逢隴州閻允中

握手關頭夕照紅寥寥孤雁度長空
莎平初罷昨夜雨野曠不知何處風
鸚鵡飛看來隴上鳳凰鳴合自岐中
十年憔悴君何往一日離愁我向東

岐山道中

岐下山川自不同西來瞻眺未能東
地非漢故空陵寢民是周餘近鎬豐
欲聽鳳凰鳴曉日又看禾黍動
秋風平生弔古情無極千載興亡一望中

謁休庵王司馬祠

數百年來一俊英乾坤何處不知名
鐵衣禦虜人皆壯赤手屠姦帝亦驚
南甸聞聞思父母西垂部曲號
神明黑頭乞老誰能挽却使虞廷瓦釜鳴

雙鶴前導

邃庵楊公謁正學祠因過書院院中雙鶴整

步前行左右相對若導引者自書院二門至
分司堂上而止次楊公入關詩韻以紀之

填巷衣冠斷往還仙禽亦有意相關下堂共引墀中
道入座分趨屋兩山整步似嚴今日禮回頭應認舊
時顏招呼欲問醜成嘆飛上松巢不可攀

子午谷

馬前銅笛轉山顛樹底行沿漢水濱又喜晚炊來子
午曾經春雨憶庚申庚申正采茶調苦穿林女放獺
聲高蕩漿人却恨妖容幾喪國拂衣猶有荔枝塵水
人放獺取魚子
各唐取荔枝路

恩榮宴歸圖爲呂郎中作次王茂學侍郎韻

有詔開筵禮部衙登堂揖讓坐無譁中袍進上皆持
笏冠珮諸公總戴花美酒頻來良醞暑清歌盡出教
坊家柳垂桃綻長安路宴罷歸來意氣賒

次吉惟正山居有作韻

清尊獨共白雲斟雨過微涼受滿襟野坐但教長對
客書齋何必要歲金月來庭竹婆娑影風拂山泉斷
續音今日紫薇花似錦一枝誰念在空林

灞陵別諸生

七年兩度領生徒淺薄深慚教未敷自是文章關氣

運敢將道德作師模三秦豪傑周多士八郡絃歌魯
有儒莫苦追隨終是別秋風斜日灞陵途

黃河西岸別胡鑑牛斗韓邦奇邦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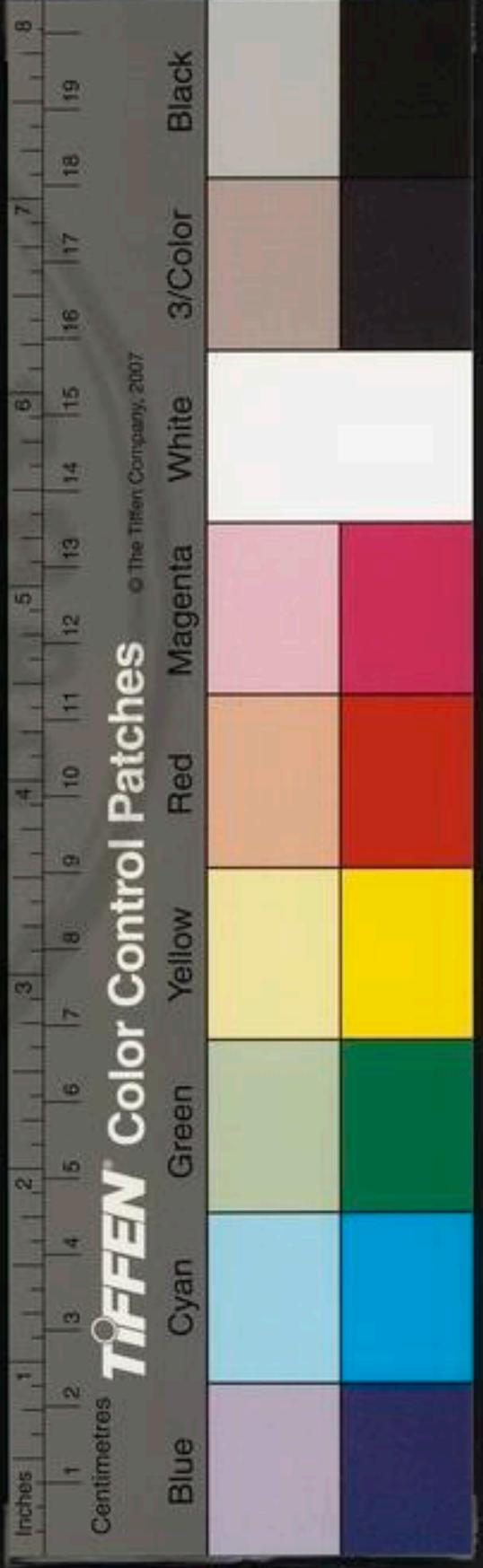
曉看太華半山雨晚步黃河滿岸風七載宦遊無可
述一時佳士遠相從談經訓詰詞章外論道精粗巨
細中此地不堪重回首沙雲初起夕陽紅

濟州普救寺別景良弼

古寺秋風酒一杯河聲山色坐中來相携更上高原
望多少園亭盡裏開

次王宣溪韻贈張愈光

病目相求到佛堂隔簾晚日正蒼蒼論詩總愛杜工
部學字曾臨朱紫陽過我偶然留共飯劇談何者敢
呼郎巍巍緩步長安陌多少行人看拱翔



博趣齋詩卷第十一

近體

同喬白巖胡菊水遊華山白巖獨登西峰絕頂
余與菊水先歸次菊水韻

欲剪溪頭一段雲陳搏洞口坐清薰路穿裂石寸步
險山到中天咫尺分日月崖寒晴作雨玉泉院寂午
如曛白巖獨上西峰頂費我招呼總不聞呼白巖還若不聞而去

送喬希大

野寺逢君一飯時長空星斗正高垂快談每覺連宵
短極喜翻成數日悲舊日塵容皆欲老壯年豪氣不



曾袁華山仙掌應千仞把酒同登亦太奇

次邃庵先生韻送希大

篆疵詩病賴君脩君有才今第一流秦晉合歸平子
賦山川都入馬遷遊一尊別我愁應結千里尋師願
已酬東去牽攀總無計片時欲借華峰留

次希大留別韻

仙旆遙瞻隔岸船此遊真是壯山川詩如杜甫高難
學篆似陽冰妙不傳曉色遙開秦嶺樹晴光忽起霸
陵煙追隨千里何堪別一夜心飛上黨前

謁孔明祠

中原無處不兵戈獨向岡頭抱膝歌醜女只將才作
配將軍須待駕頻過圖中龍虎真難測身後桑田未
肯多兩表父無曹父子一星還殞漢山河青天白日
神長在宋碣唐碑字欲磨寂寞荒祠儼遺像行人不
去意如何

東臯為冒郎中題

畫者才華有數人東臯心不在風塵嘯登每羨陶元
亮取號真同戴叔倫淮海雲烟千里夢長安歲月幾
回春憑誰寫出山中趣手把書看白氎巾

遼州贈州守楊澤民

上黨春寒草木遲喜聞官長惠無私萬千山裏相逢
處二十年來再到時兵火幾經先軫廟風雲長護祝
融祠因君欲訪遼陽勝可奈公家事有期時予將
補贈陝西巡按御史秦民望遷保定府知府走
筆次強長史景明韻

去歲春來今及秋一時名重比山丘除姦力似千鈞
弩容物心如萬斛舟郡縣每驚傳號令閭閻頓喜免
誅求送君欲酌寒泉水曉露清霜作脯羞
驄馬重臨識姓秦陝西盤龍先在三秦山色一時新日長
村巷門無吏秋盡邊關騎不塵此去聲名留野頌向

來風采動朝紳漢家黃霸終為相未必令人讓古人

庚午正月十一日郊祀分獻帝王壇

聖代最嚴郊社禮儒臣叨獻帝王壇殿開樂奏迎神
曲駕過班聯助祭官十六位自伏羲至元世祖共十六位分同俎
豆萬千年共仰衣冠焄蒿真見洋洋在一寸精誠已
極殫

送柴墟致仕正德庚午春

柴墟一病辭官去江上春光似有期十載風塵翻易
別半生踪跡最難知祇憐客舍養親晚未信名人得
子遲今日

君恩何以報會者身健再來時

柴墟每愛評人物此是何等之襟期一別數年勞夢
想相逢無語只心知時鞫瑾河開忽報辭朝去馬病
深慚出餞遲海內交遊今有幾追隨應趁黑頭時

送曹益之西歸

儒家詩禮將家兵信口高談滿座傾冀北麒麟今讓
價江南草木舊知名益之曾雲山每憶故人面風雨
那堪此日情聞道朔方傳羽檄從容籌策在茲行

送戶部尚書劉用濟致仕

近山本是讀書人偶入塵埃誤此身名利紛華雲漢

漠歸時一似到時貧

次翰林劉舜卿韻

二十餘年祗浪遊長雲漠漠水悠悠今朝始得歸家
去家在太行山上頭

君家交誼已多年最美文章父子傳字不經師皆古
老詩非著意亦新鮮

世事難於陸地舟何如扶杖看田頭秋來病不能騎
馬賣馬歸家買一牛

十日餘程便到家頭巾新浣舊時紗聞中得句將誰
寄先寄長安劉探花

吳主事廷勉先以考察降調國子監博士劉瑾
死改正仍食六品俸予將歸山廷勉乞詩雪中
作此

莆田博士吳廷勉每究遺經至夜殘帳下生徒留不
去世間名利似無干九重詔許新加俸六品銜依舊
改官太學半年勞補助那堪離別雪漫漫

聞伯安自貶所召至京

一別天涯經幾載多憂應是不勝癯朝陽曾覩岐山
鳳明月送歸合浦珠報國心勞難措手在堂親老莫
捐軀年來學到今何得可寄微言滿紙無

趙女

賊射其一目斷其一臂而以下四人俱洛川

頻墜雕鞍誓不行衆憐玉貌喜還驚眼明睨賊睛投
地臂奮迎刀血射營一路罵聲惟至死明朝面色尚
如生兩年被虜誰家女笑語看人半醉醒

表女年十六

幾人全節亂離世此女捐生幼稚年可恠雄山靈不
祐竟同程氏死堪憐表女與程氏同避雄山賊來逃避將軍怯筆
下褒揚戚里賢我欲題詩吊貞烈一丘風雨草芊芊

程氏

賊倒曳之里餘

肩輿高坐太平人賊報飛傳却被嗔豺虎到山翻得

勢鷓鴣入網豈堪馴玉膚綻裂隨沙石猩血淋漓染
路塵却笑山東冠帶國驅車策馬去朝秦

平氏投井而死

山前翠黛走蹤橫投井遙令賊盡驚百尺香泥珠不
浣一泓清水月長明此生身獨關風化數日人皆識
姓名女子翻能生草野丈夫幾見出衣纓

次大同巡撫石邦秀韻邦秀作懷牧堂

南北風塵幾別離邊頭頗喜鴈來時百千部落陰山
雪十萬貔貅上將麾號令文章才不淺笑談樽俎句
還奇極知大勇非真怯懷牧堂高繫我思



吳主事廷勉先以考察降調國子監博士劉瑾
死改正仍食六品俸予將歸山廷勉乞詩雪中
作此

莆田博士吳廷勉每究遺經至夜殘帳下生徒留不
去世間名利似無干九重詔許新加俸六品銜依舊
改官大學半年勞補助那堪離別雪漫漫

聞伯安自貶所召至京

一別天涯經幾載多憂應是不勝癯朝陽曾覩岐山
鳳明月道歸合浦珠報國心勞難措手在堂親老莫
捐軀年來學到今何得可寄微言滿紙無

趙女

賊射其一目斃其一臂
而死以下四人俱洛川

頻墜雕鞍誓不行衆憐玉貌喜還驚眼明睨賊睛投
地臂奮迎刀血射營一路罵聲惟至死明朝面色尚
如生兩年被虜誰家女笑語看人半醉醒

袁女年十六

幾人全節亂離世此女捐生幼稚年可恠雄山靈不
祐竟同程氏死堪憐袁女與程氏
同避雉山賊來逃避將軍怯筆
下褒揚戚里賢我欲題詩吊貞烈一丘風雨草芊芊

程氏

賊倒曳之里餘

看與高坐太平人賊報飛傳却被嗔豺虎到山翻得



勢鷄鷺入網豈堪馴玉膚綻裂隨沙石猩血淋漓染
路塵却笑山東冠帶國驅車策馬去朝秦

平氏破井

山前翠黛走蹤橫投井遙令賊盡驚百尺香泥珠不
浣一泓清水月長明此生身獨關風化數日人皆識
姓名女子翻能生草野丈夫幾見出衣纓

次大同巡撫石邦秀韻邦秀作懷牧堂

南北風塵幾別離邊頭頗喜鴈來時百千部落陰山
雪十萬貔貅上將麾號令文章才不淺笑談樽俎句
還奇極知大勇非真怯懷牧堂高繫我思

博趣齋集卷第十二

雜著

書德華文章正宗辨後

宋西山真氏集古人詩文作文章正宗蓋為專攻文
詞者設與昭明文選姚鉉文粹用心無異至其自序
乃曰學者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
不外乎此故今所取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則以儒
者體用之學濟其說而未免岐而二之夫聖賢所以
相傳者道而已是道也其功用極於育萬物贊天地
而其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間故聖人既有是道于

博趣齋藁卷第十二

雜著

書德華文章正宗辯後

宋西山真氏集古人詩文作文章正宗蓋為專攻文
詞者設與昭明文選姚鉉文粹用心無異至其自序
乃曰學者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
不外乎此故今所取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則以儒
者體用之學濟其說而未免岐而二之夫聖賢所以
相傳者道而已是道也其功用極於育萬物贊天地
而其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間故聖人既有是道于



身則自日用行事以至所以育萬物而贊天地者固已煥然其明盛而不可揜矣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禮樂制度威儀言辭與凡見諸事形諸外者皆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可見者也而言辭者文之可見者也故六經四書儒者謂之文誦說其文以求其道而體之於已儒者謂之學者誠知所以學而得夫道則所謂文者將復自我出豈特言辭而已哉若以文為學之一事則是孔門之徒皆將操筆學為文詞而不知儒者之學固未始有意於文而徒學為文者固不得竊學之名也蓋自

三代之教廢而儒者之學不講世之人徒見聖賢言辭之無弊流傳之無窮心慕而竊效之然不知深探其本于是乎秉筆締思日積月累久而既多編之成書則自視以為天下之文不吾過矣轉相授受放效成風千有餘年使才質高明者不得進為德義之儒而資質庸下者不得守為謹愿之士至於有宋真儒迭起講明聖學一洗其陋其友輔之其徒和之所見雖有淺深所就雖有高下要皆能辨於二者之間而不知所取舍矣真氏生於諸儒之後號為大儒而不能自拔於文詞陷溺之中反又從而文之孟子曰惡紫

之奪朱似是而非有誤後學非若昭明姚鉉為淺薄之士而文選文粹出於文家之手固不足重輕也其辭命議論叙事德華辭之悉矣其詩賦曰三百五篇之詩正言義理者無幾云蓋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人各言其志故有是非之不同而無工拙之可言誦詩者諷詠之間既有以因其言之是非而知其心之邪正以為吾之所當取舍然必窮理慎獨真有好惡之誠省察之又實能為善去惡而後性情之正有可言者故古人必十三誦詩久而後能有所興起其次第之不可紊而功效之難如此今日

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為言亦傷易矣又曰後世之作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係吝儻然有自得之趣此蓋後世耽吟之流溺意詩句之間而不知其他所謂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者實非有見於道安於命曾中自悠然灑落而無寵辱係吝之可言也至若朱子詩有三變之說蓋為答華仲至之問雖其論極盡詩之本末取舍其意則以為使今之作詩者能如此亦庶乎不失古人遺意矣豈可謂詩乃朱子之所取學者必不可不作而為學之一事乎且朱子嘗欲注莊文矣使其

書成必能尋究其病根之所起體貼其旨意之所在而大有取舍於其間蓋窮理者必如此然後是非功罪者可得而論也亦將謂朱子教學者以學莊乎况真氏雖自謂以文公之言為準乃不分三等兼失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孔子所謂則以學文博學於文周子所謂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皆非與曰孔子所謂文詩書六藝之文格物致知之謂也若文莫吾猶人則專以言辭而言若宰我子貢之言語者耳真氏言文乃作為文章之文然作文之文與周子所言之文雖若不異而所以言之實不同

周子之意祇謂學者當先篤其實明其道而後可以言其言亦不可不美而所謂美者則亦善其辭說之云耳非謂有志於求道者又不可不學文也不觀朱子之言乎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此其緩急本末輕重取舍學者所當潛心也

跋五清書舍記詩後

內江素菴先生劉公在山東臬司作書舍居其子瑞名以五清自為記與詩且曰學者所以學聖人之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其所以望於瑞者不淺矣今二十餘年瑞之學有大過人者其不負素菴之教哉昔韋齋將沒屬其子從某遊從某遊晦菴卒為大儒光於周程至今學者嘆晦菴之能成父志韋齋之能知其子也非知子之難成父志之難晦菴之孤十四歲瑞之孤十三歲實素菴作記之明年吾又嘆其跡之同而益不可不勉也

次五清詩五首

六經以載道道之原在天求道於遺經乃程朱大賢

右經訓齋

往在芝蘭室父已化其芬今為玉堂客芳名乃爾馨

右芝蘭室

軒中有童子而能慕紫陽紫陽亦未遠努力期同翔

右朝陽軒

群花忽以放今春似去春吾心亦活物生生仁者人

右玩芳臺

韋齋能訓子千載有遺風欲識五清意君看數語中

右引而未發

魯齋仕元說

世多議許子仕元者昔者孔子嘗之楚楚夷也猶夫
元也若昭王卒用孔子孔子相楚必有用夏以變之
之道將不周於東而周於南矣許子於元孔子於楚
一也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也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皆知不可廢而獨於君臣廢焉聖賢不
為也元之不能相許子斯民之不幸也若責許子不
踰垣閉門以潔其身則孔子故曰果哉莫之難矣孔
子之汲汲於世者何居但許子雖聞道而未大惑無
立斯立道斯行之妙譬之捕虎焉卞莊子操戈而往
則人知其必獲虎矣里之丈夫執挺而往則人知其
必不能獲虎矣孔子於楚卞莊子刺虎也許子於元
里之丈夫刺虎也不為虎傷足矣然則許子隱而不
出可也

跋劉廷篚族譜後

予在太學六館士多推舉人劉廷篚者與之語且省
其私謹畏而不妄出一語者勤於問學而達於事務
者間以所作族譜相資予閱之竟嘆曰嗟乎道墜教
亡先王之澤之泯也盡矣豈特一端也哉民之蚩蚩
焚焚尚無法以聯絡之合其離而親其情統於一而

同其倫則有不親其親而他人是親不長其長而他人是長者矣宗法者亦先王教民以親親長長之道也宗法必有族姓譜牒古者列國各掌於太史氏後世史氏失職紀載遺闕多矣豈特宗也哉今譜牒世多忽之雖世祿之家亦有不知其為何物者富貴相驕貧賤相棄忿怒相戕往往親未盡而相視如途之人嗟乎上失其道而民散豈特譜牒也哉廷筮之譜援祖雖遠而有據序族雖繁而不紊其心固親親長長之心也劉氏子孫觀此其不能孝弟之念乎廷筮其更以此心求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博趣齋藁卷第十三

記

矩庵記為陳宗之作

古之學者惴惴焉惟恐違乎道今之學者貿貿焉不自知其所為宗之讀孔氏書而有味焉名其庵曰矩余於是乎知宗之非今之學者流矣宗之早有聲於南畿諸士子間及舉鄉為第一試於禮部於大廷俱高第文辭泉湧而雲敷泳游經史而泛濫乎百家之言夫號稱學者於今之世如斯而已其或知古之學有所謂道者則徃徃厭經書之勤而專求之於其心

卒無據依以墮於老佛之歸至有實崇在列尚高虛
恐吾儒擯而不納則頗援周程而未免醜詆晦翁嗚
呼其厚自誣而無忌憚也亦甚矣哉宗之將進於道
而有味乎矩之一言是豈今之學者所及知哉矩法
度之器在人則自一心以至於一身之所具日用之
所接凡有是物必自有當然之則而非人力之所及
者是則所謂矩也庶民去之君子循之聖人安焉士
希賢賢希聖之謂學學者所以求復是矩也宗之自
是收其放心刊落浮言讀書窮理以考聖賢已行之
成法慎于閒居之奧而察于應物之頃朝夕自省於

法度中如古人之惴惴焉者則道在是矣身與庵居
心與矩隨此為己之學所謂古之學者也余有感於
今惡平木記

補燭記

弘治癸丑執徐八月我主魄余直夜祠部吏人進燭
瞑目而坐頃之漉漉有聲乃睇焉則燭之膚內浴而
逆案有故箋列而防之以為奇策復瞑目坐鐸巡者
報一鼓開目視則炙箋離披汁四潰出循膚而下懸
者累累如畫猿手毋手接探澗果狀墮几而齷者若
恠石枯松層樓銳塔奇者若嬉兒伏犬最奇者若老

翁負子未角之犢奔而返顧蟻蜂蝓蚓攀緣而上其
汎濫如江河點綴如珠王者不數而其勢潏然未已
也余曰息焰可免乎吏請以末鹽補其缺徐以其余
為之垣燭燼不復壞也嗟乎燭以堅為體以明為用
以不壞為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內有所熾
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強藩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
閉目焉故箋之防適以為病吾且以為奇策焉向雖
吏之請其不為棄物也哉余於是有感焉治安之國
光大之朝或登一匪人行一戾政則衆哓哓然訴嘖
嘖然議矣及乎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

習慣以為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心而風俗
始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寘弗之覺方且以故箋
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其可慨
夫鹽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吾燭為良燭
然則興治之策極弊之才世未嘗乏顧人不知用之
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蒞堯又曰為政在人余於是乎
重有感

平水書屋記

樵者趨山漁者趨水耕者趨野貨者趨市所趨在是
其志在是而樂亦在是仕者趨朝豈有異於樵漁耕

貨者乎世之官師小吏走塵土以事人莫不足其志而安其樂若有軒冕金紫之華者則雖顛毛雪墮而猶以休為諱矧乎壯年高第立天子之廷則其志當益遠若健翮之視長空駛足之走曠野豈有不樂乎其心而外其職位以為樂者哉吾友安君行之居山西之平陽家食時嘗一出郭遊而愛所謂姑射山者遵山而左得泉曰平水始如青蚓素練縈迴於沙石叢薄間東流數十步潺潺有聲聲漸揚勢漸大而隴畝園圃之灌既禾稻桑麻之侵潤草木魚鳥之憑籍晴烟暝霧秋蜚春鶯幻變無窮應接不暇蓋每愛而

不能去去而不能不重来也于是擇其尤勝者買田築室焉今君宦于京師十年矣乃遣繪者筆於素楮廣不盈尺其境鬱然而不窮其趣悠然而有余時或披閱則長吟獨笑起而永嘆不啻置身姑射平水之間而讀書於其室吾觀今之君子以宮闕廊廟簪紳冠珮形諸圖畫張寵光榮遭際者往往而是君以進士為行人年未及強仕名久則大位登則崇宜其樂之在此乃記憶乎服韋布而蹲寂寞者無聊取遣之具豈君子之志獨異於人人而所趣者非其身之所處耶抑君子志超乎人之上與古之君子者為徒世

固莫得而同也古之君子脩其道於身而後用於天下不用則斂而退以淑人而善俗是進亦有為退亦有為故有常樂而無暫憂今之君子反是進則爵祿之詡耀退則嗒然無據咄咄窮廬而已君子好學嗜善以名節自礪予嘗以為有東漢諸公之風仕於朝不忘乎山林不求於進亦不必求於退惟其時焉持君之志安往而不得其樂哉乃記之而復歌之曰姑射西來擁律峯下有平泉清滴滴地靈只恐隔乾坤境幽但覺饒歲日飄飄仙子或驂鸞往往古人曾築室聞君買田託以老逃世誅茅筮之吉為問幽庵足

幾椽堪貯奇書盈萬帙碧松枝老巢鶴雙素壁空
掛琴一新稼香稜歲十千遠眺遊童春六七紅塵不
入利名樊青山獨抱烟霞疾別餘十載夢屢勞切斷
千里愁難述朝川已付良工圖浣花重借騷人筆虞
翻元無媚人相諸葛自有傲世膝富貴安能賴軒冕
爾我終當向蓬華

馬生夢記

平陽馬生生十年而母李亡今四十年矣日望望焉
若遠出而冀其返也時或恍焉若聲聞於耳容接於
目則適墓而號視山光草色聽鳥鳴嗚啼無非助已

之哀者嘗赴試太原夢於途之靈石見母衣敝遂歸
製為炳之今歷事行臺又夢於水清舟中有告者曰
而母居是屋生趨視之瘠偃於床泣而覺吾友張伯
至為予道其事且以記請余曰思而有夢周官言之
生於母無時不思當無寐不夢而二事亦道生之甚
哀者耳世教既微事親鮮克以孝聞者且生不能事
矧汝而能思乎生思其母而屢感於夢則其思之至
而哀之甚也孟子稱舜之孝為五十而慕不遷於少
艾妻子以為難今生之年且半百而戚戚之念若孺
子然循是以徃豈非所謂終身慕者乎吾聞生有父
在焉其所以供子職而致養者必有道吾晉之鄙將
薰而仁愛以敷其風則為世教助不淺矣然古人論
孝推而至於忠事君順事長極而至於莅官敬交友
信余又欲進生於孝之終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生祠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年九十而公之子承禋作
公生祠成祠周垣五畝前有門有重門後有圃重門
之內為堂肖公像堂有東西序東刻公初止作祠詩
堂前有亭亭內碑一四面刻公所受勅亭東西碑二
一刻學士張元禎底柱圖贊元禎以公特立若底柱

然故賚以獻公一刻祭酒劉震所作公壽像記堂後
為寢亦有序寢後西偏有門達西園始公家居築書
室祖塋之傍名曰西園雜植松栢梅竹牡丹芍藥諸
花於圃而堂序之間亦然公六子承祚承祜承祿承
祥承禋承裕仕者致其祿居者致其養承禋以養於
庭若無以悅親者故作祠焉祠之費皆自為之不一
千有司每遇和適之時奉公居於寢率其子璿璟捧
觴為壽公甚樂也先是承裕作弘道書院以教諸生
之秀者諸生請公為詩以故諸生謂雲鳳為記予觀
於天下宮室臺榭苑囿之盛惟闕輔之間為最盛以

秦漢唐皆在焉故也今豈惟頽垣遺礎無一存者乃
並其處失之大者若阿房未央且不知其所在而况
於他乎祠之有無不足為公輕重也公自進士為翰
林庶吉士歷知府布政都御史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或事君於朝或治民於外或平亂於賊寇
之方殷或賑於水旱之交至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
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
子產今年九十矣猶攷論經史著述為書而一言一
動必揆諸矩度濟南伏生九十餘能口授經衛武公
朝夕儆戒亦九十餘公與二人無不相似此殆傳之

終古而不朽者然則公亦無待於祠也雖然古之賢人君子今其鄉多有祠或有像在圖記亦惟其人焉耳若公者後世觀於史見其事業之隆讀其書見其論議之正慨然有奮乎百世之上之嘆則是祠也是像也嗣而葺之繪而傳之如今視古不獨王氏子孫之私有也此承裡之志也夫公名恕字宗貫三原人嘗以介名其菴學者稱為介菴先生晚自稱石渠老人

岷州衛重建儒學記

觀於四裔而後知中原聖人之化之深也聖人之道

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敬兄友而弟恭夫婦有別朋友有信有冠昏喪祭之文焉有禮義廉耻之風焉有鄰里鄉黨周恤保愛之義焉當其盛時化入於人如水之在地浸漬充滿無處不到如春之著物温和之氣薰蒸透徹無一不足聖人既往猶不至泯滅或有竒邪乖戾之民則衆執而獻於有司有司者據理考法以論其罪聖人之化至於如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岷故研種羗居焉西夷也舊以州統之大明洪武中曹國公取其地降其人號為熟番其在前元降者為番民總為里十有六又徙內地民一里以實之不

堪為州乃設軍民指揮使司戍以甲卒萬而建學焉
民之徙者卒之戍者居既久舉止語音與番民無大
相遠然秀且文者亦時有之學在郭外陋弗稱按察
副使張君泰守岷二載疆圉脩飭諸戎和輯乃相地
之善鳩材之美徵工之良重建於城內殿廡堂齋既
雄且麗張君遷去予代至復作崇閣以藏賜書予改
提學而張君天衢代予不可無言以告岷人然孔子
之道大矣岷夷也予為岷人告不能誦其全體姑舉
其一節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此

二端者雖因子張樊遲問而發大抵忠信恭敬人之
所同具而頃刻不可離焉也行於夷狄者不可舍
此則凡有血氣者皆有之可知矣岷人勉於是而后
讀聖賢之書則予所云聖人之道書皆在焉以忠信
篤敬之質求進於道之全體雖中原之學者不過如
是而已予觀岷人多欺而寡誠習怠而崇慢故告之
以忠信篤敬以先砭其病非但為道之一節而已也
中憲大夫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前
整飭岷等處邊備和順王雲鳳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博趣齋藁卷第十四

記

陝西提學題名記

我

朝建學於天下以教士而取以官之用康兆民正統
初又設提學官學之政皆統焉陝西自正統至今凡
若干人矣鐫其姓名爵里欲可考也提學與他職事
異士之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黜不以請託偏昵之私
雜乎其間天下之綱紀所以振也徼幸無門則奔競
之念自息天下之士風所以正也如是則人皆務學

修行而孝弟忠信之化行天下之民俗所以厚也嚴其科條以作其怠寬其限期以養其成一言之戾有懲一行之違有罰天下之人才所以盛也然人必能克去私意胷中純天理因事而至於仁人之地然後好惡足以公天下而服人心不好賢非仁也好賢不篤非仁之至也不惡惡非仁也惡惡不甚非仁之至也惡惡不甚者其好賢必不篤是故為提學者在乎求仁而已矣是說也自勉以告後之提學者

正學書院進士舉人題名記

弘治戊午今總制邊務都御史巴陵楊公為提學副

使達正學書院教士之有志於遠且大者時來學者甚衆至今不墜三歷取士之科舉於鄉者八十一人舉進士者十人鄉舉皆得解元而進士得狀元一人今制仕進以進士為重其次則舉人士之舉又皆以魁為榮豪傑之才胥此焉出書院未十載所得如此亦盛矣予恐其久而或泯也鑿石以登其氏名世所謂題名者然石雖堅有時而泐則名亦因而泯矣故題名於石者不若題名於天下也題名於天下則百世猶今日也題名於石者予之所能也題名於天下非予之所能也題名於天下非可矯情違道襲取而

計得也昇善射而百世以射名之劉伶嗜酒而百世以酒名之有其實也實者所以為名者也全德者名為聖多善者名為君子篤行者名為善人皆在之自勉何如耳故今予之題名於石不若名之題於石者之自題其名於天下也繼舉進士者次于后舉人具列石

正學書院藏書記

正學書院士之類拔者皆萃焉始弘治庚申今總制三邊軍務左副都御史巴陵楊公為提學副使建書院即蒐葺各學遺書得儀禮陳氏禮樂書真西山讀

書記通鑑記事本末以示學者未幾公遷去雲鳳繼至益以石刻五經等書茲八載矣然蓄猶未廣士用固陋時歲歉乃鳩粟且請公成初志得白金統易書若干卷恐歲之無常所歲久其逸遂請于巡撫右副都御史肅寧張公得材作樓四楹樓有厨厨有扁鐫掌以鄉之耆書逸則責之償以防盜竊及假而不歸者士將觀其書言於其師識之籍借友一人登樓啓厨而出之觀已識之籍納焉其就樓內觀者不禁於是士皆充然若有歲數萬卷者西安知府內江馬君炳然又錄冊府元龜文苑英華諸生涇陽御史李錦

子咨參議趙鑑孫綬長安張錢各以家所有書來獻於是天下之書其大者畧具矣然詩書造士周道也遂古聖賢蓋無書可讀孔子以已無行不與二三子其教有非專在讀書者而雅言乃在詩書子路亦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然則孔門亦未嘗不讀書也但自處上橫議而老莊百氏迭起正學不明而詞章之士掉臂鼓喙於世其書後世有述焉若學不知道心無權衡以稱量之黍稷萁稗混為一器而不知所擇其不至於多岐亡羊七聖迷途者幾希故讀書者必先之大學以定為學之規矩次之論孟以盡聖賢之

精微極之中庸以究參天地贊化育之妙皆不外乎君子之一心由是反而約之吾身動必以禮以踐其實使所讀者不為空言而後盡讀天下之書一以貫之以免於徇外誇多玩物喪志之譏不然則書自書我自我儒衣儒冠而見識無以異於市人私意橫豎胷中功利之說紛錯目前隨物變遷茫無所守近之不足以脩身遠之不足以治天下雖多亦奚以為哉書之名數劉子石背

遼州學田記

宋元學皆有賜田其無田者則守令之賢者必為給

之上無所禁焉洪武十五年

太祖皇帝以天下學田多寡不一著令每歲給米府一千石州八百縣六百田有餘者歸之官不足則割他田足焉後去田而惟徵米於有司以至於今然是時諸生府惟四十州三十縣二十蓋凡學於學者無不廩食之人後有增有曰增廣各如廩膳之數有曰待缺無名數之限故每學之中廩食者不過三四分之一其孤貧之士困於飢寒迫於婚喪而無所控訴者多矣州縣或有閒田官必令與隸耕以自取其入否則賄賂請託以與人耕若告之曰以資諸生之養

則睥然弗聞也大抵本朝士大夫不喜稽口禮文教化儒業之事乃習尚致然已非一日遼州故有隙地二一在城南西隅一在蘇亭里乃前守自耕及與人耕者今守楊侯取以畀之學請于巡撫何公公從焉其耕穫之役歛散之法具有明約予聞而喜之予曩守陝州曾毀太山廟以其址與學監司以為非及提學陝西有正學書院每欲置田數十頃謀之數年此可彼否竟以無成今楊侯能行人所不行之事何公能從人所不從之請然則予之喜豈特為諸生溫飽之私哉有感於是焉耳侯之好儒而獨於禮教如此

諸生可不知所以副侯之意乎今學者雖群然日誦
聖人之書而不知以一言用之于身規為識見無以
異於鄉里之常人迨入仕路則又以智巧求合於時
姦諂求富於利惟使其身之為而鮮有君民之念然
則何取于學哉吾遼諸生自今反此而求吾所以為
人者于吾所讀之書主敬以存其心窮理以明其智
行道以復其性窮則以是脩於家達則以是用於世
則侯之意庶乎其不負矣侯名惠字澤民洛陽人以
宰貴治高遷而來愛養貧弱招徠流亡吏泯姦慝境
無盜賊頌呂氏鄉約以化其民其政之善多可書云

山西提學題名記

進賢退不肖於

朝廷之上而致天下治平之盛者宰相之職也進賢
退不肖於學校之中而立天下治平之基者提學之
職也國無賢責之宰相天下無賢或莫知所責焉然
則提學豈直考課巡閱之間而已哉示之以聖賢之
正而使之的知所向開之以良心之好而使之自不
能已士之賢者廩之舉之以勸不能者而不肖之終
不可化者不使亂苗敗群於青衿之列此真提學之
職也宰相之職失壞於一時提學之職失賢才之根

柢拔矣嘗執是以求之提學有定論焉正德己巳泰和陳君文鳴提學山西使士皆讀朱子小學為立身之本讀近思錄為入道之門凡曉告學校者無非正士風興禮教之事而以身率之吾邦之士翕然服從皆知正學之可以脩身而及於天下然聞者未察或以為嚴嗟夫寬嚴之說不明於世久矣舜之命契欲其教民以親義序列信五品之倫必優游漸漬以變其氣質養其德性而各有欲去理存喜悅自得之妙然後能之非一朝一夕之可致也故曰敬敷五教在寬今學校之教其本固不外此而舉業之淺深高下

固不可以一律齊然有讀書作文之程辰入酉出之規凡所以防其侈放而約之禮法者自不可畧提學所統少亦不下萬餘人非有朝訓暮誨耳提面命之相親也若非嚴為之令則條格徒掛墻壁若罔聞知挾冊而喜易衣而遊甚則凡民之所不為而為之者矣許魯齋在太學有大體要嚴密之言正以此耳况當此教廢法弛民散人玩之時予以為十分嚴方濟一二分事此救弊之術而論者往往以因循姑息周旋人事善惡是非不大別白為合時宜是豈有教人濟世之實心者哉君存主以寬而作用以嚴其在湖

南亦若是提學之道在是矣嗟夫吾蓋吾道而人之
知不知又安足計邪君暇時哀正統以來提學者刻
之石而徵予為記予以世未嘗究提學之職之重也
故為之說如此而記其故曰提學始建於正統元年
後罷於景泰庚午而復建於天順辛巳自高公志至
君十有三人氏名爵里皆具石在晉陽書院之提學
分司虛其下方以俟來者正德庚午八月望日也

黃鶴山恭慎壽歲記

徐君壽卿走書京師徵予以壽歲之記其書悽切讀
之慨然興懷予曩為祠祭郎中君為鞋相得甚懽後

君以父憂南歸予亦黜於外不常厥居蹤跡不相聞
音問不通者十五年今君以六十餘而予亦華髮
墮顛矣海內故人落落無幾記不可不作也君先葬
其配安人丁沈二氏於黃鶴之東岡因自築一壙名
曰恭慎壽歲君以主事考績受勅有持身恭慎之褒
故名焉

君命也君先世自汴徙浙居於德清之大麻溪代有
聞人至君之父一誠居士名益著君通曉事務敏快
而持重予同官時資籍實多觀茲壽歲之作又可見
其達矣昔漢趙岐唐司空圖皆自作墓或畫以古賢

人之像或引客賦詩酌酒為樂是雖三代所未有要
非超乎死生之外者不能為也君其二君子之流歟
然君累世積德一誠公雖富且壽未獲用於世君已
貴而亦未大其施天蓋將畜報於君則君之壽未艾
也君名九齡壽卿其字登丁未進士為主事三載父
母皆膺

褒封之典云

遼州孝子節婦記

江陰高君曾唯為刑部郎中以無罪被逮巨姦劉瑾
責官錮獄或曰彼意在求賂君不聽竟謫守遼時政

令苛急小民愁怨上下交征庶耻道喪君泰然以廉
平處其間期月之後政脩廢舉民用和輯君嘆曰治
道須漸復古古之治在教化風俗於是求忠孝節義
之人於境內得父死而廬墓之子一夫亡而不嫁之
婦二十二將次第疏其名而旌之乃擇日借僚貳具
綵幣導以鼓吹遍問其屬而往禮焉觀者奔湧咨嗟
戴白之老或至泣下曰賢哉吾守自吾生所未見也
感此舉吾今幸得見而死也轉相告語遠邇歆動
又刻其氏名於石以永其傳而哀國初以來之孝節
者何刻之嗟夫自秦漢以來世之君相不復講於教

化風俗之事也。又矣。守令間一二君子，乃獨留意焉。而其效亦未嘗不立見也。君今日之舉，吾遠孝節之風，不益有所感而勸矣乎？使今為州縣者，皆若君古之治，其不可復於今乎？君昔葬父，以養母入城，不獲居墓側，至今為恨。而君亡弟，贄之婦沈年，必守志。君之脩於身訓於家者，如此。風化之行，必有所本也。夫風化之本，有志者可不講也夫。

高太守學田記

尚志而為仁義之謂士。脩於家以化其鄉人，用於世而君正國治天下，平者士之功也。養士宜莫盛於三

代而經傳無聞焉。豈當時田皆井授，士皆有田以自養而不賴於上之養耶？然一夫受田百畝，而野無閒民，士而有田，孰與之耕乎？四民世業，而農常為農，工商常為工商，常為商，農以耕，自養工商，無田以藝以貨，自養士而無田，孰與之養乎？禮有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之說，蓋士亦有有田者。而孟子曰：無恒產，有恒心，惟士為能。則其無田者，實多有不能不賴於上之養者矣。此彭更所以有士無事而食之譏也。但古者天子治畿內，諸侯各治其國，黨庠遂序之學，以教小子，自食於家，不須以養及其既長，果有卓越之才，可以

進於明德新民之道然後升之國學以需其成其人
蓋亦無多而所以養之必有道而不可考矣至漢以
來往往憂於用度不足朋徒怠散宋乃有贍學田而
有無多寡不一惟今制學有常廩士皆復其身及其
家二人勿事者在令甲有司掌之蓋前代所未備也
士生斯世何其幸哉如是而不尚志不為仁義豈不
負所以養我者哉江陰高公謫守遼州志在教化以
諸生猶有困於貧窶者以布給之既而思可久遠之
道乃取於廢寺之遺田未籍之閑田八十一畝出其
俸金易民田一百三十畝歲收其入以贍貧士學

有田十六畝於是總計為田二頃九畝漢唐宋之養
士惟宋為盛然其每學之田大抵不過五頃他無所
有也今遼學既有國家之常廩而又有田幾於宋人
學之半豈徒食焉而不知其所事乎所謂事者志與
仁義是也今日無講學脩身之志他日必無致君澤
民之業今日無廣居大道之實他日得志必無與民
共由之道視君國民物若與己不相干惟以高官厚
祿積帛遺金為事而已然自國家以經書之文取士
凡吾所謂志與仁義者少而譎習夫人知之反以為
常談而莫之省世儒學士耳厭自嫌不舉以出之口

性起
九十一
遂致天下學無本源人材日壞識治道者憂之然予
會是則他皆不足言故以告諸生庶幾高公之意焉
耳高公名貫字曾唯先為刑部郎中以執法忤巨姦
巨姦死乃召為戶部員外郎

博趣齋藁卷第十五

序

贈潘以正陞山西憲長序

惟天有號令周流於四時之中鼓動萬物生成榮枯
雨露霜雪各專其功而無所歸功焉者謂之風唯人
君有號令付之執法之臣洗天下之垢污疏天下之
壅滯作天下之精神謂之憲憲法也一官有一官之
法一事有一事之法一物有一物之法世之有憲猶
天之有風也天之風動物而物隨之無遠弗至無微
弗入無時弗有有似於憲故曰風憲今以監察御史



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按察司為風憲然舉其職者纔至十之二三人必以
為過而波流風靡者無議焉蓋人習於見聞以常為
恆者之過而非舉職者之過也以舉直為過亦識治
道者之所憂也溧陽潘君以進士讀書翰林遷御史
遷副使今遷山西按察使皆風憲也君為風憲克舉
其職者夫持法不可移而凜然人不敢犯者風憲之
體也疾惡不究其既往而好善惟恐不及者風憲之
量也君實兼此二者而有懷必吐侃侃向人不自厭
匿見事之不可唯恐已言之不盡人聽之不審所至
風聲赫赫人望而畏之君子可謂舉其職者矣君之

舉職貪污者之所患而田野民之所喜也提學憲副
陳宗之作詩送君凡同官於此者皆送以詩而宗之
實唱之凡道途山川風景之勝友朋知契離別之情
盡於是矣余故告以風憲之說焉然予亦濫是任而
職之不舉則可愧矣

送大叅陳君宗之序

予讀孟子而知治天下之道孟子當戰國民窮財盡
之時齊梁秦楚之君各爭富強以馳騫於天下其餘
滕薛小邦亦莫不欲保其人民於兵甲勦征奪頻
繁之際孟子抱文武之道倡仁義之說宜有出於人

智料之所不及使聞者心嘆神服耳驚目恠奔走信從於我而乃今日曰五畝之宅明日曰百畝之奠不曰畜鷄豚狗彘則曰脩孝弟忠信其言淡然尋常無味時君慢而踈之孟子不以是自貶至今論孟子者不聞以是貶然則治天下之道如是而已乎此其本也且後世官府之擾擾盡日不得息何也類非禮樂教化之事也非催科則獄訟非兵馬則徭稅民生無恒產幼無鄉教姦偽日滋天下日入於多事如是而欲求三代之治非所聞也本朝以里甲聯綴天下之民民歸於甲甲歸於里里有長有耆老天下之事皆

起於里甲長老天下之弊亦藏於里甲長老法不行於里甲長老雖有堯舜之澤格而不下滯而不通里甲長老總於府州縣督于布政司布政司之設非輕也其長為布政使貳為叅政又次為叅議皆有左右而使之階亞六部尚書一等叅議加按察僉事一等其階崇其官至六員之多其長不專任一人事必叅謀而後行其職專以民為事凡民之田宅農桑家塾鄉校教養之事無不得問而今居其職者於民事判然若不相干號為能其職者不過致意於錢穀期會之間而已錢穀期會者事之末也天下之本莫先於

田宅農桑家塾鄉校然里甲長老之弊不滌則皆為
虛談文具反以殃民此皆有識者之所憂而世以為
笑且以為迂者也上元陳君宗之為提學副憲處諸
生有義有恩操履純潔孚於上下凡士子登降之序
皆手自書之不與吏人今遷江西叅政予願君求治
天下之本以助吾
皇雍熙之化君其笑予言之迂乎

復古易後序

秦以易為卜筮書得不焚故易在六籍中號為完書
漢人有以十翼冠一傳字於其首而統附於上下經

二篇之後者或曰費直為之今考其本傳則曰以彖
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已豈費氏始以傳說經
其徒轉相授受遂以附其後歟後鄭玄始析彖象
附於各卦之末王弼宗之復以彖并大象綴於各卦
之下小象綴於各爻之下而軋則仍其舊又增文言
於軋坤之後雖曰欲使學者尋省易了而不知孔子
之易固未可為文王周公之易也程子作傳亦用弼
本汲郡呂氏嵩山晁氏始欲復古經傳各為一書而
間有未盡合者東萊呂氏又更定著始復孔氏之舊
而朱子因之以作本義嗚呼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

是以儒者尚之然穿鑿於漢人之支離假竊於異端之邪曲書雖存而道則晦矣書不亡猶可以明道而鄭王二子乃割裂淆亂焉遂使百千年来世不復見古聖人之完書其亦不幸矣哉朱子求復古易所取甚博卒從東萊所以處之者已審後聖有作蓋無以易而董楷天台直張安建胡炳文陳普懼諸家相繼攘臂而起各用已見更置紛紛迄我朝儒臣纂輯諸經於易謂程朱不可偏廢乃從程氏本而以本義分附之且有刪改於其間自是朱呂之易復為鄭王之義而讀本義者往往有不得其說者矣嘗與莆田宋孔

時談易孔特屬余繕寫如朱呂元本於是更加考究以就以編藏之中苟用備私覽且以就正於同志君子云

送李朝振序名紀潞州人

自秦而後重郡守莫重於漢而漢之循吏武相接名相輝自唐而下郡守莫輕於今則雖有賢者亦不能以自振矣漢法簡易刺史以六條監郡而丞相挈其綱所事者少而任者專後世監司繁多令人人殊將周旋文法日且不暇又安能建一事效一謀出於吾所事者指揮之外哉故今之擁皂蓋而分麟符者簿

書治焉賦貢時焉訟獄理焉逸戍逋役之察且舉焉則已謂之良守赫然衆之上矣而吾每持以質於武相接名相輝者徃徃不類蓋上知所以責乎下則下不知所以責乎已上下相安於苟且養望待遷而已然則如吾民何吾邦潞人李君朝振以故城尹有聲進為錦衣經歷復有聲今遷臨洮守故城敞而錦衣劇君處之未九載民懷事理繡譽在人口耳其吾所謂賢者耶今天下之民病而俗壞亦已甚矣而天子憂勞至惓惓也郡守吏民之本故每慎是選不輕畀人君自縣而郡則民隱所在乃其素諳顧而取諸囊

中以施之足矣自內而外則親見吾君憫民擇守之意凡所以為吾民者當何如哉臨洮為郡處於陝之西偏地瘠產薄民多愁苦羗戎雜居禮教不行則又有甚於他郡者夫志在足民而卒之郡以殷富漢之人有行之者召信臣是也志在化俗而卒民尚文雅漢之人有行之者文翁是也吾將進君於二君子之列則亦在乎君之自振何如耳今陝之藩臬多吾鄉磊落才能識達治體之士必能相勉以有為不徒以吏治相促迫而已君之志於是乎可振而君之賢其儷諸二君子哉君徃矣群姦視我以起伏諸吏視我

以貪廉衆職視我以勤惰明其政厲其守先其身而後云云者可舉而施焉若徒度長絜大於今之守而曰古人非所及則非吾望於君者也

送和順劉大尹序

事易專令易行力易為者惟治邑則然而吾邑和順者其境僻無監司可否異同之奪其俗淳無豪猾爭論詞訟之擾其地迂而事簡無車馬將迎案牘叢挫之苦其民貧以故徃時諸君子惟以賦貢不時集為念餘則皆優游宴笑之日也是不亦事之尤易專令之尤易行力之尤易為哉日乎然則令於事者宜多繡

譽芳聲之士足以聳世觀聽而壯人志意者矣吾閱之誌記無聞焉詢之父老無聞焉豈其邑不顯而賢有司者之不至耶抑習於暇逸益不知奮徃者無可法來者無所感而然耶其亦賢有司者之難逢也每思得高才遠識通曉治體之士如古之良令者始于察吏胥之因緣欺弊而惠小弱憫窮獨與孝弟作禮讓清徭役之濫勤士子之課嚴二氏之禁與凡申明旌善養濟醫社陰陽之亭院局學皆有以覈其實而不徒具其文私懷耿耿積以歲年薊州劉君以鄉進士謁銓部得和順令嗟夫

天子施德澤班政教於九重之上奉而致之民者州
縣之吏耳古之言良令者曰卓茂曰仇覽爵顯當時
名垂後世今誦其德想其人若邈乎其不可及矣夷
考其行事之迹則茂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其效至於
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覽勸人業農子弟就學其效至
於期年大化感逆為孝是豈非今人之軌範哉然世
屢降益下長民者簿書期會之外有以撫字教化為
事者人必以為迂而笑之自持不堅久而必解苟非
吾所謂高才遠識晚達治體之士惡能自拔於流俗
而有為哉若君者其人乎程明道為晉城令條教精

密而主之以誠心漢章帝亦厭俗吏之矯飾外貌取
劉方之安靜不煩然則虛文無實多事自擾者又為
令者之所戒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華書局

九十六

博趣齋彙卷第十六

序

都門別意序

營田之制莫善於我

朝亦莫弊於今日自兵農既判荷戈而編伍者不辯
阡陌之東西執耒而趨隴者不知卒旅之多寡惟所
謂營田無事散之耕有事聚之戰有寓兵於農之意
然漢惟行之邊塞唐雖徧行中州不久而廢我

聖祖監古作法凡天下兵衛鄰近閒曠之地皆分畝
為屯本耕以守令甲一定百世不改是其制亦不善

平昇平餘百年兵耗於逃亡貧於役使而田遂假於
豪奪棄於游惰田雖歲有登稼而兵則家無遺秉愚
嘗以今日兵馬屯田三者如不調之琴瑟既朽之屋
廬非解而張之徹而新之不可鼓而居也近世頗有
知其然者乃議分設風憲以任提督之責則始可以
興滯補罅救十之二三然非才能足以辨劇風力足
以懾姦廉介足以服人亦未易有為於其間也遼州
孟仲平以大理寺副膺陝西僉憲之命揔甘肅諸衛
營田事甘肅諸衛者陝之西垂控羗戎扼匈奴其地
要其兵當愈強其食當愈急而其責當愈重者也或

謂如仲平之賢當留在

天子左右不宜處之外且遠仲平亦有戀闕懷

君離群遠鄉之嘆余謂不然官有內外爵有崇卑職

有要散君子處之一也故人能不寸身家勢利之謀

而惟

君國民物之憂則自廊廟以至荒夷以卿相而視倉

庫我無加損焉且力易行而事易為者莫若風憲之

職重書之使仲平兼以往又挾辨劾倖姦服人之具

則所以興滯補罅有人所不能為不敢為而為之者

矣其名之大起位之益崇可計日以待又何遠外之

計哉

贈申靜之序

事有俗頽而勢成者雖聚千百人莫覺其非或覺而
返之雖聚千百人莫與其是此古之忠臣志士所以
感槩砥礪卒於世齟齬而不悔也若夫睥睨而窺遠
巡而趨同流合污君子耻焉我國家於兩畿外設布
政司以理民社錢穀田土有司之事按察司以掌刑
獄糾劾而兵馬城池則都指揮司主之然分其職者
或莫究其意專其任者或忘其所有事如按察糾劾
蓋余自髮燥而未聞焉然廢位之濟濟也豈無特立

之士出於其間者哉俗與勢之移人不復自覺耳至
於刑獄則又徃徃急於民而緩於吏慎於小而遺其
大知寬恤之近仁而不知縱弛之害義如此而欲姦
懲善勸以贊吾天子聖明之治豈不難哉河南按察
司僉事有奉璽書督理南直隸諸州衛兵備屯種者
是以刑獄糾劾之任兼錢穀田土軍馬城池之務合
三于一厥責彌重冢宰選於郎官之才由是申君靖
之以戶部員外郎承奉以徃靖之蘊美於內不事表
襮而臨事明以果戶部職錢穀事易撻奪人嗜好而
靖之官七年守益堅名益彰有前輩朴實之風蓋吾

所謂特立之士者也其往踐是任也吾不慮其移於
勢俗焉

馬氏譜序

平陽馬良臣以所作家譜謁序於予予閱之喜自五
胡之擾以及元季中原世族故家徃徃徙而南嘗觀
於南之譜其先世之顯者大抵皆北人也以故譜莫
盛於南而秦晉燕趙齊梁之間每一兵燹之後闔數
口而為家者亦尠裹糧奔竄之餘何譜之暇人習其
然無安固久遠之心間有不知譜為何物者我明百
年覆載生齒繁庶文明著盛舊時干戈荆棘之場亦

彬彬郁郁有詩書禮樂之風士大夫始有聯宗族樂
太平之願而譜由是出焉良臣是舉可以卜世矣嗟
夫封建廢而井田隳宗法散然自唐以前猶重譜牒
有宗法遺意而近世忽焉今南人多有之而吾北人
忽焉世一改而族不聚親未盡而支已分其可哉然
南之譜必引重於前代名賢甚者推極於唐虞三代
之世夷考之無徵也宋歐蘇之法上盡於所知可以
一洗俗陋君子尚之吾觀馬氏之譜取歐蘇法馬其
可謂有見者間有未善良臣屢以為請吾以官冗欲
為釐正而未暇也吾性不合於世終當讀書太行汾

水之間以訪古人之蹤則與吾良臣講者將有其時矣

固安令程侯頌詩序

弘治甲寅和順程侯景明尹固安下車問民疾苦可沿可革行之惟果姦豪斂避民則大悅邑治之西有隙地鞠為草莽侯以詢吏吏曰嘗為暴客所憑竊庫金從此通矣侯嘆曰是豈細故哉急令民芟夷之分地授墾不決旬闕闡成商旅來地有南鄉者田宍隄廢野水歲傷稼侯曰是豈可緩募民及屯卒二千築之令之曰某日荷畚鍤以來無一後者以安薄董其

役而率諸僚曰往視之民卒和輯厥績用成父老咸曰我國家莫我黎民固安為縣百餘年矣我黎民不敢預聞官府之令德有施惠有不施惠亦不能卒數蓋亦數十人矣惟茲二害震驚我黎民我黎民潛吁竊議於下罔克聽聞程侯撫定定我子孫恩在世世我黎民其可敢忘於是頌聲作於野達於朝朝之縉紳咸作詩歌以彰侯休屬余序之余惟子路治蒲入其邑墻屋完固孔子稱其善范仲淹為興化令築堤衛田民享其利而史書之侯兼子路仲淹之政而世無孔子然國史具在侯雖欲讓而不書其可得乎然

民以久而孚政以漸而成侯治邑甫半載其下用命
功之可稱述如此古所謂五月而報政者余嘗以為
誇辭乃今信有之矣系以詩曰惟山有雲惟苗之焚
侯來如雨匪民不欣侯來何慕我衣我哺我田有防
我野成聚惟侯遑遑惟民弗康曷冠之豸以待我
皇

送楊嘉興序

守令吏民之本所以師帥一方奉王化而致之民者
也古之言善治者必曰久任漢宣帝曰數變易則下
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信斯言

也今在外若藩臬若郡縣推守之遷有滿九載者亦
不可謂不久矣求其人若史牒所稱某某者則未易
倒談者之指焉豈今人果不如古耶用之乖其道也
漢法郡守入為三公諫大夫出補郡吏有治效者賜
金增秩璽書車蓋於是乎褒之刺史非六條不得問
待之重而責之深拘以文法者鮮以故君子長者出
於其間將以建事功則得安其位效其志而今皆不
然也守安固之寵專治之權監司以奔走跪跽求其
下守以送迎賄賂求其上上下下以私意相求及其終
也清濁臧否例得陞遷嗚呼如此而欲求古良吏者

出其不難哉雖然此特其末耳三代而上進退賞罰不可黷亂為善去惡人有同風是以百僚廢位內外遠近崇卑要散位各宜其才人莫不俛焉安其分以脩其職而無身外之慕德盛功成君相舉之已無預焉由是化行俗善府吏胥徒安於其役農工商賈安於其業天下禮讓駢無撓法亂政遊冶竒袤之民後世義利不明廉耻道喪軒冕可以倖得通顯可以計取貪婪競進忠臣贅肱衆庶睨之憫然不平乃相放效胥吏農商群起而爭利長上可欺則欺貧弱可吞則吞垢弊風俗刑不可禁夫民心不古而守令為一

方師帥雖有幹旋之機然非真有德義之行廉耻之操足以服其心以為化之之具而又輕爵祿識事機以身任其責求有益於國不求無違於衆求無毀於民不求有譽於上安能陵厲風節進退綽然以盡教養吾民之術庶幾乎三代之風哉戶部郎中楊秀夫出守嘉興有為之惜者則謂其年勞與賢有為嘉興慶者則謂郡大務殷催科繁急民尚訐詐盜賊隱於漁鹽徭役沒於豪猾吏胥為姦利窟穴而巨璫督供錦綺於內藏者時往來於其境遇之失其道貽害而取辱凡此數事秀夫必有以處之秀夫自登仕版幾

二十年牧恬守廉不事交結其平日視質然造進計一資半級於年月又近之間者曾不滿一哂而天性明果沈毅有幹局治錢穀給餽餉經事變熟矣吾君吾相將大用之豈特為一郡之治哉然則惜之者固為失而慶之云者亦恐未得久專其有也然余所期於秀夫者不但在是故特舉漢人之事以告不足又告以三代之事蓋非已所得為者固無如之何而在我者固未始不可為也

送廣平趙守中序

府視家守長也察察以為昆弟群屬以為子姪

以為臧獲睦昆弟任子姪敕臧獲以治一府之務如治家焉一府之務民為大然近世為守者形諸政令罔克念民豈事夥責重而反忘其大者耶吾邦聞喜趙君守中以鄉薦高等起家為進士調戶部主事有能名超遷為郎中督遼東軍餉績大著滿三載復入理司事近廣平守缺司銓者謂非君當之莫稱以名上得俞旨邦人榮之屬余以言贈贈以規永厥譽余退而嘆曰天以民而立君君以民而建官士以民而行道故有司之務無一不為民而有也衣冠而長人者乃獨簿書賦稅馬是急而未免費用其民其亦未

之思耶廣平在北畿諸郡素以殷庶稱甲近仍水旱赤地四封流者累累千里之羈存者輶輶九空之室村墟陌蕪鷄犬不聞予嘗以使事歷其境觀其狀蓋涕下者屢焉今我

皇實以一方生靈屬命于君而君才足以為赤子乳幸勿忘其所以為民者哉今民之急有二流移未返而貢賦必取盈凍餒未蘇而徭役不少貸貢賦之必盈徭役之不貸貧去為盜刑加其身不亦悲乎太守張恂著于魏刺史嚴挺之著於唐皆茲郡之表表者也恂治以惠愛良吏也挺之治以嚴正能吏也

枯朽之後必有發生華暢之春君往為恂可也然必察案以協我理群屬以分我職吏胥以用我命斯有相濟無相奪而後可恂不然吾未見其易恂也然則君不為挺之亦不可也為挺之者衣之以嚴正而已矣以是為君贈

博趣齋集卷第十七

序

送滄州知州因叔大序

成化癸卯冬予待試南宮僑于長安僧舍曲沃因君叔大居連稅長者也具巾服見之其儀肅然其氣煦然敦龐簡默不可涯溪有解纜而入者展拜觸坐榻碎其爨釜水漬蛙食爨充屋君徐畢禮令童子視之終客之出不一顧予退而嘆曰其學外著而內定國家且得士矣既試乃黜于主司復三試三黜而予不見君者十餘年矣每聞試錄之出未嘗不首詢君名



而重惜其數竒以君懷抱動息考於人人曰罔有戚色余亦嘆君苦學而不遇知脩行而不得祿畧不作尋常怨尤之態其自處有人所不及者今謁吏部品其文為第一拜滄州知州地近而職崇亦罔有喜色其寵榮貧賤不一以動其中者我駕部李師孟於君為婚家樂其有專城之任而所畜者庶其展布謂余知君屬以贈言方余始見君若神駒之風駿霧鬣有一日千里之勢祥麟之竒形異態覩者生敬今則充養益威堅定渾融若商彝周鼎之為古而搜捕豫章必為棟梁之具余尚何言哉清冰嚴霜以為操和風

甘雨以為澤請以是為贈可乎師孟以然遂屬予卒言之而中書邢時望書之

送江西贛州兵備副使馮君信道序

我明治兵既有疆圉屯戍捍遏四夷而於畿甸藩首亦各建官授甲以為盜賊之防比者又於其尤要害之地設整敕兵備官以風憲領之練士卒除戎器剔弊垢糾頽怠兼兵與刑其職甚重在平馮君信道今被江西贛州兵備憲副之命贛實閩廣之交往者有不逞之徒聚焉至勤官軍克之蓋地之要又有甚於他處者余嘗以夷虜之形在手足而易見盜賊之患

在腹而難測自古盜賊耗弊天下以啓戎心姦人從而乘之擾吾生民者多矣近頗聞徐揚淮泗之間越人于貨竊庫而逋者往往有之豈以頻年水旱民困於征斂而然耶其漸不可長也然則有民社者當求撫字之實提軍旅者當思不虞之戒今其時矣然防盜於有盜不若防盜於未盜防盜於有盜者用吾之兵而防盜於未盜者兵不用而示之用也今天下之兵不可用者在在為然逋匿日甚而行伍半虛少壯巧免而羸老抵數閑暇不聞訓練若之何緩急而可用也凡此信道必有以處之曲禮論治軍必曰禮叔

時論戰器先以德德以養禮以齊之信道所以處之者其舍是而別有道乎

贈都憲王公巡撫山東序

余嘗觀於秦華河海而知老成人之有益於人國也又嘗觀於老成人而自信言之不誣也為之不裸其迹舉之莫得其事無一日二日之功而有數百載之利如救粟醴漿之於食參朮蒲苓之於疾益人於無所首覺之中不名其功而功莫大焉若乃呶呶其口皎皎其行終計之無有者其淺之為丈夫也然西漢之李忠厚相尚至於媚世取寵以固其位出入大節

或虧而不以恠則老成之流弊也是乃無取焉尔華
容王公為陝西左藩德望隱然閩陝增重八郡人民
之撫勞三邊芻糧之供餽振廢芟弊不聲以色事安
民安一方有賴南望太華北瞻有河出雲雨殖貨財
以濟生民度功絜德公之謂矣弘治己未孟冬進公
都御史巡撫山東山東古名地此東西秦也公以施
之秦者加之彼罔有弗濟或曰巡撫之任重也異於
藩公之為巡撫也當有以異於今余曰何異哉治其
大畧其細其為政也同過於愛勿苛其政其蒞民也
同先之事而後稽其成任而不任一己之私其御屬

也同若之何不同有不同者其獄訟也然公嘗數載
為郎名振法曹兩守劇郡政平訟理今為巡撫固與
以異於藩抑豈異於為郎為守耶泰山魯望巨海齊
封公將無愧是若異時為霖雨以潤澤天下則又非
特一山一水之功而已

送提學李希賢詩序

舉人榮察生員趙鰲輩謁於予言提學李先生希賢
之善也鰲曰先生之為教也有法制以立其綱而有
科條以備其目有程期以大其規而有通變以盡其
用勸勉以督之優柔以化之諸生益日盛而不

知所以為之者也察曰整之言是也察及先生之門
先於關中諸生十餘年察沾先生之教最深且又整
之言是也今先生以制去位察輩戀戀於先生者不
能自己且察及門於十數年之前而今復遭先生於
此今先生之去察於諸生又不知復得見先生於何
時何地乃各為詠歌私相傳誦又慮夫久而無徵也
於是綴以成冊矣敢請一言行而有贈亦古人之所
不廢也應之曰予與希賢有交承之義是不可辭夫
論治道必先禮而後樂論脩身必先敬而後和論治
人必先嚴而後寬予不佞曾辱希賢之處主於稽弊

作勸而人論之曰嚴希賢代予主於禮教德化而人
稱之曰寬古之人有一人一地而先後寬嚴異者張
詠之治蜀也有一人兩地而彼此寬嚴異者薛奎之
開封成都也有二人一地而寬嚴異者開封之包希
仁歐陽永叔也嚴其不得不嚴而寬其不可不寬此
救弊之道一人非自相反而二人非故相戾也希賢
之寬所以濟于之不逮而嚴在其中矣然居上不寬
吾何以觀吾夫子有是言也今日治人先嚴也何居
子朱子曰為政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蓋吾夫子
之所謂寬以心之所存主言朱子之所謂嚴以見諸

條教號令者言也雖然御衆治廣者必有寬心而後
可以行嚴政不然吾未見其可也予因以是質於希
賢

書澤永悲詩序

吾蒲有盛族秦氏秦之先曰仲和金元之際避亂自
潞來徙仲和生子信子信生孟仕孟仕生貴貴娶于
徐生璿璿娶于關生昂旻昆昂昌昂舉進士為監察
御史天子命稽餉西垂道長安與雲鳳曰昂父生七
年而失母育于伯母關長而脩質性剛毅言論洒然
喜讀書小學四書通鑑之與意會者大抵能舉其

善治生而不談祿命曰非人事之急也謹家祀而不
事浮圖曰非聖人之教也婚喪居徙不問術者曰死
生富貴命乃在吾彼安能預吾事也嘗作棺百餘給
疫死道路者祈愈父病貧不能償所貸者復貸之且
以券付焉郡守作祠廟出麥四十斛以食役之寡者
成化乙巳年五十六卒值疫作闔門病昂亦病不能
起葬畧于儀墓失于誌昂日夜痛心也仕有祿奉吾
母而吾父不逮焉昂所以甚痛也比過家發篋吾父
所讀書在焉手澤猶存昂不能讀也予其為我志之
復之曰予觀于古其子孫之顯大者必其父祖之有

功德在民者也不然則賢而誣於時者也不然則有
濟於物者也秦氏之昌自今始而君之志則可悲矣
遂作卷以題之復為之詩以嗟嘆之告於能詩者張
之題曰書澤永悲詩曰偉哉秦侍御白面生玉彩立
于天子庭我我冠鐵豸朝罷長安路諸僚見者駭侍
御心遑遑曰我礫在母存父何之子貴親不待况有
舊時書欲讀淚先灑父書箴篋中于今二十載此悲
詎有涯終身未能解移孝以為忠古亦有明楷

送喬白巖北上詩序

朝廷之賞罰政刑進賢黜幽春生秋殺禮樂之度數

衣冠之殷盛宮闕之壯麗人物之富繁臣僚之奏對
臺諫之敷陳直諫之士各獻其忠技藝法理之才奔
走而勤事其巧宦者又突梯滑稽於其間此仕於京
師者之所見也上以貪下應以賄上以驕下應以諂
徇私托則致人死徒困錮而不顧遇直道則外為好
言而陰尼之使不得行是非混淆賢否倒置綱紀壞
而不恤風俗弊而不問民日窮財之匱階閭愁苦之
聲感疾無聊之態處處無異笄女無蔽體之衣壯夫
貧而為盜子戕其父婦毒其夫此仕於外者之所見
也是故仕於京師者每有豐亨豫大歌樂太平之意

仕於外者則思患預防履安如危徃徃長太息而繼之以泣也是故外之情每患京師者之不知而京師者亦每患不知乎外也今

聖天子御極通告群神遣使天下將祀事太常少卿樂平喬君希大當之晋北自雲中歷鴈門太原南至蒲凡晋之故無不覽焉入關謁師總制遼菴楊公走千餘里凡秦之故無不覽焉君弱冠仕京師今已位通顯宜其不屑屑於外之情者而所至諏謀詢度有古良使之風予始聞君至迓於高陵渡涇至邠迓送之河上同登九變上太華瞰洪河濯清渭訪文武周

召政教之跡尋秦漢劉項爭戰之墟吊魏徵之墓式揚震之間思丙魏姚宋之為治而嘆恭顯盧李之為茲君於是慨然而感悄然而悲奮然而興有尚友千古之上之志君仕於京師而知外之情在此行矣君脩謹懋密好學能文有應變之才有容衆之量有定守而處之以和有定見而出之以遜當天下事於他日成光明俊偉之業在此行矣然予更願君出淺近功利之說去流俗尋常之見以程朱之學為必可學以堯舜三代之治為必可復而細求其故集義以養浩然之氣仁為己任老而不已夫如是則古人何讓

馬作詩贈君而以是說先之正德元年丙寅夏五月十九日雲鳳書於大華山麓玉泉院之山蓀亭

送都諫趙君鳴教知兗州府序

論治者莫先於論民民之苦樂治之所以隆替也論治民者莫先於論守

朝廷之頒於天下者至府而後及州縣有拂乎民守得而議之民事之達於上者至府而後及監司有利乎民守得而贊之守之賢否民之所以苦樂也我朝舊章非朝官之有聲望者不得為府而守之善於職者必進為卿寺之貳藩臬之長監司相見下賓主

一等於是榮其官而安於職治化之盛胥此焉出數十年來苦於資格之拘跪拜之屈以故清要之職英俊之士或不屑為之其先也恐恐然畏其及已其後也望望然急於求去心志之抑鬱政務之苟簡而民之愁嘆於田里者多矣今

聖天子精勵為治一新天下視聽為民擇官為官擇人進退去留不惟其資惟其人於是曲沃趙君鳴教以兵科都給事中徃知兗州兗州者魯封周公之所治而孔子之所教也君望於龜蒙之墟而步於闕里之庭今之民其無異於古乎君淳謹誠確達於天下

之務立朝十年多所建白舉其大體畧其苛細君以
所以事

君者憂其民其有不宜乎昔漢宣帝以諫大夫補郡
國守相而唐太宗遷擢將相必先試以臨民君以都
諫為守蓋將有大任擬君之後也然則君為己之可
為者而繫之人者已不與焉其有不榮且安者哉然
則兗州之民其將樂矣乎

潞州貞烈倡和序

我

國家百四五十年矣治化浹洽民物繁富海宇熙熙

干戈不用然文矯武惰上慢下頽罔念人窮惟事
黷閭閻之下怨咨相聞於是梟黠之徒呼群嘯朋竊
弄弓矢自知釜魚延喘糜爛必至大肆淫亮以快目
前所過之地公私一空而尤以虜掠婦女為急庸將
怯卒逶途避之凡再踰年厥勢盜熾正德六年五月
六日自青兗彰德西上太行至潞州之西火鎮居民
走匿山林賊散兵搜索驅其婦女數百人有趙氏女
賊擁致馬上女曰我良家子死則死誓不受辱則投
地如是者三賊見其美不肯殺脅之以刃女舉止自
若罵賊求死賊怒矢落其一目罵愈厲斷其左臂而

死程氏者焦相妻賊牽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程曰
吾有夫寧就死不汝從也遂仆地不起賊強曳之程
仰面背著地曳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滿道罵賊不
從賊殺之袁氏女年十六歲與程同為賊獲見程死
亦不肯行賊好言慰誘之罵而不從被殺平氏者王
川妻賊迫之行見路傍一井謂同行婦女曰吾志得
以遂矣抱幼女投井而死嗟乎近世士大夫習於阿
諛軟熟以詭随汚合為通才一遇秉正守介之士指
為恠異不祥之物靡焉成風莫或自振虧閑爽操廉
耻衰微豈意窮鄉下邑閨閣弱質乃有知節義為美

而挺然各行其志不與衆同若四女者我是時賊中
從來婦女不啻四五百人皆金珠錯落羅綺煖煌揚
鞭語笑畧無覩顏所驅數百人者亦俛首莫敢出一
語四女平日非有姆傳教訓之素世家薰染之風一
旦事起倉卒獨能却定於群趨之時塞耳於飴
言甘語之誘閉目於腥刀血鏽之威必求一死之為
安非其天資高潔確有定守安能偶爾而為之或以
慷慨從容之難易為議而不察所遇之事勢緩急不
同則若王蠋嵇紹諸賢卒然捐生者皆將可貶必如
豫讓之屢求殺襄文山之三載留燕然後為貴凡史

傳所載拒賊遇害婦女皆不得與年老守節之嫠比矣豈理也哉賊自西火南抵趙城北旋至遼州歷州縣十餘自五月六日至八月四日出境未及一月四女之外不從賊而死者尚有二十八人自賊起山東已二年往來三四千里之地全節婦女耳中寥寥何三晉婦女之多賢也西火百家之鄉乃有四女之死何潞州婦女之多賢四女之死皆卓卓可書而趙女程氏其事尤偉袁女年幼亦能處於死生之際嗟乎雖大丈夫臨難又何以加之初賊既去州人致仕宿州吏目仇時濟書其事以授其弟潘潘儀賓時茂商

於儀賓牛廷瑞宿以德粟廷珮郝宗魯白於部使者而疏聞焉吾觀今戚畹之家惟以撞鍾伐鼓沈酣歌舞為務而時茂五君者乃留意於扶名教勵風俗之事其志趣高遠矣時濟去官家居實倡首馬潞之士風如此則其多賢婦女豈無自哉旌命既下五君作詩詠其事聞者和之積為巨帙將捐俸刻以傳而徵序於予嗟乎四女之死有關於綱常之大五君之舉實為國家風化之助故為書之以待他日史氏之採錄時茂名森廷瑞名麟以德名政廷珮名瑤宗魯名賢時濟名楫

李氏族譜序

李鳴朝譜其族成請序於予按譜李出河南歸德以高祖從軍陝西西安後衛故四世之葬皆在武功前對終南西環武水者其塋也世之分合墓之昭穆書之甚備嗟乎此豈特一家事哉世言有天下之久長者莫過於周其歷年八百者非有他道亦非偶然也文武周公之政先重民事所以萃其離渙和其垂爭者至纖至悉而族姓其一也故周官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晉智果別族必於太史是當時譜繫不獨為一家之私事實為國家之大政不獨賢士大夫謹之

奇邪之民或有素馬蓋必有刑加乎其身此周之人心里間鄉黨之間大宗小宗之際所以相附如膠膝相視如一人雖久而難散也自秦焚典籍圖書滅先王之法世之君臣以此等事為贅物閑談而莫之首賢士大夫雖有私講於一家者以非官府之制易至廢墜金元相繼二百年腥膻薰蒸中原之地則又蕩然若朔漠之區矣今文物既盛禮樂亦興秦晉燕齊之間譜牒多出如鳴朝是舉豈不可為世道慶也哉季之為姓傳記以為出臯陶為堯大理以官為理氏當紂時有名利貞者因逃難食木子得全遂改理

為李又以為出於老聃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或曰
聃則利貞九世孫雖世遠莫考大抵古之李猶繫於
一也至唐賜徐世勣為李賜安抱玉張寶臣諸人為
李南唐賜奚廷珪為李於是李始禁矣歸德之李雖
不可考其所自然其為中原著姓則不可誣也鳴朝
不遠引前代顯貴之族而斷自高祖始亦非為作者
矣

杜少陵集序

晦翁論君子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
可疑以杜子美與諸葛頰韓范公并稱四君子者皆

有功業觀記在當時誦說在後世真如青天白日如
高山大川如雷霆雨露龍虎鸞鳳者而子美不過一
窮餓人耳稱之者曰詩史而已曰文章光燄萬丈而
已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而已曰詩至子美天下
之能事畢而已安在其並於四君子也曰安在其不
並於四君子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君子立身之本謂之大節大節不立萬事皆頽
縱有功業為世倚賴不過權謀術數塞漏補罅於一
時者耳非君子體用之學也子美為拾遺以救房琯
失官為嚴武參謀又棄官寓鄜而嬰孺餓死客秦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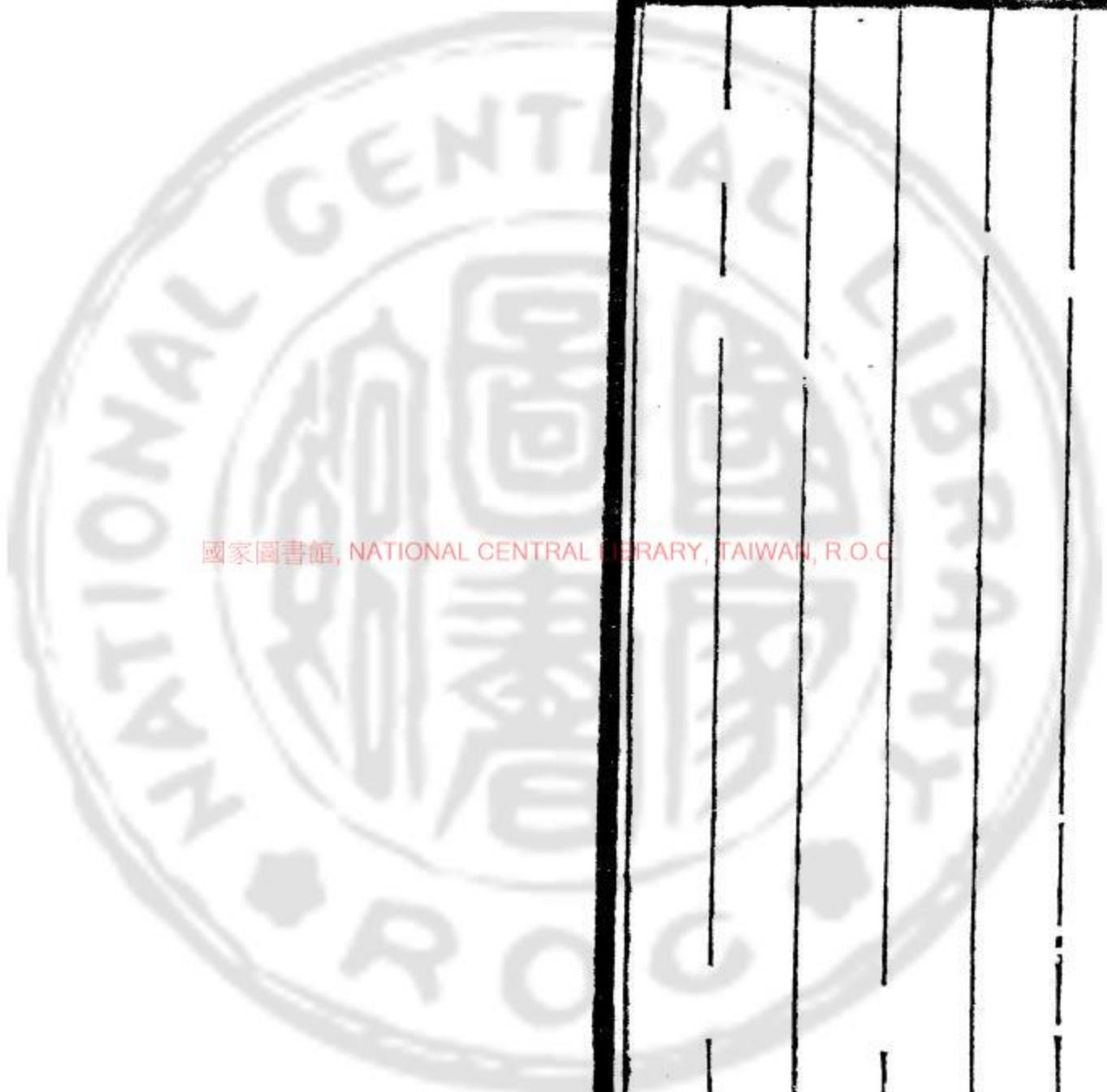
採拾自給奔陷賊中挺然不污嚴武欲殺泰然不懼
是豈以富貴貧賤威武動其心者哉是豈有一毫之
疑者哉此五君子之所同也大節既同則其事業之
顯與不顯在所遇之亨屯時之用與不用耳何病於
子美哉况子美以稷契自許而憂國憂民之意十詩
而九使得行其志其功業豈下四君子哉但論者謂
子美文不如詩夔州以後詩不如前以予觀之子美
其氣厚故其文簡奧渾健不事藻飾唐人一二大家
外皆鮮能及夔州後詩則晦翁所謂晚年橫逸不可
當者或以為勝於前則又不敢信也若封西嶽賦未

免惑於封禪之說則司馬氏以來諸賢之通弊非可
獨謂子美也廣平太守張侯用昭以子美集刻者雖
多然或以所至之地為類或以所命之題為類觀者
卒難得其各體之全其釋事釋文補遺補註諸書則
收筆紛哇未易尋省乃以詩體分為八為子美作者
附錄詩後文又附其後蓋去其註為卷十每卷各著
其目於首判唐宋君子孟清實訂譌焉子美集斯明白
矣用昭求序於余余以子美之詩不待贊也故獨舉
其大節使世知子美詩之傳愈久而愈為人所寶愛
殆將與天壤俱弊者有由然也用昭名潛岷州人英

爽精敏作郡有餘力以及文事孟清名顯則吾邦之
博能士也

作趙齊書

一百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揚太宰書

伏准

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元
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輒
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瑣瑣作世俗寒暄語是以因循
至今失禮殊甚負罪殊甚近於咨文中始見
陞少保益慶
位之愈崇而

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

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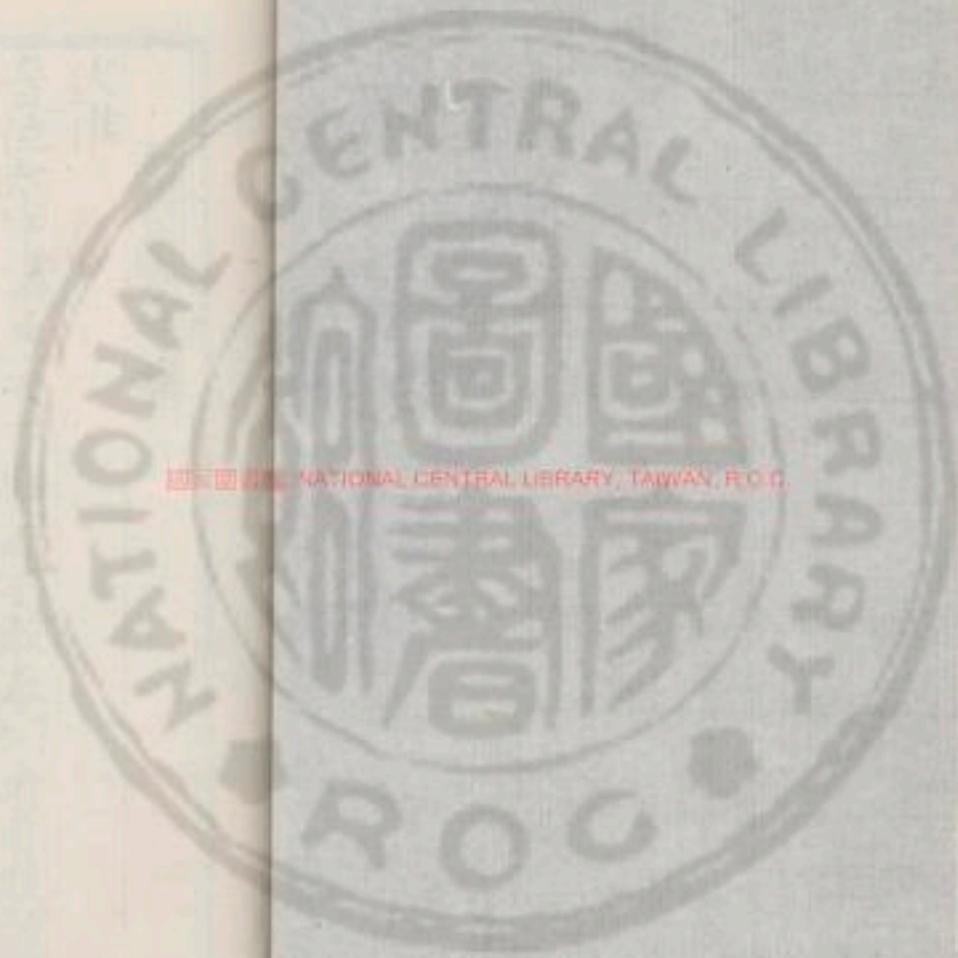
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

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

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



2006/58 v.3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伏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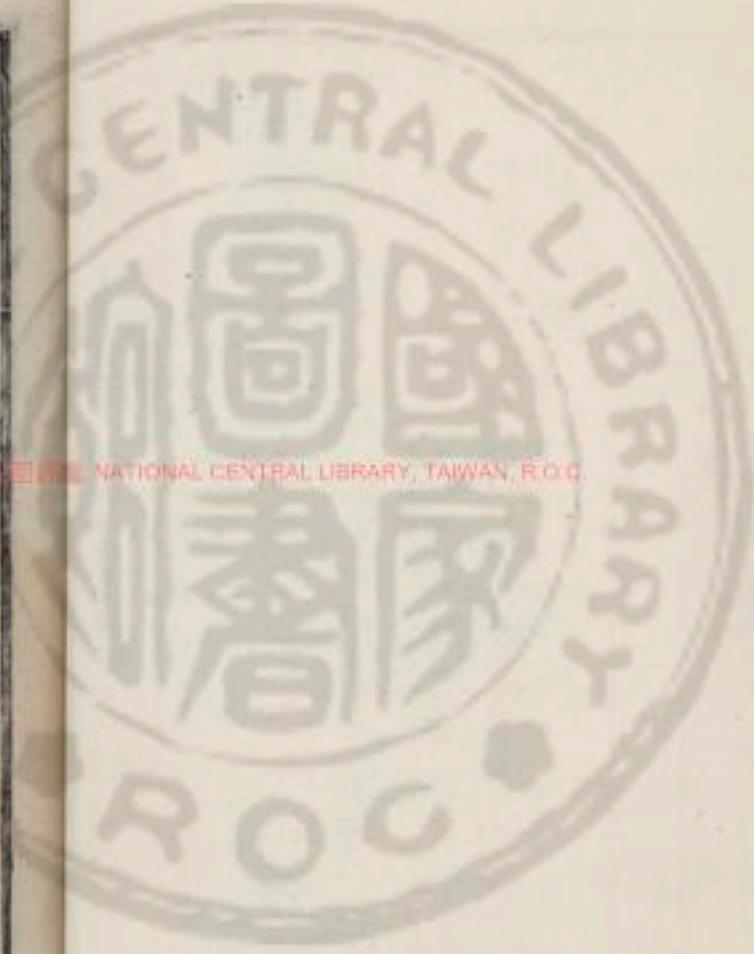
奉揚太宰書

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元
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輒
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瑣瑣作世俗寒暄語是以因循
至今失禮殊甚負罪殊甚近於咨文中始見
陞少保益慶

位之愈崇而

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

忠謹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



介初貶之時路公有此也

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

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

博趣齋集卷第十八

祭文

徹正學祠像設告文

自古事神之道自天地社稷以至五祀莫不以主佛教入中國始有像設非禮矣今制亦嘗禁施於郡縣之主神而况加于學聖人之道者哉往者正學祠成有司議所以崇奉諸先生乃問匠氏遂從俗為之某始謁祠下實用惕然竊意諸先生亦必不安於此謹擇日徹去易以木主敢告

正學祠增祀李介菴先生告文

博趣齋藁卷第十八

祭文

徹正學祠像設告文

自古事神之道自天地社稷以至五祀莫不以主佛
教入中國始有像設非禮矣今制亦嘗禁施於郡縣
之主神而况加于學聖人之道者哉往者正學祠成
有司議所以崇奉諸先生乃問匠氏遂從俗為之其
始謁祠下實用惕然竊意諸先生亦必不安於此謹
擇日徹去易以木主敢告

正學祠增祀李介菴先生告文

昔周盛時文武之道被於天下惟是西土沾化寔多
士之生於王國形諸濟濟思皇之詠者蓋莫非有道
有德賢人君子而當世上無二教下無殊俗士無異
學從可知矣流風餘澤至於數十世不泯及周衰學
校政息散醇而醜異端萌蘖逮孔子生於魯及門之
徒三千其盛於是斯道如日中天然秦隴之間未有
摠衣而班於由求之列者至於有宋橫渠張子聞程
氏之風而起二呂及范蘇諸公望橫渠之門而趨關
中之學遂有聞於世自是而後志士迭興則若兩楊
先生蕭同二先生所造雖有淺深而問學同依於道

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
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
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
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譔談利達
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
未有以直諫之言達於

德聰以古人功業望

執事者故雲鳳敢布其愚焉惟雲鳳於

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雲鳳迂陋孤蹤豈辱
薦藁今蒙

委以巡撫重寄感激之餘慚懼交至病殘喘豈堪
任事不敢祇受輒用

上陳迂拙情詞備見奏疏伏乞

賜覽便見愚衷向者臨歸寺中拜

別妄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雲鳳之本心也况今
兩耳全聾調治不痊只當耕田納稅爲畎畝之餘民
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憂寐更著冠束帶耶
伏望

老先生周旋其間以必得道箴爲幸萬一未獲如願
必至再三得而後已非但家人往返勞費實多而

所遇雖有亨困而出處皆潔其身繼前人之絕學啓
後人之迷途然則秦未嘗無人也大明敷教百有餘
年忠貞直諫之士肩背相望若至於聖賢之學而履
行純固始終一節則惟介菴李先生一人而已某幼
聞介菴之名後一見於長安旅舍時予駮未知所以
問介菴亦未有以告也茲奉朝命爲吏大懼淺薄不
足以風動諸生而是方實爲介菴故里父老子子所
稱述日以有聞遂曉然知介菴之賢真可爲諸先生
之徒後生小子欲求諸先生之道舍介菴無以爲行
遠升高之地今特奉介菴合享茲堂使諸生自今爲

學知擇於爲己爲人之間而決義利取舍以無負於諸先生之訓介菴之沒未遠諸先生得於見聞庶可感勵有不待文王而興起者則某不職之辜可以少逭惟諸先生鑒臨在上謹告

祀文貞万公告文

在漢中府學先生自號遜志齋台州寧海人

公博究經史高談仁義動息言貌必揆諸禮法文辭渾然天成浩浩洋洋寫其所得該括萬事慨慕三代之治自任經濟之重入朝未久殺身成仁百千萬年凜有生氣公嘗教授漢中未斬之澤于今猶在某按部過此率諸生稱公爲文真先生潔除一室題曰正

干帖

左右未免煩擾惟

俯垂憐念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鰕於澗淅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雲鳳未死之年皆

執事之賜也倘

執事他日解重而南雲鳳尚當杖竹跨驢候

門下於待隱之園或隨

杖履登金山之巔把酒酌江以吊千古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齒頰間也近聞群盜盡平天下蒼生之慶此固諸君子之力而

執事運謀發蹤知人用賢之功當受首賞然釋楚之
懼平吳之憂古人蓋有深意而外患既寧則有識者
尤未可高枕而臥也

學祠正學者蜀王賜公號也作主祀公俟後之欲知
公者有考焉謹告

正學祀春秋祭文

昭告于

宋豫國公明道程先生

宋洛國公伊川程先生

宋郿伯橫渠張先生曰自周之衰儒者之道不用於
時然非有人講明於下卓然以爲己責而任之則是
道之絕無跡于世久矣迨有宋兩程夫子倡明是學
張夫子勇求是學孔孟而後使天下知有儒者之道

者三先生之力也今學者誦其詩讀其書欲學其所
學敢不有報茲惟仲秋敬陳明薦以

宋學士偃師朱先生

宋博士常山劉先生

宋校書郎緱氏李先生

宋宣義郎藍田呂先生

宋正字藍田呂先生

宋博士武功蘇先生

宋學士上蔡謝先生

宋侍講洛陽尹先生

宋御史奉天范先生

元魏國公魯齋許先生

元廉訪使紫陽楊先生

元學士奉元楊先生

元祭酒奉元蕭先生

元學士奉元同先生

國朝府同知介菴李先生配尚饗

禮部同僚祭司務戴人望文儼華亭人

憶使輶之別我兮宛言笑之欣然何彼人之訃音兮
成飛語之真傳嗟君德之粹美兮又問學之深淵弼

宗伯以爲郎兮冢宰亦謂其賢顧白雲之依依兮遣我心之懸懸痛父書之在眼兮懼慈闈之暮年念三釜之養違兮喜一棹之歸遄何天命之酷烈兮溘即死於江邊有母啼之在吳兮又妻號之在燕忘窮達以耽吟兮積窓下之遺篇賴有子之及冠兮卜家聲之未顛陳薄奠於素帷兮望仙馭之來旋哀不可以哭盡兮情不可以宣尚饗

禮部同僚祭介石翁文

惟介石翁抱群編而獨究校一壺以自專高視闊步玄巾白顛蓋如是者八十一年鄰之弗蔽夜兼吾址

吾弗與較鄰則自耻戶獲門車問易問禮登第登朝有孫有子有徒有賓蟻酒雉尊誰其侶之葛天氏民絕筆之吟浩乎天真還身造化脫屣乾坤是乃陶潛邵子高出一世者之襟抱不然何其超然而有形悠然而無蹤而若太空之白雲某等與令孫同官南宮猝聞訃音嘆息高風牢醴惟誠哀詞惟衷尚饗

祭孟進士汝珍文

維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二月乙酉朔越二十有八日庚戌致祭于進士孟汝珍之靈曰嗚呼汝珍何遽至此極耶汝珍學之充然貌之冲然將謂汝珍必有

用於時也年力始壯官朝始放將謂汝珍必副吾之期也三世舉進士一門多顯者將謂孟氏之積厚而於汝珍發之宜也汝珍之翁也剛直俊偉望於關西而治獄甚平將謂天報其父在其子無疑也嗚呼汝珍何處至此極耶陰陽雜乘禍福乖錯豈世之常不足恠耶抑真寘者固不可窺也嗚呼汝珍何處至此極耶某於汝珍有鄉曲之誼有年家之好汝珍之翁又同宦於茲也聞汝珍之得第其喜可知也忽訃音之飛傳則恍然莫知其所從來也嗚呼汝珍何處至此極耶清醕一壺臨風酌之侑以哀詞用瀉吾私尚身

鄉官祭車太守震卿母文

惟靈名門之秀淑慎靜專翁媿早慎於擇對乃命歸諸車氏之賢匪勤儉之自將亦訓誨之惓惓是以家之昌族之盛門第之崇既以甲於閭里而若子若孫鳴珂而曳珮者又相望於後先珠翟有輝封誥自天悠然遐福繞膝曾玄胡百年之未究而一訃之遽傳也某等忝在鄉鄰仰德有年登拜未獲於堂上致奠遙望於風前尚享

陝西城隍廟三司祈雨文

今年自二月至于五月不雨麥已不實獲不償種

粟猶未布種若不即雨將無秋秦民其饑某等皆率
民以事神者天降災於民某等敢不捫首豈受職怠
事蠹政殃民縱欲自恣淫刑以逞假公營私剝下奉
上賦役不均科罰無度民冤載路聽若罔聞吏弊滿
前視而不禁人心憤怨上干和氣歟是皆某等之過
有一於此神罰其身神不罰其身而災其民民何罪
焉往者軍餽繁興疲瘵流離之民今尚未蘇近日虜
每伺邊又須預防關輔連年歉收供億之費不過此
子遺之餘而又重困之民窮必散四方盜起必多死
獄某等安能生視謹齋戒擇日率有司吏人諸生父

老以請命於明神神之聰明正直保佑下民亦豈忍
翦絕其命伏願早降甘澍使諸穀之種得及時之土
以慰斯民遑遑無所控訴之心嗚呼秦民之愁苦極
矣惟神憫之期以三日神其鑒之謹告

三司謝雨文

茲以久旱穀種未播民心憂惶某等思過省躬以禱
于神之昭鑒如響斯答越三日而雨又三日而大
雨歲其可望有秋神之惠大矣某等敢不益用祇畏
殫力以治民竭誠以事神伏願明神雨暘時若終此
大惠謹用告謝

三司再祈雨文

近以久旱禱雨於神神賜以甘澍苗之萎黃者起萌
芽者暢穀之已種者盈隴未種者入土矣今將一月
風霾復作起者或偃長者或枯盈隴者乾脆入土者
湮埋若秋成之無望將死徙之必至民心憂恐遠邇
囂然某等皆有民社之寄敢不再有求於神伏願再
降數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某等謹朝夕頓首稽首
以俟謹告

三司西郊祈雨文

旱既太甚夏及秋矣通告諸神曾莫我諸謀矣某等

有罪敢將誰尤矣思其過愆夙夜懼且憂矣民言斯
地之幽奧百靈所鳩矣神是憑依有禱必酬矣是用
致牲於神庶幾其解民愁矣若彌旬不雨亦無所用
求矣頃刻而雨惟神之休矣三日而不雨惟神之羞
矣神其奮興鞭笞龍蚪矣密雲之敷烈陽之收矣始
焉霖霖若注而若流矣嗚呼餓者庶可生散者庶可
留矣惟神憫下何忍聽此啾啾矣謹告

博趣齋彙卷第十九

誌銘

明故冠帶散官馬君妻王氏墓誌銘

余謫陝道出河內令馬君見馬辭氣不凡心敬之去
詢其政於野之耕者函曰吾令吾父母抵陝數月吏
白丈人造門迓以語溫厚長者何內父也父子皆賢
予獲交焉今年吾來關中聞河內母卒乃恨未得一
升堂爲壽河內奔歸以銘請母王氏其先灤州人陽
和衛百戶林之孫伯父榮以材畧調署西安左衛鎮
撫事居西安父貴以德稱母幼則整肅伯母徐以爲



類已愛如所生母事徐如實坐已笄歸於馬氏之良
倫冠帶散官逮事舅姑家治素嚴舅姑曰是真吾家
婦舅達而好客客不時至供具罔怠舅卒或以櫛賻
贊其夫辭之曰使爲子若婦者河所用其心姑既寡
養益傾竭姑嗜茗地有茗禁嘗脫所愛指環購歲以
待姑以貞節被旌命每率諸子女羅拜以宣其慶或
負而步於庭以求姑喜教子嚴不掩覆其過故河內
底有成河內第進士以使得便省親母甚慰及除爲
令母曰縣官勞人吾兒何以堪此言輒哭婿舉人張
嵩赴進士舉念女去已又每哭伯兄忠死無子一女

收養之撫其女則哭遂成疾不起時弘治己未三月
十有三日壽六十一子男二長應祥進士河內知縣
次應昌女三曰海適舍人殷富曰福適張嵩曰裕許
嫁李某孫男三大直大忠大雅女二淑賢淑慧以卒
之月日葬某原銘曰劬以有家訓以顯子祿不逮養
余悲于是

謝參政墓誌銘

山東右叅政謝公去官家居五年年五十二弘治甲
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其子時雨以主事張用昭狀
乞銘狀言公成化戊戌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授江

西道監察御史於通州竹木居庸諸閔長蘆塩法運
河漕運四川邊儲皆一奉命巡閱公剋弊糾姦不避
貴近在居庸運河四川風采尤著遷河間知府迎母
以養河間素稱繁劇庭無留訟吏不容姦嘗賑飢民
多賴以活於是遷叅政未究厥施越二載罷歸公諱
文字道顯高祖諱某嘉興人仕元爲山東轉運司提
舉曾祖諱奎國初爲景陵衛千戶所鎮撫改金州千
戶所進橫海衛鎮撫祖諱誠失官遂家於金考諱宏
贈御史再贈知府妣王氏封太孺人再封太恭人生
時雨一子於弘治十八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翠微山

之原女五三已嫁二許聘婿皆良孫男一固女三俱
幼時雨業儒銘曰公王立而長身望之者知爲貴人
黑頭歸來過莫伸積書教子且以淑其鄉隣欲作書
院漢水濱我令有司材已掄有告公沒安忍聞

文林郎章丘知縣白君墓誌銘

弘治戊申孟禽使大同予亦以事至同館于寺經史
天下事無不縱談孟禽美儀度善笑語外和而內定
言論悠然有餘味予歸而語諸太原王德華德華遠
理學德華曰孟禽我知之吾與言理不吾謬孟禽還
爲監察御史後爲曲周縣丞爲章丘知縣予亦往來

無定居然每念友朋落落未嘗不在孟禽也辛酉予
試生徒至寶鷄孟禽以母喪家居予就訪焉談復移
時因論南北差役之繁簡不均百姓田畝之多寡不
均予曰均則天下治天下之大每患不均治有所偏
而亂生孔子於天下曰平均之義也故又曰天下國
家可均孟禽曰嗟乎天下何時而均乎予別去方圖
再會而孟禽訃至矣嗚呼以孟禽之負挾而未究其
用惜哉孟禽姓白氏諱鸞祖諱和父諱信封監察御
史妣張氏封孺人孟禽幼穎悟善記識成化丙午貢
于鄉丁未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工部虞衡司督修代

王墓於大同費省而役速為御史所至舉廢滯抑豪
橫巡按山西按察副使楊光溥侍卒盜庫銀詞涉曖
昧孟禽實不欲究竟有交構其間者光溥懼遂訐孟
禽於朝孟禽亦以卒盜庫事聞上命法官窮治孟禽
例贖炭乃謫縣丞孟禽不以為意也抵官盡力
民事若未嘗為貴近臣者以薦遷知縣喪父歸母亦
喪壬戌服闋不欲起癸亥七月五日以疾卒年四十
有六娶賈氏封孺人再娶王氏子男三翊賈出辛酉
舉人璉璉王出俱幼女一賈出適李辛乙丑二月十
有六日葬於益門鎮南二里祖營之側璠來乞銘銘

曰孟禽不可得見矣而見其子子之才美孟禽其不
死

昭勇將軍指揮僉事邢公墓誌銘

昭勇將軍指揮僉事邢公居北邊六十餘年地里之
遠通險易虜部之盛衰分合官僚之勇怯才否士卒
強弱多寡戰陣攻守之法烽候間諜之用歷歷胸
中口有據自大將以下禦敵舉事必與公謀公預
其然後無不然者弘治十三年虜寇榆林公子都
指揮僉事傑以檄將兵討之公至榆林訪其子公長
身古貌名望素著衣冠甚偉榆林人喜其來就問以

破虜之策聽者皆自以為不及公又言明春虜當侵
某處我當備某處守臣用其言果獲功由是公之名
益振秦晉諸邊皆知邢將軍云正德五年五月二十
八日公年七十有九卒北邊人惜之傑以狀來乞銘
按狀公諱朗字以然山西和順人祖諱政始從戎宣
府以勇力雄其儕父諱威家饒而好施貧士來干者
輒有獲人稱長者景泰間祖老父卒公年方十六慨
然祇掌曰丈夫當死邊野建功名安能與耨耰者伍
於是往代祖後居軍中嘗為先鋒以戰功三遷而至
百戶成化十六年從征大同威寧海子遷副千戶十

七年從征大同黑石崖先登獲虜酋遷正千戶十八年從征榆林清水營首前迎敵身被數創遷宣府右衛指揮僉事弘治八年以老乞致仕致仕十六年而卒配張氏有家法子男二長傑襲指揮僉事以戰功累遷都指揮僉事今以薦奉

勅守備蔚州次倫女一適保安衛正千戶陸俊張先公四十餘年卒繼王氏安氏孫男三鍾鉞錕女五二皆適名族三幼曾孫女一公拔身行伍自致金紫遇敵必躍馬獨出以身先人每行軍戒所部無譁竟無敢譁名曰

大行之巔漳水之涯是惟公之家投身邊垂爲國不牙惟吾馬首所向虜莫敢避克勇克謀蘊而不誇既富既貴質而不華惟武而賢惟士之嘉我銘以告後人豈直閭里之私而已耶

徽州知州孟君合葬墓誌銘

吾遼言衣纓者惟孟氏孟氏自主事君祥始祥之子爲陝西按察僉事準準弟隆陸皆舉人隆爲成都判子儒舉進士族允泰以知州老準子同年進士隆與予同舉於鄉今三十餘年而皆淪謝不一存可慨也夫泰字彥亨卒以弘治甲寅今其配李氏乃卒其子

江以合葬之銘請彥亨以有英稱家貧力學年二十
餘遂中鄉試高第成化戊子吏部試優等除陝西葭
州知州州臨此邊虜數犯境供億繁興軍檄旁午君
素謹畏夙夜罔敢懈酬應有方民不擾而事克濟在
州六年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陝西徽州有惠政於
民監司至其地者交口稱之三年君厭於宦途乞致
政以去家居耕以自養不干有司得年六十有五鄉
人言謹厚儉約之士者先馬配馬氏繼李氏皆有淑
德李年六十有九子男二淮義官清業儒俱早卒江
少而慎獨能嗣其家女二適里人某某淮清二女皆

馬出江李出李撫三男二女衣服飲食均一人以爲
賢正德六年某月某日合葬於祝融山下先營銘曰
惟孟於遼自太原徙厥族之昌祥初進士科名蟬聯
奕世無涖僉憲及儒不替厥美惟徽州君斂恪不侈
兩守名郡嘉聲隆起黑頭歸來曰吾倦矣晝怡于耕
夜課其子厥配之良克相克理祝融之原豐草巖巖
我銘于穴後昆之族

封南京光祿寺少卿李公墓誌銘

公諱寧字仲元先世居平定後徙樂平今爲樂平人
五世祖諱尉前元某年間爲蒙哥近侍嘗負其主脫

艱危以勞復其家曾祖諱唐祖諱德父諱李忠年踰九十恩例冠帶家世以善良稱於鄉公幼嘗讀書性純和朴實凡事任自然不爲華矯人與乂處未嘗見其一惡言厲色機變強橫之徒遇公則惘然自失非惟不能以非禮相加退而心服改行者多矣公早失母繼母王弗慈公事之得其歡心正統己巳虜寇掠近地鄉人相率竄避公曰如吾去吾親孰與養寇亦不至景泰初飢甚公躬耕採拾爲養菽水僅足而親安之後公之子與孫相繼居清要貴顯公以子官封南京刑科給事中再封南京光祿寺少卿自處儉素

不改乎前非法之事非義之財與有司相干涉者非但不一汚於身而亦不復萌於心人以其自少至老守一而不變也號曰一齋先生相戒者曰無愧一齋相擬者曰與一齋何如若公者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壽九十有五無苦而終配劉氏贈宜人子男二長曰岱丁未進士先任南京刑科給事中光祿寺少卿今爲陝西布政司右叅政次曰恒義官女二長適劉廷達次適劉憲皆官族孫男四長衢河南按察司兵備僉事次定銜衛皆幼女四長適聶鎬次適馬騰雲次適宋郟次許嫁喬詩公生於永樂十一年正月七日

卒於正德六年正月十一日葬以四月六日墓在南
谷獅子山之原銘曰

臯落之墟粵有善人撲馬弗斷太古之民少孤而養
于稼于薪既富既貴不忘賤貧人之說說我若不聞
人之猥趨我獨遠巡德豐其身利其子孫

徐母李氏墓誌銘

平定徐氏母有五子而能教長子崇德遂登庚午鄉
貢進士徐於平定世爲守禦士至母有賢子始爲詩
書衣纓之門於是鄉人皆稱母賢母姓李氏州處士
諱福智之仲女父母早喪鞠於祖母賈母工女紅淑

慎寡言笑年十六賈曰是女吾憐之吾觀於鄉惟徐
氏之子聰才可以歸遂以歸是時家貧每歲粟以養
舅姑而已茹蔬手斂蔬于野絲泉酒漿必親之事繼
母三度母一無間言家漸饒裕調窮濟餓雖煩不厭
叔欲分爨母數稱古人恩義譬曉叔不從則勸良人
以財物推之而自取約焉崇德幼讀書或懈至撻之
流血故早以名顯里中以愛而敗其子者舉相告語
母幼處娣妹嫁處娣如老處姻賞皆以禮自持而人
則之正德辛未八月三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一以某
月某日葬於州西孤山之北地從先舅姑兆五子者

崇德娶劉氏崇義早卒崇禮娶呂氏崇志州學生娶
劉氏崇光娶陳氏女一適州人王鶴孫男三沉渾淳
俱幼銘曰
徐實良門李亦盛族于今益著惟母賢淑女秀于閨
婦勞於家母誨其子學克而華子名既顯祿位將至
不食其報子孫是庶

誥封太宜人劉母田氏墓誌銘

內江劉瑞喪母太宜人以戴太守敏狀自豐走使太
行山問銘於虎谷王雲鳳交瑞父有以相知母視太
宜人先是聞訃而泣銘其能辭太宜人姓田諱某父

諱勝理母陳山東按察僉憲公之配也公諱時數字
某田之先自湖南徙內江元有為萬戶者今稱望族
先田氏太宜人婉孌寡言笑父母擇所宜歸以歸劉
氏事舅姑無違禮處娣姒五六人罔有間言僉憲公
為刑部主事考

封安人僉憲公有志操卒於山東瑞方十二年太宜
人携幼扶柩間關數千里抵家貧不能自給父母憫
焉與田數十畝自節縮家用買田數畝時匱乏則易
簪珥服飾繼之惟以教子為事瑞登弘治丙辰進士
拜翰林檢討以

推恩詔封太宜人甲子壽七十館閣諸公及賢大夫士登堂爲壽歌詠頌禱之章爛然門庭正德初憂時事者欲以力救正之既而事不得施丁卯春賊瑾擅權將肆害自快瑞即以疾告歸出京之明日瑾摘公卿以下五十三人皆有名當世之士誣以黨矯

詔廷諭百官擯責之令瑞致仕蒼皇就道舟行涉風濤出入盜賊中或野宿夕食不繼太宜人安之經湖南澧州太宜人妹氏在焉妹氏者李僉憲充嗣之母也相遇甚歡太宜人謂瑞曰吾畏入蜀之險其間舍以止遂止壬申正月一日疾卒年七十有七子男二

長瑞太宜人卒後五月起爲山西提學副使次瑣女一俱殤孫男一應辰太宜人貴不驕富不侈貧不戚有餘必以周所親婦女所親婦女或不孝不慎則厲數之聽者凜凜御僮僕有恩常手爲補綴不信佛老緣業齋祈之事有勸以誦經脩福者曰吾脩吾心矣自僉憲公以君子爲己之學教瑞太宜人檢攝於內飲食衣服皆有常則一言之失必斥爲簡娶婦汪曉識書史義理瑞動遵矩法家祭以古禮夫婦莫獻太宜人諦觀焉每朝夕朔望瑞率汪定省拜問養先志意太宜人早孀中困晚遭顛沛而常愛其子婦之賢

怡然也瑞既致仕喧猶詢至且懼有不測之禍秘不敢告太宜人父乃聞之曰吾固知吾兒有是也自古忠臣孝子鮮不如是吾兒得與諸君子之列吾何恨哉聞者曰使其子不幸有范滂之事是母也今滂母矣癸酉某月某日瑞歸葬於縣南某山之原從僉憲公封銘曰

夫名之長子德之英惟相之功惟教之方惟茲之歲惟後之昌

陝西布政司右叅政李公墓誌銘

正德庚午冬予謝病歸山過樂平公來會于邸告余

以劾蔣琮事曰琮狠黠人也初守備南京欲陷縉紳不測之禍以立威觀縷瑣項細誣訐臺諫數十人謫以去勢益張又連訐諸司官俛首就逮寃鬱不伸余念幸蒙

恩爲言官不可坐視然人方縮閔莫敢誦言攻之異時一二雄俊敢言之士皆以時不可爲解一日余騎馬出門墨墨獨行忽遇郭御史者告之故郭欣然同議乃歸疏琮大罪數事合同官上之琮遂下獄以死公爲言官所論列關於

朝廷政治之大者雖多惟蔣琮則當其寵幸初隆之

日尤爲人所難余別去踰年而公病又數月而訃至其子天衢以教諭沈盤狀請銘乃逸其事公之告我有以也夫按狀樂平之李先世居平定五代祖諱唐自平定來徙生五子次子諱從善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德祖諱季忠考諱寧皆稱長者而祖充爲鄉人所信服年九十以壽遇

詔冠帶考以公貴封南京刑科給事中進封南京光祿寺少卿妣劉氏封孺人進封宜人公諱岱字宗岳生而穎異長能文魁其儕輩家貧嘗躬杵臼以養親夜雨敗隣人之垣若有戕物家人欲取焉公聞而止

之翌日其家始覺得錢數斛邑一人有受金縱盜而情可原者縣令與其人仇欲致之死翟清者被怨家誣告魘魅死罪公皆營辯得出登成化丁未進士弘治二年拜南京刑科給事中有直聲上檢身求言敬大臣謹天變數事多見采納尚書鄭時不職內官張廷縱恣殺人都御史秦公紘爲安遠侯柳景誣奏公倡諸臺諫言之秦公竟得白時罷去廷寘于法又言前威寧伯王越不當賞緣起用公內烟弗褻謙抑簡靜爲言官數年不形矜色至有檢覈勘問之事人必稱平十年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每歲

上供天鵝鹿腊皆以焚籠生致于洞庭嶺海五六十里之外民病之既腊或不堪充庖公言於太宰倪公因災異陳言及之止徵其直

上供法醞每歲酒人綱送用舟八十餘艘後夫爲姦且不時至公爲之籍使有統紀弊遂絕又爲籍以稽錢物出納增糧以蘇庖人之困而鏡考餘子前爲光祿者率以暇逸自諉公每日事事諸廢皆興見者改觀正德三年考績至京時劉瑾用事大肆饕餮公卿而下鮮不以賄通多至千金少亦數百金公獨無所餽或曰君禍至矣公曰命也適天衢爲刑部郎中以

無罪被逮又不以餽或曰君禍大矣公曰命也天衢竟出爲陳州守唐無何吏部薦公爲太僕少卿瑾識其名乃令致仕公不戚而喜於是士大夫嘆公有守云公平生不事交結瑾誅當內遷乃外補陝西布政司右叅政未行丁父憂七年二月四日病卒年六十有八配趙氏封宜人子男三天衢丙辰進士河南按察司僉事天衝女二生員聶錫喬宗伯姪詩其婿也孫男一及長女二幼十二月六日葬於祖塋獅子山之原公法宜銘銘曰
維德蘊才才或鮮德悃悃君子確然內植優以施之

人莫我惑推姦如山拯善如溺乃掌

王羞惟民之惻起類而趨撫困以息忤時歸來厥聲有赫身在田園憂在邦國欲考公世視此銘刻

明故中順大夫慶陽府知府郝君墓碑銘

予提學陝西君守慶陽一再見君神采毅然壯健無疾病未幾予去陝而君卒且葬今五年矣悲夫君諱鑑字廷重先世長安人金有諱濟賢者為河澗路總管子孫遂居河間曾祖諱志剛祖諱祥思南府知府有善政考諱璿渭南縣丞以君貴贈御史母宋氏贈孺人繼母于氏封孺人君幼好學誦旨舉子業雖貧

益勵鄉人徐佑得舉回同學者皆避去君獨具幣跨

驢迎之成化癸卯領順天府鄉薦甲辰登進士第授

天長知縣民有貸而不償者証券為偽爭于庭君曰

吾倦且休矣取其券令畫字封而去君閱券字無異

詰之曰券字非爾手筆耶証者愧服民不知種麥公

給種教之麥乃大獲至今天長有麥以檄理鹺政于

儀真平心處之無不稱便弘治辛亥遷南京雲南道

監察御史丁宋孺人憂服闋改南京廣東道巡視南

京諸衛倉場搜姦剔蠹人皆憚之奉

勅清戎躬閱故牘積歲隱沒之弊多所釐正大司馬

馬公嘗謂君曰聞君清戎數增于舊而人不寃行將上君績于

朝以勸天下之理戎政者矣又

命巡視鳳陽等郡貪吏有望風解印去者上疏欲起用致仕尚書秦公紘爲朝論所稱壬戌遷慶陽知府慶陽遠郡久不治民多穴處不知桑麻君至則革吏胥之姦究徵輸之弊百事一新且召工陶瓦甃治屋廬教樹藝暇則飾公署學校民有殺人報父仇者君據法當杖憲司不從後臺議卒是君治爲諸郡第一正德丙寅年四十有九八月初五日以疾卒君孝友

剛直尚節槩恤故舊渭南公卒於官君歸葬一切如禮時思南公二母氏皆在堂曲盡奉養之道事兄撫弟友愛獨至登第後盡以祖遺田宅與之同年主事蜀人盧錦與中貴人構隙坐廢道遠不能歸君時尹天長適至南都見之遂與同舟至縣僦屋居之遣邑子弟穎秀者從之游擇士人女爲之伉儷在慶陽宗藩若邊將以綺帛餽者一無所受君居官二十餘年仕至郡守俸祿之外一無所增教子以讀書爲事卒之曰貧無以爲葬時維總制楊公知公爲深令有司厚賻其喪而歸之君配張氏封孺人子男三元進元

繡元良女一適千戶李延福正德丁卯五月十二日
葬于府城東十里都家庄之原元進請銘其墓石銘
曰

侃侃郝君直義之士甲辰之歲予識君始同年三百
曾不二紀存者落落死者已矣看君壯健壽祿無涖
別不幾時而遽以死君初作縣名譽即起激揚有聲
八載御史乃守慶陽納民于軌禮讓桑麻教敷俗美
君疾在床民禱于里君柩在道民泣不止君葬孔安
已踰五祀我始聞之悲不能已元進乞銘知君有子
君德之報其昌在是

博趣齋藁卷第二十

行狀

寧海知州郭公行狀

吾鄉傑傑丈夫郭公諱容字子仁渾源州人郭之先
爲東勝望族洪武中東勝沒於胡有思榮者內走渾
源遂占籍焉公曾大父也大父深父鼎世以良謹稱
于鄉而鼎以儒爲河南儀封尹公生於宣德癸丑二
月十四日卯角就傳即莊重不逐群兒戲弱冠補州
弟子員成化乙酉登名鄉書屢試春官不售僑京師
友天下士公銳意樹功名既家食拓落其魁壘之氣

卓犖之才鬱無所施而所以自期待者不少衰則訪求天下事而納之宵中時一對客抵掌高談援據古今出入經史霏霏如屑或論不合已則面折之人雖不堪不少假盡言乃已然直諒素著人亦不甚怨焉癸卯夏天子召見便殿訪以黃白之術公謝不知是歲冬除山東寧海知州單車以赴民有豪猾任姓者恣爲奸利前守莫能制鄉人畏之私相戒語避任虎公縛而杖之餘黨解散州濱海陋無禮教婚嫁爭財女不時歸公定爲條約赤貧者疋帛躡酒官給馬每得亂吏治者俾輸木自贖民死不能葬者資以棺具

養濟院布粟以時頒暇則按視問以疾苦公嘗謂守令之責實兼教養於是條具利民化俗十有六事請於監司行之識者知公志非小就者也甲辰冬中貴人奉

命祀海神因欲稅金以媚於上郡邑將從之公聞而嘆曰一至此哉中貴人將至疾馳逆諸境上言境內徃歲雖產麩今日以微渺得之甚艱置稅則朝廷未必得分毫之利而百姓受無窮之害况後課額不足又將取足於民或有他虞亦今日啓事者之貴也或以餽金獻公斤之復以危言動其左右之人中貴人

猶豫且心憚公稅卒不行乙巳督餉宣府感暑疾還
至京師寓舍卒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
有二配全氏子男二璋璽俱鄉貢進士孫男三英孫
睿孫瑞孫女二公體貌魁岸性倜儻喜赴人急而居
家孝友幼時儀封嘗以世積贏金使歲之公以語諸
兄乃歲焉妣白孺人有疾齋沐嘗便交友以友過必
規為主其在寧海一歲餘而豪強斂跡小弱得職民
歌思之比於父母有古人之風焉璋等以弘治五年
正月葬於州東北十五里許村之原懼公之志行將
湮沒而無聞也走謀於余欲求當世信筆表於墓以

貽後之人嗟呼公與家君偕舉於鄉旅寓京師居相
近也公數過家君則召余前撫其頂而訓之今公已
矣而儀米在目罄欵在耳善行在心謹識不敢忘顧
惟愚穉無以白公於世者而是之敢辭耶退則以公
世系歷履并素所見聞者編次以授之然惧不能詳
也謹狀

都御史趙公行狀

都御史趙公山西代州人諱文博字子約景泰甲戌
進士除監察御史謫陝西淳化令遷守衛輝調鞏昌
陝西布政司右叅政山東右布政左布政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祖諱思明父諱忠河南桐鄉令俱贈右副都御史祖妣妣俱贈淑人公爲御史按河南南畿有聲景泰丙子偕同列糾奏忠國公石亨罪英廟親訊於別殿下錦衣獄值雷雨之變始得釋謫以去後亨事敗上悟糾奏者非妄詔吏部簡拔公遂守衛輝時境內久旱公禱神以雨得雨新孔子廟及諸生館舍民莫知費所出地瀕河舊有舟六特供藩臬意所遣公疏罷之藩臬有欲中以禍者公又疏聞朝廷遣官覈之直公改臨洮臨洮雜戎號難治公治之如衛輝以薦改鞏昌鞏昌務殷稅逋公至期月如治臨洮

爲叅政西戎爲寇奉檄督軍竟以捷報爲都御史巡撫河南歲凶民艱食公賑貸有方民忘其飢陝西流民率相來歸公瘁躬竭思以居以哺民忘其流千戶席英與其黨爲盜京城懼事覺乃書甲以行都人莫敢攫肆掠於所過地武臣以詔提兵數千躡其後南走千餘里亦莫敢迫至河公以計擒之械送京師伏誅有文綺之賜成化丁未罷歸遂不復起家居十一年弘治丁巳卒年七十有三配白氏贈恭人子男三琛舉人瑞早卒瑜生員女三歸鎮撫黃振千戶張某其一幼孫男女皆四幼謹狀

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公行狀

曾祖諱興曾祖妣某氏祖諱信贈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祖妣陳氏贈淑人考諱善封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妣趙氏贈淑人公諱錦字尚綱河南太康人高祖諱敬元叅知政事防禦鄜延國初謫戍岷州衛田于近縣秦安公長欲有所學與釋老之徒遊見孟氏七篇悅而求以歸為縣學弟子負貧不能自給夜每就月光讀卒業衛學時邊陲尚武笑儒冠者公獨儒冠就古廟授生徒廟久蕪魑魅時夜出堅不遷成化乙酉舉陝西鄉試己丑舉進士拜刑部山東司主事

擢負外郎中聽獄必使人盡其詞而後判曹郎失官金尚書林公屬公廉之公踪跡於諸從事家疑主吏鞫之不承遣人詒其家得金吏伏辜真定諸府大水廷臣薦公賑之公上免租貸通簿征弛禁等四十五事至則平糶勸富人粟又取粟於首吏役年鬻陰陽僧道官皆減常數以風動耒耜者遣良吏是郡縣饘流乞舉嫁娶瘞死棄無居者葺其廬舍無衣者捐以布帛游惰者以牛穀歸之田築行唐堤一千二百餘丈復上四事曰布仁恩以安民心曰免私租以甦民困曰假便利以助賑給曰施惠澤以拯流移皆禁戚畹

宦寺之橫征求者時患盜邏者喜多獲千戶賈真誣
執棗強民及武邑侯姓民之寃公皆直其事方山慶
城二王交惡逮獄幾千人公治之無寃遷大理寺右
寺丞治岷襄梁三王事祇坐其首惡遷左寺丞右少
卿以情輔法多所平反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宣撫報始至中貴總帥即罷所役各千餘人公至理
寃獄除宿弊榜示立紀綱正風俗等六十二事與吏
人約暇則延耆耆訪求政事得失劾罷中貴陶亮鄭
喜之蠹政守備楚王軍不堪守土公志於教化萬全
左衛龍門千戶所未有學天下都司衛所歲貢士未

有額公皆請於朝行之青邊口戰失利衆歸罪守備
張俊俊公獎拔於稠人中者公謂俊能以寡敵衆令
有司以羊酒束帛犒之後俊將率有功公患軍中犒
賞不足市馬不時給其直乃以他金買粟給倉氏徵
有司額價償所出羨至四萬餘兩上八事其一謂邊
人閑戰陳習勞苦知地里險夷若募數萬給兵甲無
事歸農農隙講武有警則徵聽主將約束而毋爲所
役且守且戰餘皆論一時利病得失丁父憂服闋遷
刑部左侍郎憲臣以事逮獄上章自訟語甚悖且侵
公或欲曲當以極典公曰不可乙卯丁繼母孫憂服

闕至京數日遘疾歸華陰辛酉閏七月十九日卒年六十有二配劉氏封淑人有內助子男四潛癸丑進士戶部主事瀾以蔭補國子生沐滂皆業儒女二長適指揮洪範次適按察副使東思忠子郊瀾及二女皆卒孫男一之槩公精律學判案訟牘爲後進誦法潛以某年月日大葬於秦走岷謁予以狀請岷公故里也長老在焉故得公志行歷履之詳若公者可謂卓犖不凡者矣謹狀

博趣齋藁卷第二十一

記

先母壙記

嗚呼痛哉正德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戌時吾母卒於
京師寓第時家君爲戶部左侍郎奉命使于常州而
不孝子雲鳳在山東病不知藥不嘗棺斂不親視具
卒後九日始得家報嗚呼痛哉葬有期不忍爲記期
已迫而又不忍不書也吾母姓馬氏山西和順人父
諱禎爲縣學生強毅有志畧不能少挫於人有古豪
士之風鄉試屢不偶三十二以死人咸惜之無子而

三女吾母其仲也生於宣德五年八月十三日年及笄歸家君脩謹嚴正家人敬服女紅婦道宗黨稱說成化二十三年以雲鳳為禮部主事

憲廟上

皇太后徽號推

勅封安人弘治三年家君為吏部員外郎考最

誥封宜人弘治十八年家君為光祿卿

今上上太皇太后

皇太后尊號推恩

誥封淑人自家君弘治七年為太常少卿凡遇

命婦

宮中行慶賀禮吾母與馬雲鳳為員外郎郎中兩扶有輿入朝見者以羨吾母吾母喜焉

賜鈔必手奉歸歲之不輕用也吾母平素多疾近舊病皆愈惟患右目正德元年九月雲鳳以陝西提學副使上萬壽賀表至京得見吾父母先是弘治十一年雲鳳以罪謫陝州知州其冬朝覲至京兩閱月即歸至是九年矣事竣亦僅兩月例不得久居察吾母飲食步履不減于前而齒髮容貌頗近衰雲鳳自幼未嘗離親側因循苟簡狎恩恃愛不知所以事親之

道去陝州以來又曠定省乃思平日欠缺多矣欲求
近地以便養而不可得與吾母號哭而別後欲棄官
疏已具以父命不獲自遂既無可奈何則竊念吾母
沉痾既去日患雖可憂無大害也嗚呼豈意偶得腹
疾臥纔六日而遽至此極耶得年六十有八而已終
天之恨曷有窮極吾母勤儉朴素雖累受
褒封又享榮貴冠飾衣袍無所芬華性敏慧家人不
能欺聞談

國政官務人事世故能斷其得失情偽事舅姑曲致
孝敬有人難能者子男二雲鵬義官雲鳳山東按察

使女二一適潞州儒生張拱壁一適定襄舉人薄微
孫男四之臣舉人之道之德德郎天女四皆幼正德
三年二月十六日葬於縣東六十里虎峪石門巖先
塋嗚呼痛哉

邢臺縣新建譙樓記

天制化以聲動物惟雷惟風震奮呼號萬物聽焉以
生以歛聖人制噐以聲動民惟鼓惟鍾鏗鈞鐘鞀萬
民聽焉以作以止蓋自帝王作樂八物之音備而鍾
鼓之用大朝會燕饗良祭祀軍旅徒役之事鍾鼓無不
及而晨昏之間所繫亦匪輕然鍾鼓必度之高以致

其聲之遠古人多作樓於城上謂之樵馬邢臺爲畿
內名邑路當南北之衝卑馬商旅之所輳集衣冠士
夫之所游處民繁物富地廣務殷宰於是者大抵汨
沒於簿書奔走於送迎不暇問所謂樵樓者自

國初至今且百四五年而前代之遺跡亦泯焉不
聞也正德己巳宰獲嘉王君希孟有意於是始募方
築臺乃遷刑部郎以去陝西李君鳳繼之即欲恢其
功而值水旱饑饉師旅供億有時詘舉羸之戒壬申
盜平民安君曰可矣遂請於太守劉公溥而舉是馬
肇工於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日匠氏告厥成力

取於在官之役民不知勞費取於聽訟之入公無所
損崇樓巖巖鍾鼓左右於是邑之耆白父老山谷之
民來游來觀載詠載歌出入息早夜不忒予惟今
郡縣守令選吏解慢者塊然無所事事雖解宇傾圮
而弗能治其精強能事之人徃徃好興土木以病乎
民甚有漁利其中者李君有辯劇之才以其餘力逮
前此未有之績一意爲公而無所私焉觀此一事餘
可知矣君自鳴朝西安後衛人先爲沁水教諭以能
教聞

曹繡衣奉 勅閱試邊關時正德七年五月也

事竣回朝作此送別

齊魯同遊憶昔年偶逢

皇命遣巡邊帳前弓劍三軍月臺下風霜五月天正
喜駕車來赫赫忽看驄馬去翩翩中原莫道無征戰
却恐貪饕未改弦

送解銀張主事歸蒲省親

六轡西飛擁節旄出關風雪未辭勞文章自得山川
秀名姓頗題甲第高邊塞喜看金作餉庭闈新見彩
爲袍皇家使者非無事須采民風達

聖朝

博趣齋藁卷第二十二

分題寓別詩引

行有贈古也言而詩詩而有所指以起焉此興之流而古之變也故君子不廢焉禮部郎中王君應韶出守陝州寶彝相知預設燕餞賓客數人人爲二詩詩各有題以寓贈言之意蓋取諸此其始作也或談陝之故蹟有底柱者田此禹功也應韶正色危言表然立於朝識與不識皆知傾仰以是徃治陝其濟乎某盍賦是或曰敬帝甘棠召伯所葺自陝以東皆是也而始于陝故今以甘棠名驛召公之遺應韶繼之某



盍賦是二題既立衆以爲然然作者尚多詞厭復出
遂相與搜閱陝志歷選名勝以盡古今之變而底柱
甘棠大矣烏乎有底柱之德則可鎮天下之繫撼有
甘棠之德則可綏天下之流離豈惟一郡哉至於斟酌
議擬激昂闡固有道焉及其歸也無愧于古而已矣
應韶茲行罔曰跡異惟其心同勿難厥難勿易厥易
以合中正爲前人先不亦可乎後之視今猶今視昔
焉知今之舉不爲他日之故事也諸作既成寶僭爲引
弘治戊午二月六日奉議大夫戶部郎中無錫邵寶

鐵牛

河北偃牛尾河南峙牛頭牛身亘河內萬古鎮陝鄂
作者云自禹精深協神謀毋金厭于水以類坤爲牛
默奪造化用一沈永不浮摩挲太古色至今幾千秋
公行視其脊欲鞭且還休竒非銅槃比質有石鼓伴
願言頌公德屹然坐中州中州不足撫四海六橫流

石塲

吾聞石塲路昔吏今無之偶閱陝州志因傷杜陵詩
召戎始女禍反復必至茲吏也非得已不幸當其時
乃今數千載地里若改移俯觀黃河闊旁觀原田滋

鷄聲叫白晝挈榼餉東菑欲問天寶事石壕故無知
作詩告太守保此恬與嬉恬嬉守所愛滔滔竟何其

西樓

邵寶

送君之虢州聽我歌西樓西臨潼關之古道北瞰大
河之奔流草青綿而漾春山莽蒼以橫秋遷客一登
眺或可以寫胸中萬古之閒愁君有長才領州牧四
境赤子瘡痍待君瘳待君瘳百廢興乃以遨以遊瞻
北極俯東周手揮紫毫目送輕鷗放歌天地窄醞酒
風雲收醉呼甘棠起召伯耻與後代詩人儔

望仙臺

河上公結廬峭函東吸元氣餐清風出入紫府隨風
龍道尊不可招車駕親幸乃授書一通河上公今安
在丹成已上升漢家天子空相待築臺望公公不來
白日蒼霞映光彩河上公真有無千年廢址生寒蕪
君今登臺興不孤笑指羽化非吾徒采風但寫幽風
圖神仙之事安足模

太原喬宇

函谷天險

十載官南宮一旦謫居陝左對峭山右洪河萬古函

関號天險緬懷遺跡感慨生地形不改人事更長安
金榜同時客眼見雙尖鬢毛白窮居非損達不增念
之曠然神思澄州民彫弊待賢守且向東風勸農晦

阿對泉

京國交遊十載多東郊此別意如何省垣往事真成
夢漳水新盟尚未訛楊柳不知離客恨流鶯似欲向
人歌陝州到日春將盡阿對泉頭按輿過

晉陽王瓊

桃林塞

桃林高控秦中路勢走青真莽回互積霰西飛華岳

陰鷲沙東接潼関暮憶昔周郊戈始嫗六軍歸農罷
輪輓捷犢千頭綠草肥舊桃十里紅香遠後王恃險
崇関防高原幾作爭戰場紅桃漸稀白骨盛朔風吹
冷秋雲黃

國家一統無分壤関南関北撤兵仗百年不識征聞
聲萬物重瞻太平象陝州使君號遺直重自春官臨
郡國古人德教期有成俗吏文移拘未得陝州保障
真長城還憑文化銷甲兵便令賣刀買牛犢桃林處
處開春耕

逆旅亭

遥遥逆旅亭冠蓋紛相集朝送秦客歸暮導燕賓入
亭南浩雲浮亭北漫水流雲水變今古客路何時休
英英陝州守謫官漫水口昔對春宮花今詠秋河柳
人生如萬物榮悴亦易時荒亭未堪託芳政還永垂

江都趙鶴

澄瀾堂

洪川漫千古適與吳公會觀瀾契其心作堂水之匯
高檻俯清漪涵照盡淤穢劉公感後來撫壁題詩在
賢明顧異時圖志具登載雕甍儼崢嶸州民仰遺愛
有美春官郎中

朝勵風驟行矣把一麾居然兩公代願以揚斯瀾枯
澁廣沾溉名堂久益光功業期君待

蝦蟆泉

人云古州治有泉出其右發源地中來分流從石竇
今古流不窮冷然夜而晝一鍾注澄泓凜冽凌珉甃
了非鱗介居疑有蛟龍守歲旱即禱之滂沱發涓流
猗彼韓公詩逝茲蹟維舊君行酌斯泉載將芳潤漱
沛作商家霖神功彌宇宙

義興杭濟

砥柱山

繫黃河之鵠噴兮原萬里而自天道陝東其馬如兮
卒執捫而洄沿方橫衝之無端兮習焉造此孤植豈
夏后呂奔疆兮遠鄉景而徠服叶殫不設縱其漫漫
兮物孰爲之涯許龍門呀于山葉兮走離離而就下
河中立而聞波兮天界之巨其直羗春撞之爲鎮兮
昇尋常之洲淤叶訶嗟垂衛之瀾狂兮槩古今而有
之惟君子之姦節兮潛歎挽于當昔四北讐之所蔽
兮誠蹇蹇之不能舍叶歎歎凶放謫而不諱兮亦人中
之砥柱五馬儵其行色兮蹂釀煖之東風叶釁叶應韶
訴余以別兮詎余以楚唵悵甲鼉之莫留兮遵南陽

之屬郡披輿志而興衰兮尚茲山之可問自處之介
植兮靡僧恃其欽岑計兩間之博大印風裁而心歆
拳建業之石城兮山朱陵於衡渚岵何爲乎漢川兮
堆何敵孱灑叶灑叶當岵呂言于奇勝兮多不滿於用
功雖荆棘之贊紀兮辨寰瀛而幾同置橘以爲像兮
靈均之有意也余茲托而傲詞兮寔先生曩之態也
替態叶

獨遊山

三黜坐直道一麾當左遷王君笏陝郡符竹勞承宣
地異長沙之卑濕路非潮陽之八千前人雅重文章

守逐客健尋山水綠美酒曲街何必惱敲門挽屋事
草草潛虬暫借尺冰居骨相難應薄書老有時按部
過閩鄉秀句滿供風月囊積翠萬尋歌馬傍仙遊誰
復原軒皇寒室中折見草樹松柏蔚茂芝蘭芳達士
救心等今古登臨底事須吾士平生真賞寄林壑肯
且粗官繼簪組春送東風兩足閑謝公履蔭獨遊山
向來蹤跡殊無端天倚寥廓窺塵寰百年滄海岐路
間回首冰雪凋朱顏金石志礪困不悔江山形滯名
應在一樽弔古竟屬誰蔽芾甘棠有遺愛廊廟而今
正渴賢持衣售暑還渠輩不才孤抱鬱憂愴靈臺斯

文恁風驟願子靈鳧養健翰浮雲寧久翳長長安佗
年會有刀頭夢飛渡羊腸百八盤

披雲亭

柳楊何孟春

秦關維嶺函陝石東迤邐峨峨羊角峯嶷礪屹相倚
上有百尺亭飛翠拂雲起相傳明昌間傑構輝棟梓
丹崖傳夕照迅景逐朝駛獨餘披雲名載在此州史
太守今謂誰虎谷天下士五馬行春餘吊古時至止
捫蘿上青霄聽松濯幽耳高懷寄千載游目極萬里
見京亦瞻雲陟岵仍在吧平生忠孝節益爲遷謫砥

再拜甘嘗陰召伯有芳軌苟能效微塵盤錯寧憚此
四野桑麻春花茫茫望中是全銷逆旅情頗與豐樂似
西望繡嶺宮瓦落臥荆杞砥柱何崔巍危波激孤峙
慰予獨遊篇雙魚托伊水

神雀臺

陝東有高臺轟轟古道傍問臺築何年曰茲歲在唐
神鳥羽赤色歲誕此迴翔紛披動雲物突沒隨陽光
所貴靈異踪遂永千百霜重華昔馭世覽德來鳳凰
卓哉西岐君鳴鳥亦在崗我明懋神化召協虞周祥
有美丹山姿翹羽來克彊禮羅致南宮雖喑奏明堂

百鳥戢不語側身避鷹揚九苞本稀世可見不可常
翩然振速翮高臺一相羊臺上何所有飛雲接扶桑
臺下何所有梧竹紛成行雲其霈雨澤惠此中州荒
竹以礪堅節歲晚各蒼蒼椅桐蔽清陰憇者懷甘棠
坐使穎川瑞異代呈闕鄉逝者勿復道鷓鴣羞頡頏

江東陳欽

繡嶺宮

公餘何處堪登眺異代離宮尚有基今日空林惟鳥
語當時深殿貯螭眉泉聲訝落丹墀珮樹色疑開翠
鳳旗聞說梁公親侍從此心千載足相師

墨池

學書人去跡猶傳春水湛湛汎煖烟感物可能忘筆
諫知君心更出公權

蕪湖李贊

甘棠驛

惟陝州之有驛何甘棠之擅名曰此召公之所遺有
歌詠於西京昔姬周之興聖公宣布以南行至北邦
而桓盤憇佳樹之敷榮公已去而澤留人見樹而愛
生慨念當時兮千載悵望匡樹兮曷尋惟斯名兮不
朽揭高扁兮常欽送虎谷兮出守想古驛兮常臨皇

有澤兮吾沛民有隱兮吾心他日人思虎谷兮方知
人之才無古今

茅津

渺平野之千里有春秋之故津水汨汨兮赴海草青
青兮迎人慨時代兮已改痛往事兮誰陳昔秦穆之
違言乃利危而侵鄰既拜賜於彭衙復逞忿而不悛
濟斯津望秦山焚其舟兮誓無還取王官兮封殺尸
向來蒙耻兮方回顏嗟秦晉之交兵兮已灰飛而煙
滅惟今古之愁人兮聽啼鳥之喧喧送虎谷兮出守
想案牘兮多閑幽懷吊古而有賦兮無惜示予之庸

屏

魏楚草堂

蕪湖李貢

我聞魏處士蕭然逸陝郊平生不作兒女計數椽之
屋一把茅繞屋好山青未了出沒烟雲接蓬島幽居
已入

帝畫看風月無邊屬詩老吁嗟處士骨已仙琴枯鶴
斃茶無烟草堂夜夜但明月空有老鸛鳴風前南宮
先生暫作州公餘五馬來尋幽添茅築土慰精爽圖
經滲漏勞重脩思賢此日元非遠一曲清歌興非淺

美人解后亦良緣
惟底少微光
耿耿

張芝墨池

我聞張長史醉墨天下奇至今陝郡之域陰猶有張
史之墨池毛生禿盡不知幾墨鄉遺垢油池水驪龍
夜夜吐玄雲黑帝幾回鞭不起長史不復作此池空
自存獨有牧牛兒時來飲其潭池上忽傳來五馬袖
得端溪貴無價自臨池水洗鸚鵡白鳥驚飛錦麟下
一洗肌骨清再洗通神明南宮草聖入三昧長史不
敢爭聲名三洗四洗金可試洗盡平生不平事州前
鐵漢可與言獨立乾坤勵初志

汝南強晟

贈寅長王君知陝州序

弘治丁巳春三月王君應韶上疏極詆中貴闢左道
時論危之

天子知其名置不問冬十二月朔

車駕還自泰壇君以事出知陝州予素辱知于君所
得於君者多矣予忍違君乎哉君平生坐立言動皆
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子見
而悅之為性嚴察吏不能售奸當事無忌諱與人交
倜傥不脂韋相逐予見而悅之為詩文核而奇能自

作古興至揮灑辭翰更絕予見而悅之凡予之所槩
括而未能者皆君之能事予之得於君者多矣予忍
違君乎哉初君弱冠舉進士為春官郎者七年予始
備負從君後又三年于茲矣恒以君位望年勞當遷
予請益之弗終也而竟以是行于予心何如哉雖然
君之行無歎焉彼有惜君者曰春官郎內也尊也其
至於通顯易也州守外也卑也其至於通顯難也卑
且難將弗獲大厥施乎嗚呼此豈知言者哉今夫抑
之而使揚遏之而愈光者道是也古之君子寧屈位
以伸道况未至於屈乎且所謂大其施者未聞有過

於周召者矣一陝之墟二公嘗並治焉其後成王又使君陳畢公高繼之觀其言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又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其委任責成至於如此而數公者卒能克成厥功以永有周之盛則夫控制中原之要害以資藩屏之功者其任之重而施之大也明矣他如劉琨之仁化大行陽城之撫字心勞寇準之留心民事皆稱為陝守之良垂之竹帛以君踐履動法古人不欲以漢唐宋諸君子自許則夫正經界固封疆敬德變時謀猷告后遺甘棠之愛起伐柯之

歌以追復二南之化將必有日矣然則予雖違君而陝民之遇平君也不尤愈於予乎乃若以小蹟大伸群然為名位之說予固知非君之所欲聞而亦非予之所以望於君也弘治十一年二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禮部主事無錫錢榮書

去年三月見封章果知是層霄一鳳凰
榮流涕漢廷思賈誼策觀風南國愛甘棠
金山深花柳遲行騎杲夜火樽壘隘別腸
榮離話幾回情轉激濟秦閩渺渺月蒼蒼
策

春風五馬別都城策盃酒聊傾萬古情
金明月不孤

今夜夢杲高山應重舊時名
榮謾從詩杜憐虛席濟
閒向棋壇憶覆枰
策回首白雲天咫尺
金短亭聊復駐雙旌杲

十載南宮起令譽
榮抗言曾上萬言書
策青天心事真無愧
金白首交盟定不虛
杲嵩嶽峻增偏我對
榮河流襟帶總民居
濟馬頭隨處清風起
策野望長吟興有餘金

傾蓋論交惜別筵
金坐深青眼更依然
杲陽春帶得車前後
榮古洛循來地左偏
濟何處亂禽啼白晝
策幾人流水識朱絃
金東風綠草應南浦
杲多少行人

恨轉牽濟

晚來高興溢餘樽
濟世事無端且莫論
策坐裏燈花忘漏永
金夢中詩草憶春溫
杲壯懷激烈空千古
榮家學分明自一源
濟匹馬悠悠太行路
策夕陽長嘯野雲昏金

春夜聯句贈行併錄於此
濟爲杭稽勳杲爲華庶吉士
策金爲陳秦二戶部榮又識

虎谷王君既有陝州之行
凡游於君者皆爲會以序別
而白巖喬君則首舉焉
是會在靈濟與者九人
聯句得古近體若干首
越三日柴墟諸君繼會於慈仁

出郭登高視靈濟少四人增三人又聯近體若干首
越四日又會則于杭君世卿越五日又會則于何君
子元其人有同者有不同者各聯近體又若干首前
後凡四會寶與者三白巖無弗與也其于聯句無弗
倡也諸作既具於是歸白巖書之先靈濟次慈仁次
世卿次子元牽連成卷以歸虎谷蓋數年以來贈別
之盛若是至矣寶不敏幸得從二君知二君道同志
文同業出入同事視諸同年同朝同鄉者特厚今虎
谷遠去其國白巖何能為情哉燕餞之不足而召諸
賓客至再三弗已衆人者之言一人之意也夫君臣

朋友皆以義合其所厚薄觀於其一可以知二寶嘗
驗之多矣昔之人蓋有以招之不来麾之不去為臣
事君之賢而論朋友者亦謂貴在不可得親不可得
疎厚薄之道略見於是虎谷素篤於君臣而茲行尤
其大者則于朋友宜其無所薄也凡天下之言交者
皆將求之况白巖其厚者乎寶觀是卷而有感焉因
附是說弘治戊午二月二十九日二泉邵寶序

靈濟宮聯句

使車不改舊馳驅鄒西望甘霖正與俱紀毛劇郡分符
當陝路齟齬清朝結繡憶綬朱珞春寒晚待輕陰變禱

夜悄誰憐片月孤何孟春試向春明問前路
鏘平平如砥未荒蕪寶

東省才名十五年欽却飛皂蓋過潁川寶洗心定閱
陳年案囀作法曾論顧役錢珙統郡青山詩有助守
旌賢朱紱詔應先孟春春來無限雲霄夢紀長近蓬萊
咫尺天

東風惜醉是離筵孟春琳館相看思惘然欽共道今霄
須秉燭寶未論他日欲留鞭紀衙開山色南連楚珙
地控河流北到燕守試檢漢家循吏傳守幾人名續
次公編囀

暫看老鶴下青冥紀共訝霜毛照廣庭囀洛浦神思
才子賦珙涂山人樂醉翁亭守春來百興無端劇宗
吟罷詩魂正爾醒孟春記取玄都風景在寶桃花紅復
兔葵青欽

飛觴先賀陝州人囀高蓋南來得寇恂珙洛下采風

曾立馬

字應韶先使河南有立馬錄故云

池中逆浪見攀鱗宗一麾

不作延年恨孟春五嶺猶歸刺史身欽他夜梅花堂

上月費依然風韻共嶙峋紀

行春五馬正從容折柳亭邊別意濃孟春康濟有才

忻得郡欽追隨無計願為龍寶青綾舊憶南宮直守

白簡爭傳左掖封唯坐對空尊聊一笑紀忽驚風雨
過高松珙

東風尊酒送君南珙記得三刀夢裏談宇應詔一月前嘗

驛路先聲迎竹馬宗使車餘窾附詩龕孟春穎川舊

守名應並鈔許州守固云召伯遺墟澤又潭寶他日賜

環趨急召唯不妨重爲整朝簪紀

偏側離心不易降宇共尋幽閣倒春缸珙清風一路

應隨馬紀碧洛交流正繞雙唯勸課漫勞經濟手寶

侑歌休作別離腔欽宦途眼底誰平步孟春鎮定才

華見擊撞宗

中年苦作別況此平生游唯夜來愛明燭欲去且復

留寶清尊信奇物豁我萬古愆紀俯看春浪生汎汎

一虛舟珙道人地自靈風雨撼龍湫宇方春豈無贈

柰此柳未抽孟春冰雪釀餘寒光生五城樓欽健馬

當歷板終爲伯樂求宗吳鈞未全試奮激鬚如虬唯

嵩雲爲君開倏忽當軒流珙咲談擬周召坐鎮東西

州寶遺風續甘棠懷賢忽輕丘珙正途在伊洛吊古

且迴軒宇秋衣潼關戍凍恤閩鄉囚唯律學漸可讀

兵機買能籌宇誰言將送煩坊見疲瘡疹珙與神動

高咏響振山幽幽寶吾生本顛直不識絃與鈞唯望

塵者何人豈雪此顏羞宇壯哉烈士志難與俗子謀
寶賦非湘水吊書待周南脩放歌不能罷仰見星河
浮耀一笑送君去天末生清秋紀

慈仁寺聯句

暫憑高閣倚清空囉洛水秦山入望中
斷千里清深春草色漚一簾香坐雨花風
宇餘生到處皆君賜李古郡傳來有召功楊廷和
看鏡肯憐雙鬢改鉞此心元不是飛蓬儼
野寺春明煥物華贊離情詩思兩無涯廷和
青青柳弱那堪折鉞白白雲深半欲遮
儼河上分符祠客遠

鶴省中看疏侍臣嗟囉長沙不父應前席貴莫向滄

江間釣槎宇

芳春離夢繞昆盧宇太守前族已在途贊樹老甘棠
重作陰廷和律回幽谷更嘯枯鉞虎岩月白逃孤兔
儼棘路風清起鳳雛鶴攬轡知君無限思囉且憑山
色倒春壺貴

客路煙霞駐蓋時鶴問君垂組欲何之囉天連春水
孤帆遠貴樹隱晴龕午梵遲濟郡入弘農多漢蹟宇
官思宗伯尚周儀贊鯉庭縱遠離憂少鉞移孝從來
慰所思廷和

春風隨馬赴伊瀍濟聖代專城每得賢宇望重儀曹
非筮仕贊詩傳吟社已連篇廷和朋簪暫盡歡仍劇
載岐路將分恨轉牽儼欲盡離觴迴返照唯薊門千
樹渺雲煙鶴

禁城花柳欲分春儼殘雪多情洗陌塵唯晴閣浮暉
朱網動鶴野橋生暖碧波粼宇庭闈北戀瞻雲日贊
消息先傳聳吏民廷和莫道長安與天遠鉞寸心元
不隔楓宸貴

十年交誼重青雲鉞尊酒于今且暫分儼草舍春郊
催曉騎鶴山連平楚憶橫汾唯儀曹事業軋坤在貴

晉谷清名遠近聞濟我亦從來輕賦別宇高歌元不
爲離群贊

春官領郡散陽和廷和千里遙添喜氣多鉞笑把一
麾西近陝儼擬陳三策北防河鶴晨裝共訝圖書重
唯曉夢猶驚劔履過貴最是當春惜離別濟春陵誰
和次山歌宇

寒勒幽蘭未見花貴自緣春色遠天涯濟將分自陝
東西地宇官坐如曹早晚衙贊少借詩情供吏事廷和
只憑清操息民譁鉞山城更鼓分明夜儼應有賢書
報政嘉鶴

世卿席上

行日無多別思深
費惱人花事半晴陰
宇觥觥共惜如風手
孟春帖帖誰持似水心
寶秉燭桃園真勝會
濟下車棠樹可幽尋
贊尊前莫恠歌聲激
寶洛水秦山有賞音
孟春

春色無端已二分
寶一瓢清社惜離群
濟東周化遠西連晉
宇南國經傳北到汾
贊待漏此心猶夢警
孟春瞻雲隨地有書聞
寶行行莫吊梁王傳
孟春聖主深恩過漢文字

子元席上

五馬恩光照陝東
毛十年郎署仰高風
灑甘棠陰裏今猶古
寶老栢窓前我與公
宇封事避人焚舊草
汪危根隨地託孤蓬
孟春離情莫問春深淺
欽且對花枝一笑同
吳鵬

君去何年馬又東
澄一鞭千里躍清風
清行囊肯以詩爲累
孟春斷素應知判獨公
宇雪沮昌黎猶識路
寶家懷度索忍看蓬
潔齋不作無生嘆
孟春曠達從來我輩同一鵬

博趣齋藁卷第二十三

擬別知賦贈吾友王陝州也

魏哉太行之嶙峋兮盤厚地而塊北枕三晉而控燕
齊兮萃扶輿之瀚溔中峻迤爲虎谷兮窺上黨而辭
截爾脩嫋於若人兮瓌淑姿而秀拔鬱疆理之相望
兮屹北嶽之橫岡前石龕而後拍巖兮曰吾與子之
舊鄉曼余目於寰區兮周流四方又乃下觸堽路之
崎嶇兮蘊素情而莫寫舍結綯以延佇兮爰締盟而
要之悵吾道之弗迈兮諒伐木之在茲揖東皇而導
文昌兮遂騁步乎曲江啓閭闔以遷籍兮寤委質於



遭逢聽鏘鸞而侍玉璫兮克下位於南省繼江離與
芳芷兮佩夜光之耿耿奉朝夕以輔仁兮繕載籍而
披文心怵怵而亮直兮匪吾人其誰敢何浪跡之靡
處兮怵怵而多虞辭京洛以載入兮迭日月而居
諸邈正學之湮淪兮羌未既乎遺矩披微言而奮力
兮共條分而析縷末俗日以工巧兮兢唳訾而訛謾
指迂狂以朝誚兮曰非哲人之所安步踽踽而徑趨
兮言侃侃而不惑苟余分之當然兮又奚較孰失而
孰得排異端而昌言兮邁允踐於厥躬怒汗顏而渙
愬兮固余心之所同荃蕙化而雜揉兮紛魚目之混

珍也情悄悄而介立兮鬱孤憤之莫伸也邈豈隆而
上征兮扣帝閭以懲艾皇空曾無私阿兮囿萬物而
無外雷霆條鼓以威兮忽雨露之沾濡殆苦心而抑
志兮彼焉知造化之所如羞瓊枝以戒行兮葺蘭茝
之初服忻順受以康樂兮匪愆尤之是贖出國門而
南驚兮指甘棠之遺墟帝重念此蒸民兮簡賢勞而
受圖竊儷佃以郵離兮習習其塊處也恫麗澤之漸
違兮思好脩而莫吾與也淑景轉而司春兮撫白日
之衆芳旆旌搖搖不可以止兮意緜緜而難忘雲屏
屏而結蓋兮馳余情以求索覽蓬瀛而歷崑崙兮隨

上下之所適維人生之大節兮曰行義而不頗嗤彼
氓之粟斯兮漆襲愆而踵訛乘嘉運以遠遊兮豈吾
子之獲多輕陰若而有寤兮雖外處其亦何嗟辱余
質之恟恟兮閱悟道之不早窮年矻矻而未得兮恹
後心於辭藻中怛怛而外觸兮聊徒倚而遐思會晤
不可常眷眷兮嘆中道之分岐余固知唳唳而無所
用兮惟知我者之難得往事既莫余追兮庶來今之
不惑莽悵悵而欲有贈兮具前脩之格言尚崇德以
永譽兮矢斯盟之勿諉

太原喬宇

常羨髯翁引鳳雛論高遠慮世嫌迂今無地著奇勇
子後有人稱大丈夫豈肯皺眉當綠酒還看掉臂策
驪駒方州落手堪行道要使齊民周瘵蘇

長洲陳瑀

客歲墜馬新年未出聞守郡未能走拜而舊愛
之深令人悒悒謹以鄙句道情恕其草草

山比孤高玉比清應知此出是榮行霄崢嶸數驚人
白骨鯁兼傳瑞世名共惜深權違絲侍即看善政到
蒼生寰區拭目瞻星鳳文采翩翩畫不成

傅潮

次錢世恩韻

行藏如此我何諛，權貴分明用筆誅。盡使功名隨世就，却將道義仗誰扶。春明門外俄千里，砥柱山前只一夫。莫信暗冰妨著脚，幾人顛躓不曾趨。

彭桓

十六日大風有懷

祠部先生應韶尊兄錄似聊一哂云耳

長安曉起翻黃埃，狂飈劃爾從西來。初疑混沌欲開闢，旋覺樓閣迷崔嵬。海濤千頃擁平地，半空誰遣轟雷驚。雷倚墻，大樹抱幾合，高枝拂地低，枝摧飛沙墮。

不知數重門深閉，曾誰開耳邊。澎拜已三日，餘甃食尚在。仍徘徊我思，太行有奇士，如何坐事縲。西臺西臺此夜不可道，寒飈老屋爐無灰。平生磊磊金石抱，世塗巖嶮真難哉。兀坐孤燈過三鼓，詞殘伐木令人哀。

劉瑞

病中寡接昨始知有陝州之行，數日耿耿枕上，輾得數韻錄上，踈拙可愧，莫照於詞意之表也。強扶新病致新詩，義在投心不在辭。雨露十年從此別，風塵兩地結相思。矜誇多得知還淺，標榜高名見恐卑。隨道卷舒舟不繫，料君懷抱迥無涯。

虞牧多煩漢署郎朝簪忽換郡侯章諫書一洗三槐
恨確論重揚百代芳豈止州民蒙德澤定者伊洛避
文光由來法印非溫飽到處知君樂且康
高歌一曲過行雲世事茫茫詎足云瀝膽獨期無負
國吹毛誰肯放過君地方潮柳還堪喜郡跨周秦合
費勤願把真誠移撫字始將幽興托詩文
皂蓋朱輪暫屈才鳳城翹首莫徘徊民間重困關心
又天際輕陰計日開詩社最憐盟主去郡民人賀福
星來錦囊貯看還金闕遍寫中州物象迴

張志淳

王君應韶文章政事節行俱出人表向以職事
應韶直言畧不顧忌衆皆危之賴

皇上仁聖竟容忠直近以過誤得罪衆復危之又賴
皇上保全輕謫外州由是縉紳益重應韶之名而咸
頌

聖上之德矧應韶以英邁之資早列清班雖古人之
書無所不讀而州縣民事恐未盡諳昔漢宣帝
試蕭望之於三輔我

太祖高皇帝出宋景濂爲知縣蓋皆欲老其才而大
用之應韶今日之行雖在逆境焉知上天之意

聖君之意庸非玉汝於成乎予與應韶爲同年同僚
知之深而畏之甚故于其行贈之詩以慰其心
奇才正學重名公直節清脩激懦風劉向盡忠忘顧
忌文皇好諫每優容去因微罪

恩何厚出守名邦任亦隆民事暫從三輔試還期功
業古人同

王倫

千載甘棠頌召公陝州應許繼流風又知義易占无
妄曾讀周書訓有容鄉里衣冠名獨重少年勲業望
方隆近民慎勿嫌平易君子由来但貴同

王瓊

一杯東送拍胸公手挽虬髯對曉風遠道朋遊真落
莫清時州郡亦從容題街以將名應舊臨講兼師禮
更隆宅日忠言今惠政江湖廊廟本來同

邵寶

少年才氣貫長虹便有文章動詎公抗跡幾回扶正
學謀身一意仗孤忠聲名要使同前哲踪跡從渠任
轉蓬暫把一尊澆磊砢直將心事付蒼窮

山陰王鑑之

直言前日士夫驚知有今朝陝郡行營救獨慚臣膽

小保全終賴

聖心明闇闇此去看歌誦闇闇重乘聽叫聲雙鬢尚
玄官五品他年遠大望功名

楊廉

弘農自古稱名郡

聖主憂民出省郎共訝一麾新剖竹獨違雙闕罷含
香春深聞鴈遇漳水天霽停驂看太行豈但甘棠追
舊詠漢廷終見召王陽

仇東

走仰大名久矣在都下雖屢登龍門未獲一聆

矩誨以爲歎昨幸接顏色甚副本望洗夙心迺
復荷金聲下迨盥手朗誦何敢仰承然慶幸得
先生長者一珠璣筆墨蓋未可描畫也不自揆
學押步霜韻呈上當謝也惟取其意而略其詞
伏希悚然

全樹層樓第一枝暫收行李下彤墀誼忠肝膽連章
上骨鯁風聲四海馳欲將苦口瘳時病不管平生井
救飢明王年少尤憐士未許先生久在湄

劉台頓首

二月望后一日得會世恩宅歸自馬上口占一

首奉承求教

輕雲黯淡輕風疾馬上行行何嘆息昔有長沙慟漢
庭今見王郎與之匹仰視皇天天不言滿空惟有月
娟娟西遊太行下碣石便覺春意回顛連

陳策

陝州

命下士論惜之然在執事視屈猶伸也小詩奉慰
多見其贅耳笑而置之

心事真堪問鬼神不妨蓬轉任風塵賈生漢室曾流
涕韓子潮陽敢愛身雲渺家庭懷鯉對天高宮闕戀

堯仁一麾仍有專城寄未必青山是逐臣

吳一鵬

乾坤正氣屬英雄此日封章啓舜瞳闕下未曾除首
惡陝東先已斥孤忠斗山忽起蒼生望霖雨終爲
聖主崇周室欲安天意在肯教曾父久居東

楊節

此生肝膽嫉奸諛一疏嚴於斧鉞誅直道自甘隨處
樂孤身端不仗人扶更新事業看儒吏依舊旌旄建
大夫砥柱山頭獨揮手黃河千里正奔趨

無錫錢榮

都門萬里陝州程正馬東風送客行坐謫如陞名愈
重孤忠中法禍先萌是非不待百年定勝負何須一
博爭天祚吾

皇終見召路傍遊子莫相驚

豫章范北祥

貢往歲差清口辱公長句爲贈作別後展讀前
卷懷感之餘謹次韻奉寄極知續貂深用慚悚
惟冀鑒亮幸甚

君行有期我不悅欲向都門挽旌節僕夫曉發人不
知夢裏髯郎已成別髯郎所養負正氣往者奸奸奮

雄舌披肝瀝膽數千言不是爭名較污潔機牙巧伏
衆方危理命自安心不折憂如小范無近遠哭比長
沙仍哽咽經綸事業一肩擔鼓鑄鑪錘雙手挈
九重咫尺豈萬里重瞳展轉非一瞥虛懷擬洽魚水
情投閒又中鬼蜮說

朝廷待遇禮不薄朋友論舊道真缺送行無詩執手
悲借抄有草汗顏闔天機轉動在須臾人事虧誣盡
湔雪西行數月星宿應北來一騎風雲掣輿論中外
正掀騰薦章南北何紛迭入

覲惟知舊典遵超遷自與長流別十年學道今可傳

一德潛孚心不熱
閑輔翼翼山水雄
庠序泔泔襟珮
綴定知講授沂程
朱亦有詞章過江
浙海陵不獨安
定胡河東重見文
清薛髯郎致身本
卓犖
聖主用才亦竒絕
半夜行召誰進對
前席尚虛不曾
徹
陟降有筆可紀錄
左右無人更媒藥
歸來臺閣已預
卜從此歲月湏思
探不才碌碌甘愚
駭華髮紛紛玷
交結起看華嶽萬
仞高一夜愁城手
難閉

李貢

乾坤公道復如何
五百年來見不多
氣壓貂璫孤節

勁文排佛老太山
磨雖爲去國餘千
里畢竟還朝主
二和病裏不勝情
事感甘棠先代陝
民歌

張子渭

折柳亭邊歲一初
春風管領上單車
名當去國方難
避計不謀身未是
踈時政論餘饒感
慨騷辭讀罷幾
躊躇陝州今見文
章守天屈清才試
簿書

何孟春

祭虎谷王先生文

曰嗚呼混沌既鑿
兮大音聲希嚙遺
真截兮簸扇風
糝遡洄獨往兮彼
何人斯往懿不可
作兮流風將在

茲考德問俗兮載龜載著曷云其旋兮曾莫惠我私
朔風其涼兮百卉俱腓曷以招
公兮太行之巔涑水之湄尚
饗

蕭田周宣



國立中央圖書館

